

聖孔維鐸主教

一個牧人，兩個羊群

Fr. Augusto Luca 奧古斯都·路加神父 著

Sr. Angela Liu 劉麗君修女 譯



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



「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

格後 5:14

前言

出版了關於聖孔維鐸（拉文納總主教，後來是帕爾馬主教和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會祖）的各種傳記之後，為了回應眾人的要求，他們想更深入了解這位二十世紀初，獨特的主教和義大利教會的福傳者，因此有需要再次介紹他的生平。

我要感謝路加神父寫了這本書，他以簡潔而深刻的方式，觸及這位多才多藝的主教和會祖的各個層面。我看完之後，自然想到聖經中的這段話，很適用於孔維鐸主教：從上而來的智慧，它首先是純潔的，其次是和平的，寬仁的，柔順的，滿有仁慈和善果的，不偏不倚的，沒有偽善的。（雅各伯書 3:17）。

孔維鐸是二十世紀前十年，義大利教會傑出的主教。他是教區主教，同時，是一位福傳者，因為他充滿善牧的渴望，努力結合眾人同屬一個羊群及天主的家庭。他被這理念啟發，孔維鐸主教不僅創辦了一個福傳修會，他還奉獻所有的心神，引導神職人員和教友福傳的精神。因此，他向整個世界施展了慈父的心懷。我沒去數算，在這本書裡「慈父」這單詞出現的次數，但它是反覆出現的主題，這說明孔維鐸的偉大和他持久的影響。他慈父的心懷在各

個方面呈現出來：他能夠溫柔又熱情地愛；他承擔責任，即使面臨巨大的犧牲也堅持不懈；他歡迎眾人；對每個人給予個別的關注；為在遙遠的中國福傳，以及在精神上貌合神離的會士受苦，最後，但並非不重要，為這富有成果的生命受苦。

孔維鐸主教的人生故事，清楚地告訴我們，這慈父是一位非凡的人。他經歷了一個漫長和個人的努力，尤其是藉著與天主日常接觸的習慣，他的生命豐滿充實，「一切家族都是由祂而得名」（弗 3:15）。

動人和直接的編寫方式，使得這本書適於各類讀者，尤其是對於那些無論是在自然或精神層面，做「慈父」或「慈母」的人，特別有用。在特定方式，這本傳記為神父們提供了一個實用的典範，使他們的慈父心懷能夠茁壯，人們需要在教會內重新體驗「慈父的心懷」，孔維鐸主教的慈父心懷，被推崇為聖潔的普世典範。

Fr. Rino Benzoni

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總會長

導言

傳記作家在忠於歷史的同時，以特殊的觀點描述他的人物。這觀點是他在收集、探究資料的過程中形成的，希望藉著他的觀點復甦這人物的精神。我深受聖孔維鐸主教的慈父心懷感動，他的這種心懷並不局限於一個教區的範圍，它延伸出去擁抱整個世界，對眾教會掛慮（格後 11:28），這是梵二大公會議認為主教該有的獨特態度。

「父親和牧人」是一位虔誠的寡婦真福安娜 (Blessed Anna Adorni)，與孔維鐸修士談話時，向他所說的先知性預言。安娜後來創立了善牧會和聖母瑪利亞無原罪婢女會。孔維鐸修士曾要求她，為阻擋他晉鐸的嚴重疾病的痊癒祈禱。一旦他成為主教，孔維鐸想起真福安娜的預言，他解釋說：「她的意思是我注定要成為福傳者的父親和教區的牧人。」

在聖經，這兩個詞（父親和牧人）幾乎具有相同的意義，天主以這兩個詞應用於祂自己，首先藉著預言，其次是當祂的兒子降生成人。耶穌是天父慈愛和眷顧的有形表達，祂來到人間居住在我們當中，就如好牧人出去尋找他迷失的羊。耶穌要門徒們照顧祂的羊群，祂選擇了孔維鐸主教照顧羊群的一部分，同時也請他關心所有不屬於這羊

棧的另外一群羊。

在孔維鐸葬禮的致悼詞，卡扎尼主教 (Bishop Giovanni Cazzani, 1867-1952) 形容他是一位「老師、牧人和獨特的父親」。當帕爾馬的神父們回憶起他們的主教，經常使用的詞彙就是「父親和牧人」。

當他被任命為拉文納總主教，他寫給信徒們說：「從我被任命為你們的主教那一刻開始，我唯一想的就是你們，我衷心的願望就是去拜訪你們，擁抱你們，並為你們的利益工作。」當他為了避免可能發生任何反聖職的示威，在夜間靜悄悄的進入拉文納時，沒想到有一群年輕人和神父們等著他直到深夜，他看到這情景後感動大聲說：「我永遠屬於你們！」

當他第一次從教堂的講壇，向他的信眾講話時，他重複這些真誠的話語：

..... 我心愛的拉文納人，只要天主讓我活在這個世上，我完全屬於你們。像一位母親擁抱孩子到她的胸前，我會溫柔地愛你們，並熱烈渴望奉獻給你們，不只是基督的福音，還有我的生命，因為你們已經是我內心的珍寶 (1903 年 1 月 3 日)。

然後，他向貧困和受苦者給予特別的問候，向「基督的貧窮人」和那些已經放棄天主的人，他決定以關愛之心

去尋找他們，就像好牧人尋找迷失的羊。

他這種讓人深刻感受到的慈父心懷，因他的疾病受到挫折。孔維鐸認為疾病會干擾他的職責，無法完成所有他想做的好事。於是，他在1905年6月15日，寫信給神職人員和心愛的信眾，在信裡他寫道：「我覺得需要向你們最後一次表示，由於我對你們有慈父般的感情，只要我活著，我會把你們永遠放在我的心裡。」

後來，在他寫給帕爾馬教會的第一封牧函，他寫道：

在這個莊嚴的時刻，為了你們的緣故，我以靈性慈父敏銳的心懷和所有的誠意，用聖保祿在哥林多前書所說的話，再次告訴你們：「我要接納你們，我要做你們的父親，你們要做我的子女。」(格後6:17-18) 哦！對我來說這些新的結合是多麼珍貴，我們必須以美好和諧的親情和感情，持久穩定地團結起來！(1908年3月4日)。

像所有的父親，孔維鐸主教也經歷過痛苦和失望，最讓他痛苦不堪的是他的一些神職人員叛逆不拘。在他給一位浪子說的話，顯示他曾努力贏回他的心

懷著信心與希望，為了贏得這位心愛的兒子，我們展開雙手擁抱他，以和平與和解的親吻歡迎他，以酒清洗包紮他的傷口 ...

很不幸，並不是所有的浪子都會回到父家，或是他一旦回來了，也並不一定會經常留下來。在他臨終前，孔維鐸主教為他所屬的人做最後的祈禱：「主啊，拯救我的信眾和我的神職人員免於罪過和懷疑。保護我的信眾的信仰！」

他慈父般的情感和祈禱也延伸到中國新的基督信徒們，他的福傳者為他們播下了信仰的種子。孔維鐸寫道：「我為你們和你們遼闊的教區獻上我最熱切的祈禱，我愛你們的教區如同我自己的教區一樣，我以最神聖和莊嚴的結合，與你們的心靈相繫(1912年9月1日)。」當他終於能夠訪問中國，親眼看到的情景而感到無比的安慰。回到帕爾馬時，他告訴他的福傳者：「我已經看到了一個蓬勃發展的福傳環境。」

孔維鐸對自己的福傳者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為了他對自己的教區更迫切服務的承諾，有時他不得不約制這種感情。

在會憲前言的信裡，他希望後人記住這會憲是他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在信中他表示，他以基督內的愛，以勝於人間親情的愛，愛他的福傳者。在這本會憲內，我們看到他慈父般地關心，一九〇〇年在中國義和團運動期間，他的福傳者的命運。當他知道他們安然無恙時，他的心感

到紓解，他說：「讚美上主祂沒有給我們超出我們能力的試探。」不過，不久之後，他得知他的第一個福傳者李加約神父早逝的消息。對孔維鐸這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哀悼他如同哀悼長子（匝加利亞 12:10）。

孔維鐸還哀悼年輕時就入會的艾神父 (Vincenzo Dagnino)，他於一九〇八年，在中國去世，得年二十四歲。孔維鐸說：「我悲哀地如同失去一個兒子一樣。」僅僅一年後，孔維鐸又收到年輕的福傳者，納塔萊神父 (Fr. Corrado Di Natale) 早逝的悲傷消息。孔維鐸在納塔萊神父死亡數天之後，才被告知這消息。他評論說：「天主把最好的召去，祂通過這些試探和磨難，考驗我們，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哭泣，祈禱，放下自己順從天主的旨意。」

當滿清帝國失敗，共和國建立後，中國處於動盪的時期。他密切注意他的福傳者當時的情況，我們可以想像他心中充滿的焦慮。然後，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的革命軍隊，通過那些委託給他的福傳者管轄的教區，以及軍隊離開後，留下的恐怖和破壞。當他知道他的三位福傳者，被綁架成為土匪的囚犯，這位慈父的焦慮更是雪上加霜。

孔維鐸唯一的願望就是去探望和安慰他的福傳者，鼓勵他們，向他們顯示他的愛。能夠去中國訪問他們，對他

來說那是他心內持久又深刻的安慰。在鄭州的大教堂拱門下面，在響亮的歌聲中，他的聲音突然響起：「主啊，我對祢充滿信心，永不動搖。」

但是一封來自中國的信攪亂了他靈敏的慈父心懷，這封信可能是輕率地寫完，他用這些話，終結了這刺痛他內心的事件：「讓我們忘掉一切，只要記得愛德至上。」他去世前，於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最後一次訪問他的修會，祝聖了八個副執事。然後，他回到主教府，已經出現導致他死亡的疾病跡象。

孔維鐸主教的生命是他深刻感受及表達慈父心懷的故事，他的慈父心懷從對待他的親戚開始，伸展到他的修會更廣泛的圈子，以及照顧託付給他的教區內的信眾——以特殊的方式向照顧那些已經丟失信仰的人——繼續延伸到那些還不認識基督的人。

後來成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龍嘉利樞機 (Cardinal Angelo Roncalli)，描述孔維鐸說：「他是帕爾馬的主教，但他也是整個世界的福傳者。」龍嘉利樞機的這些預言，預告後來梵二大公會議對主教的期望。梵二文件聲明主教的晉牧不只是為了某一個教區而已，也是為了整個世界的得救。基督給的誠命，向受造物傳揚福音，該是主教們所關心的，更是教宗的首要關切。「主教們應該特別關注世

界上，那些還沒有聽到天主聖言的地區，特別是那些因缺乏神職人員，導致信徒們違反基督信仰生活戒律，或面臨失去信仰危機的地方。」

緊密地與基督結合，孔維鐸分享了他關心全人類的救贖：「我還有另外還不屬於這羊棧的一群羊，我也必須領導這些羊。他們要聽我的聲音，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若 10:16）。」他以普世性的意義解釋耶穌的話，就如這訊息必須廣傳到整個世界，徹底改變世界：

耶穌告訴我們，他希望所有分散的羊群聚集在一個羊棧內，這羊棧不只是一個國家或另一個地區，而是整個世界，因為恩寵的潮流不斷地從祂的聖心流出淨化和聖化整個人類。我們不能只想到今天的需要，也要為教會未來的必要建立修會，鞏固我們已經開始的工作。我們必須提供基督徒家庭，基督信仰團體及教會學校。我們需要培養當地的神職人員，並建立由當地成員組成的教權制度，以便在那些地方為天國也建立一個穩定的機構。(1927年3月13日)

「你作我的僕人，復興雅各伯支派，領回以色列遺留下的人，還是小事，我更要使你作萬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達於地極。」（依 49：6）。這些話很適合於孔維鐸主教，他最大的願望是找到一些門徒們，他們唯一的野心是為了

履行基督的願望工作，奉獻自己的生命：讓世界成為一個家庭。當他從中國回來，描述福傳者的工作，和中國人民良好的性格之後，孔維鐸給帕爾馬的信徒們寫道：

哦！但願我有影響人的理智和心靈的力量，即使只有幾個小時，我會馬上聚集一群龐大慷慨的使徒團，派遣他們到還在處於錯謬的黑暗，和死亡陰影的國家。

(1929年1月25日)

本著同樣的精神，利用通函，他給義大利主教們寫了下面的話：

身為龐大教區，且有許多堂區空缺的教區主教，我很了解即使失去只有一位神父，也會為教區帶來很大的困難，特別是如果這位神父從事牧靈職務；但我也知道，能從這些石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的天主(瑪3:9)，從來不會不補償我們為了某種很偉大的理由，所做出的任何犧牲。如果神學院和教區能提供一位或更多的基督勇兵，面對各種困難和危險，包括死亡本身，他們努力不懈擴展天國，對修院和教區，這將永遠會是一個偉大的榮譽。(1921年4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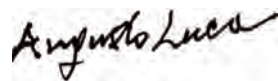
沒有福傳者的努力工作，天國是不能完全成功。寫了這一句話之後，孔維鐸告誡教區神父們，擴展他們的胸懷，以熱忱擁抱整個世界：

神父們熱忱擁抱整個世界，並帶領所有靈魂皈依基督

的時刻已到。雖然不是所有的人蒙召直接在使命區福傳，但所有的人都蒙召去幫忙慷慨的同伴，他們在福傳區吃苦耐勞，忍受各種苦難，打擊野蠻行為與迷信。在這被利己主義癱瘓的世界裡，我們必須消滅仇恨和衝突，促進人與人之間兄弟姊妹的情誼，因為這是天主的旨意（1924年9月6日）。

孔維鐸主教的慈父心懷表現於他的言行，他的親切和藹，征服了那些幸運與他相遇的人的心。這本書的目的是介紹這位有魅力的人，首先向我的沙勿略傳教修會同伴們，其次向拉文納和帕爾馬（他們的主教）的信徒們，繼而向神職傳教聯合會的神父們（他是聯會的第一任主席，熱衷的推動者）。尤其是我希望向我們的主教們介紹孔維鐸，希望在他身上，他們會看到愛心和聖潔的典範，並激勵他們積極參與教會的普世使命。

我希望這本書將有助於所有善心人士認識孔維鐸主教，在他身上，他們會發現如何在平凡的生活環境，可以慷慨的愛，達到聖潔生活的典範。我們該做的，只不過是以真誠的心與生活，道出耶穌和孔維鐸說過的話：「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若 8:29），並以此作為我們生命的目標。



奧古斯都·路加

目錄

前言	I
導言	III
從卡薩羅拉到帕爾馬	1
博爾戈托特區第八號的房子	1
瓦賽琳娜的修道院	2
卡薩羅拉	4
與十字架上的耶穌相遇	6
孔維鐸的聖召	11
孔維鐸入修道院	11
嚴酷的冬季	14
勢不可擋的障礙	16
大膽無畏的計畫	21
孔維鐸神父的秘密	21
主教座堂的議員	23
副主教	26
托納雷利事件	28
帕爾馬的天主教運動	32
外方傳教修會修院	39
金獅街	39
第一批福傳者前往中國	41
義和團運動和太原大屠殺	43
焦慮地等待消息	45
拉文納的總主教	49
傳喚孔維鐸到羅馬	49
再見，我心愛的羊群	52
一個荒涼的葡萄園	53

聖潔樂觀的使徒！	56
衝突和疾病	56
辭去拉文納總主教職務	58
天主眷顧的間歇時段	65
宗座署理	65
福傳者培育導師	66
理想的福傳者	70
福音勸諭	73
會祖的遺囑	76
帕爾馬主教	79
教宗的信	79
義大利教會的局勢	84
第一封牧函	86
社會鬥爭和教會動盪	91
大罷工	91
孔維鐸主教呼籲和平	93
孔維鐸主教的苦路	96
現代主義	102
虔誠並受培育的神職人員	108
帶領羊群	113
主教一天的生活作息	113
接見群眾	115
牧靈訪問	116
中國處於動盪之中	123
中國使命的悲哀和義大利的危機	123
第一位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主教	126
中華民國誕生了	127

晉鐸二十五週年	139
帕爾馬的慶祝活動	139
天主教要理會議	140
世界大戰	145
帕爾馬發生暴力事件	145
一個真正的可悲局面	146
義大利加入戰爭	147
援助措施	149
孔維鐸向受訓軍官發表講話	151
復興義大利福傳的推手	153
神職傳教聯合會	153
沙勿略福傳修會和推動福傳	159
最窮的修會	161
義大利社會動盪不安	165
「和平，兄弟們，和平相處吧！」	165
慈善的撒瑪利亞人	167
在帕爾馬的路障	167
孔維鐸主教和法西斯黨	171
戰爭和中國土匪	175
內部權力鬥爭	175
成為土匪的囚犯	177
財政困難	181
旅行到中國	185
等待已久的旅行	185
會祖前往中國	187
孔維鐸見到了他的福傳者	189
帕爾馬欣喜主教回來了	191

最後的歲月	195
給在中國會士們的信函	195
烏雲籠罩著地平線	199
第一屆總大會	201
獻給瑪利亞的讚美詩	205
瑪利亞的優美	205
瑪利亞充滿聖寵	207
瑪利亞，我們的母親	207
瑪利亞，慈悲的母親	209
瑪利亞，美德的楷模	210
主教的最後表現	213
義大利和梵蒂岡之間的協定	213
新的神學院和會議	214
禮儀週	215
在工作崗位上去世	219
最後一次牧靈訪問	219
與你的兄弟和好！	222
我要見天主我的救主	224
聖人去世了	227
帕爾馬哀悼主教	227
是哀傷的葬禮或是喜悅的凱旋？	229
信徒們祈求孔維鐸轉禱	231
福傳者的靈修	235
看見天主	235
默觀基督	237
基督的愛征服我們	238
溫柔和謙卑的心	240

天主舉揚謙卑的人	243
科里主教的信	243
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的聖堂	245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布孔維鐸的英勇美德	246
冊封為真福和聖人	253
蒲隆地的奇蹟	253
冊封真福品儀式	255
一個巴西男孩痊癒了	258
附錄	263
在中國的使命	263
在四大洲的二十多個國家	265
瑪利亞傳教修會	269
聖孔維鐸主教生平年代	271
封聖過程	276
向聖孔維鐸祈禱文	278

從卡薩羅拉到帕爾馬

(1865 — 1876)

博爾戈托特區第八號的房子

帕爾馬不像其他中世紀的城鎮，她有兩個中心：一個是由主教座堂象徵的宗教中心，另一個是由市政廳和加里波第 (Garibaldi) 廣場周圍公共建築構成的民間世俗中心。直到今日，這個廣場為當地人民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聚會場所，特別是在市集日和其他重要場合。

主教座堂前的廣場是一個四周被中世紀建築物圍繞的大型廣場，壯麗的羅馬式大教堂佔據主要地位。這教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一千二百年，其中有柯雷吉歐 (Correggio) 和其他藝術家傑出的作品。教堂對面矗立著主教府簡樸的建築，右邊有著名的八角形洗禮聖所，由十二和十三世紀，安泰拉米 (Antelami) 的雕塑和其他有價值的藝術作品裝飾。順著廣場其中的一條道路，訪客可以走到老城的郊區。其中一個郊區稱為博爾戈托特 (Borgo Torto)。在一八七二年，這區域的第八號，有一所屬於年老寡婦的房子。這位寡婦名叫多麗娜·馬伊尼 (Dorina Maini)，她和在學校教書的單身女兒喬凡娜同住，她還有

一位當木匠，但從來不在家的兒子。多麗娜在家裡照管她的家務事和編織，喬凡娜上午在學校教書。

房子的一樓有一個小房間，租給一位靠救濟金生活，名叫安娜的老太太。多麗娜一家都窮，但安娜更窮，不過她還有能力租用一間很便宜的小房間。樓上有幾間房間，因此多麗娜一家可以讓住在鄉下的遠房親戚，把送到小鎮上學的孩子們借住在她的家裡。

這些親戚當中包括孔維鐸的家人。孔維鐸家族的戶長是黎那多 (Rinaldo)，他是富裕的農民，在卡薩羅拉擁有一個大莊園，在拉瓦德斯 (Ravadese) 還有另外兩座，一個在聖魯菲諾 (Ruffino)，另一個在吉亞拉迪的豐達內拉多 (Ghiara di Fontanellato)。因此，他能輕而易舉地賞報多麗娜一家殷勤招待孩子們住宿的費用。

瓦賽琳娜的修道院

卡薩羅拉是在平原地區離波河不遠的一個農場，原本屬於熙篤會廣大土地的一部分，他們的修院離帕爾馬大約五英里，往科洛爾諾 (Colomo) 的道路上。廣大的土地上有一個巨大的教堂，是瓦賽琳娜或帕拉迪格瑪 (Paradigna) 的修道院。

教堂是因帕爾馬比安奇樞機 (Gherardo Bianchi, 1230-

1302) 的要求，在一二九八至一三一五年建立的。他從帕爾馬的聖維塔萊主教 (Obizzo Sanvitale)，購得這一塊四百公頃的廣大土地。熙篤會士們抽乾原本的沼澤地區，建立灌溉水渠，使土地非常肥沃。

為了建立修道院，樞機主教曾從法國的克萊爾沃 (Clairvaux)，召請一些藝術家，為他創建頗有價值、不朽的藝術建築。修道院經歷了輝煌和衰落交替的時刻。一八一〇年，拿破崙的律法鎮壓修會，並沒收修會的財產，從那一刻起，教堂處於無人管理的極端狀態，許多藝術品被放入帕爾馬的藝術畫廊，雄偉的教堂淪落成為貯藏乾草和農業機械的倉庫。該建築最近才被修復，現在成為帕爾馬大學研究中心和檔案館總部。

一八二五後，教堂轉移成為帕爾馬和皮亞琴察 (Piacenza) 的直轄領地。也許是因為宗教情感的啟發，土地被轉讓給帕爾馬，與被鎮壓的熙篤會有「近親」關係的本篤會。一八四〇年，巴西力卡諾瓦 (Basilicanova) 的孔佛提家族，從一個親戚安東尼·孔佛提得知，本篤會打算出租修會的土地，於是他們趕緊與本篤會簽約。

兩兄弟多瑪斯和喬瓦尼里奧·伊拉瑞租下約二百四十五公頃的土地，包含兩個農舍，租期九年。多瑪斯選擇靠近城鎮的皮德里格那奴 (Pedrignano) 小村莊，而

喬瓦尼佔用卡薩羅拉 (Casalora)，大約有一百公頃寬闊的地區。

喬瓦尼在卡薩羅拉的家人，包括父母親和八個孩子，其中最年長的西普里亞諾 (Cipriano)，留在巴西力卡諾瓦照顧家族其他的土地。二十歲的老二黎那多（一八二三年出生於巴西力卡諾瓦）是強健勤奮的人，和父親一起照料農場。與他在一起的還有四個姐妹和兩個弟弟。

一八五〇至一八五四年間，該修道院的土地轉至帕爾馬公爵的手中，他沒收了本篤會的資產。六年後，在一八六〇年，義大利政府接管這一筆資產。在這期間，孔佛提家族也有些變化。一八五一年二月，黎那多結婚娶妻，妻子安多尼亞·阿多尼深受小姑們歡迎。幾年後，當時家族的戶長喬瓦尼，在科洛爾諾附近另租一塊地。除了留下黎那多全心照料卡薩羅拉的家產，他和其他的家人搬到新租的農莊。

卡薩羅拉

卡薩羅拉的農莊由幾個圍繞著穀倉的房子組成，包括一個有兩層樓和閣樓的寬大房子，是佃戶或資產管理人的宿舍。在一八六〇年間，當義大利政府接管土地後，一心一意想要把土地以非常低的價格出售給個體戶。當黎那多獲知卡薩羅拉的土地將被出售，立刻趕到買下農莊。同時，

黎那多和安多尼亞的家庭，因孩子們的出生歡喜雀躍，但也為早逝的成員感到悲傷哀痛。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扎琴多 (Giacinto) 誕生，老二是女兒阿黛爾 (Adele) 在一八五三年二月出生。隨後是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他們都早逝。一八五七年，另一個兒子伊斯馬爾 (Ismaele) 出生，一八六零年一個女兒叫克洛蒂爾德 (Clotilde) 誕生。她之後另一個男孩出生，但在嬰兒幼期就去世。孔維鐸於一八六五年三月三十日出生，是安多尼亞和黎那多的第八個孩子。出生當天在拉瓦德斯鎮 (Ravadese) 堂區受洗，取名字維鐸·若瑟·瑪利亞。在他之後出生的兩位妹妹梅羅佩 (Merope) 和保利納 (Paolina) 是他童年的同伴。

當時，黎那多是莊園的主人，他是一位苛求的雇主，有些人甚至怕他，但他的有些員工喜歡他，認為他是一位正直的人。他們對薪水沒有抱怨。黎那多以身作則，帶領他們必須努力工作，他付給他們公道的工資，每個星期六由他的妻子處裡支付薪水的事務。

孔維鐸的童年有兩個值得記往的事件，因為它們影響他後來的生活。第一件是他尋找鳥窩時從樹上掉落。這件事發生在一個秋天，他的頭部受到重擊，昏迷了一段時間。有位老人陪伴這受驚的孩子回家。這很可能是故事的原版，

有點類似他在青少年時，被癲癇發作折磨。另一件事是嚴重的疾病消耗了他的體力，幾乎奪取他生命。這疾病損害他的支氣管，他在拉文納 (Ravenna) 時，可能經歷另一次發作。然而，我們可以總結說，維鐸在卡薩羅拉村，在農莊寧靜的環境和動物當中，度過了他的童年。

與十字架上的耶穌相遇

一八七二年的秋天，維鐸七歲時，搬進了多麗娜和女兒的房子；但是他並不孤單，因為他的哥哥伊斯馬爾已經是那裡的房客，雖然如此，他一定很想念卡薩羅拉和母親。維鐸的母親安多尼亞，永遠忘不了她早逝的孩子。她把年幼脆弱的維鐸送到鎮上，也許是希望他遠離潮濕的氣候，和父親的稻田裡停滯的積水，因為，在那個時候，波河右岸廣大面積的農村，是種植水稻的主要耕地。

維鐸每年夏天回家。第一次回家是因為姐姐得了霍亂不幸去死。整個家庭因失去長女深感哀痛，為了紀念她，在卡薩羅拉的教堂內設立一個牌匾，上面寫著：「摯愛地懷念阿黛爾·孔佛提，虔誠勤奮的女孩，於一八七三年八月十日十九歲時，因霍亂離開她的親人。」兩年後，長子扎琴多於一八七五年過世。他在服役期間，情況不明死亡。對孔佛提家人這是另一個嚴厲的考驗，終結了對長子全部的期望和所有的寄託。

維鐸繼續住在多麗娜·馬伊尼的房子，到沙雷修會創辦的學校上學。沙雷修會從一八二六年就已經在帕爾馬創辦學校。繼續讓維鐸住宿在她屋裡的多麗娜，是一位令人喜愛的女士。她很溫柔體貼，對年輕的維鐸有著特殊的感情，也許是因為他有些細弱。她的女兒喬凡娜也對維鐸相當憐愛。

沙雷修會的教育對於塑造維鐸的性格，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小學三年期間，他們培育他。修士們以古老的傳統，苛求紀律，但在教學時，他們採用有力的說服教育方法，特別是關於宗教的動機。維鐸一生都記得貝爾卡里奧 (Bercario) 修士精彩的規勸，和克里斯皮諾 (Crispino) 修士的教義課，他說：「哦！克里斯皮諾修士在教義問答課上，與我們分享的反思，真是有意義！」維鐸羞怯的本性，加上學校的紀律，和克里斯皮諾修士的宗教動機，引導他成為認真內斂，有自律的年輕人，使他更專注於學習和祈禱，而不是遊戲。

我們毫不懷疑，馬伊尼太太和她的女兒對維鐸也有些影響，尤其是後者，因為她是一名教師。這兩位女性對維鐸的感情，也許有強烈的佔有慾。年輕的維鐸，如果表現他年幼時活潑和精力充沛的個性，她們立即要求他做個沉靜的孩子，並要求穿著整潔，乾淨地上學，看起來他似乎

從來沒有與同學爭吵或打架過。不過，他後來談到自己時說：「我有我父親的個性！」儘管如此，我們認為維鐸長大了有點壓抑，這是因為相當嚴厲的教育導致的結果。因為含蓄和尊重別人，不向別人傾訴的性格，他的整個一生明顯地顯示這性格所帶來的後果。他的性格稍微有點壓抑，然而，他的靈性特質卻完全自由的顯示。年輕的維鐸在馬伊尼的家裡，因為女士們持續每天念玫瑰經，不但學會了念經，而且也因為她們虔誠的宗教習俗，培養他在鎮上壯麗的教堂參加主日彌撒的習慣，加強了他對宗教的虔敬。維鐸學會了把天主的信念與壯麗的藝術理念相連接。

也許是喬凡娜，這位老師教導維鐸在往學校的途中，會停下來到「平安」小教堂(chiesetta della Pace)朝拜聖體，這小教堂幾乎就在沙雷會的學校對面。維鐸被掛在祭台上面大型十字架迷住了。他注視十字架的耶穌，祂似乎也回看他，他對這十字架留下深刻的印象。當他被允許獨自去上學，年輕的維鐸會繼續到小教堂，在十字架前停留。後來他說：「祂看著我，給我述說很多事情！」又說：「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神奇的十字架：我的聖召應該歸功於十字架上的耶穌。」當他成為帕爾馬的主教，回去看望他的十字架，但教堂已經不存在了，十字架也不見了。後來，他終於找到它，把十字架放置在主教座堂祭壇的上方。今日，十字架保存在沙勿略傳教修會的聖堂內。一九九六年，他

被冊封為真福後，這聖堂成為真福孔維鐸的聖所。

維鐸與十字架的相遇，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不同的證人在冊封真福品的過程中，談到了它們，使用的一些語言暗示這不只是一個自然的現象。難道十字架上的耶穌真的對年輕的維鐸說了話？他是否看到異象，或是他敏銳地感覺蒙召成為神父？我們不清楚，也不傾向於認同如此的看法，但對於一位八、九歲的小孩，具有在十字架前沉思默觀的恩典，這是很不平凡的事，甚至於影響了他的整個生命。在修復十字架期間，他的妹妹梅羅佩在兩個場合，發現她的哥哥在十字架前專注祈禱，當時它暫時被安置在主教府的走廊。她說：「第一次，不管我與他多麼近，他一點都沒有覺察到我的臨在。第二次，當我看到他如此入神，我幾乎不敢走近，和他保持距離。」這默觀沉思的恩典，其實伴隨著孔維鐸的餘生。

孔維鐸的聖召

(1876-1888)

孔維鐸入修道院

一八七六年一個秋天，維鐸與他的父母和兩位妹妹梅羅佩及保利納，在多麗娜·馬伊尼的屋裡，他們都在那裡住宿。由於維鐸已讀完小學，他的父母到那裏安排他的未來。他父親的想法是，無論如何維鐸最後還是要回到家裡，幫助經營農莊，但維鐸已有別的打算。他明確表達，他希望入修道院。他的母親、馬伊尼夫人和她的女兒都已經知道這件事，有人可能也向他的父親提過；但是，黎那多認為他的兒子還太年輕，不能做這樣的決定，並堅持要他繼續求學。很可能黎那多以他典型的憤怒拒絕兒子，他堅定的意志與維鐸不屈服的決心發生衝突。維鐸哭了起來，並跪在地上乞求他的父親讓他入修道院，他的母親和馬伊尼女士們也淚眼汪汪，兩位妹妹在一旁看著，不知所措。

黎那多是一位幹粗活的的男人，慣於在田間辛勤工作，用果敢的語氣和音調，以勃然大怒的兇暴管理人和動物，但看到兒子臉上的淚水，他屈服了。維鐸的母親出面調解說，即使他去修道院，後來他還是可以改變主意。黎那多

是個好人，雖然他不是虔誠的信徒，我們知道，他與家人一起念玫瑰經，我們可以假設他參加主日彌撒，如果不是為了宗教原因，至少他需要用家裡的馬車把妻子和家人帶到教堂，因為教堂離家幾乎有兩英里遠。然而，因為蔓延整個艾米利亞羅馬涅 (Emilia Romagna) 省區，反聖職社會主義的影響，當然沒有人期望家裡有個兒子成為一名司鐸。

在黎那多的內心還是有一些信德。如果他的兒子真有聖召，他怎麼可以阻礙他呢？他心軟了，並允許維鐸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後來，他以兒子為榮，當維鐸回到卡薩羅拉度假或是治病，他的父親總是熱情地歡迎他，即使需要把壞脾氣的態度偽裝起來。他的兒子在豐達內拉多 (Fontanellato) 慶祝第一台彌撒時，黎那多沒有出席，但他送了一個慷慨的彌撒獻禮。當黎那多七十二歲得了重病時，維鐸親切地在他最後的日子陪伴他，以教會的聖事安慰他。黎那多向兒子辦告解並領受寬免，一八九五年三月八日，在兒子的懷裡去世。

維鐸於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四日入了修道院。那時，帕爾馬有兩個修院：一個是屬於主教座堂的修道院 (Cathedral Seminary)，另一個是聖安娜修院。這兩個修院彼此相鄰，共享使用同一個聖堂；但主教座堂修道院付費較貴，因此，伙食比另一個修院好，也能享受其他物質利益。從第一年，

修生們穿著一件紅色的長衣，而聖安娜的修士們穿黑色長袍。今日聽起來，這些區分似乎不合理，但在那個時代這種做法是可接受的。維鐸獲准進入教區修道院，因為他的父親希望他過得舒服。他穿上長袍之後，維鐸與其他修生被帶引晉見住在修院的維亞主教 (Domenico Maria Villa)。

當時，義大利的自由黨政府，以自己的方式解釋凱沃爾 (Cavour) 的名言「自由國家內的自由教會。」教宗的情況不樂觀，梵蒂岡的國土被剝奪，他被義大利國法控制，而不是由國際條約照管，為了擔保教宗靈活性某種程度的自由，信友們稱教宗為「梵蒂岡的囚徒」，教區主教的任命需要經由義大利政府批准，由其授權並賦予許可證書。為此，主教必須等待幾個月甚至幾年，在某些場合甚至被否認。在此期間，主教的收入被國家沒收。維亞主教已等待了四年，仍未收到許可證書(准許執行主教職務)。因此，他不可能住在主教府，也不可能收到來自行使主教職務的任何收入。

可敬的主教對維鐸印象深刻，當這位年輕的修生在他面前跪下，主教仁慈地為他在頭上覆手，向他講些鼓勵的話。後來，主教訪問修道院時，總是關心他很喜愛的維鐸。

維亞主教非常虔誠和聖善，帕爾馬的居民忘不了他是非常慈善的人。有一年，霍亂侵襲期間，他不顧危險，到

病患家裡拜訪和安慰他們，援助有需要的人。病人往往因他慈父般的到訪感到欣慰。當孔維鐸成為帕爾馬的主教，他於一九〇九年五月，把主教的遺體由墓地搬到主教座堂，並把他視為聖人一般發表悼詞。我們相信孔維鐸作主教時，把維亞主教當作自己的榜樣，他一直恭敬地紀念他。

當年輕的維鐸入了修道院，他遇到了生命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安德烈·費略利神父 (Fr. Andrea Ferrari)。他當時是修院的副院長，隨後成為院長，最後，是米蘭的樞機主教。培育者和受培育者之間的關係，後來成為一個深刻而持久的友誼。

嚴酷的冬季

毫無疑問在修道院讓維鐸最痛苦的是寒冷的氣候。在伯達納平原 (Padana plains)，冬季一開始，大霧和潮濕寒冷的氣候，開始侵襲農村和房屋，是寒風刺骨的日子。現代的房子有中央暖氣系統，但在那個時代，許多人無法為自己的屋子供暖，尤其是在小鎮裡。神學院和修道院頂多在建築物的某些重要部分，有供暖系統，為了節省木材，每天只點燃幾個小時。宿舍冷的像結凍一樣，修生們睡在冰冷的床單之間。

有些人感到好奇，維鐸怎麼可能一整天安然不動坐在他的書桌前，而不像他的同伴，在周圍稍微動一動，嘗試

暖暖身子。然而，當他們問他時，他只說覺得有點冷；不過，他一定不只是覺得一點冷，肯定覺得非常冷，特別是在一八七九至一八八〇年冬季，天氣格外寒冷。結果維鐸的健康受害，這具體的情況也許就是導致他的病情惡化，折磨他的餘生。他在信中告訴母親說，身為年輕的神父，致命的肺炎幾乎奪走他的生命。事實上，這是他第三次經歷類似的疾病。寫給教宗時他說，他從童年時，就已經被這種疾病折磨。維鐸原本脆弱的健康已經被冰冷的修院傷害。他自己一定也這麼想，因為一旦他成為帕爾馬的主教，就保證要安裝現代化供暖設備，使這兩座修院適當地保暖。

他的身體凍僵了，不過他對天主的愛和熱情增強了。銘記院長和神師費略利神父的建議，他在一些筆記本寫下決定：「我會努力培養收斂心神，至少每半小時一次，我要以虔誠的熱望向上主舉起我的意志和情感。」我們不要感到驚訝，如果他的同伴羨慕他，視他為另一個聖類思·公撒格 (St. Aloysius Gonzaga) 青年主保聖人。他心神收斂，穩重，自我控制，勤奮學習，對同伴和藹可親和深沉虔誠的精神，都被周圍的人注意到，似乎有很多人被他薰陶了。當避靜導師說：「你們當中有一位，因為他的認真和穩重的表現，已經幫助一個人悔改。他真是有福，即使還在修院讀書時，就已經能夠行使這項有成效的使徒職務。」維鐸的同伴一致認定他就是導師提到的那位有福的人。

在中學的第四年，強烈寒流的日子裏，維鐸的一位同伴借給他聖方濟·沙勿略的傳記。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啟示，聖方濟·沙勿略是福音的真正英雄，從此以後，他決心仿效偉大的聖方濟·沙勿略，到印度和日本做福傳的使徒，他毅然決然要往這條道路努力。

一年後，一位耶穌會士來到修院帶領避靜，青年的維鐸鼓起勇氣跟他說話，談他的聖召：如果他們派遣他到福傳區，他想成為一名耶穌會士！神父支持他的福傳渴望，但告訴他，耶穌會不接受任何條件。儘管如此，他還是鼓勵他寫信給省長。維鐸真的寫了，但同樣地收到否定的答覆。

然後，維鐸寫信給鮑思高。他的聖潔在整個義大利很受到讚揚，他的福傳者已經到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亞 (Patagonia) 為游牧的百姓服務。維鐸寫信給他，談自己的理想並奉獻一個彌撒獻儀。很不巧，他的信被轉到「捐助人」那一部門，他收到辦公室發的感謝信，但沒有提及他的聖召。很顯然，鮑思高從未收到這封信。

勢不可擋的障礙

一八八一年秋季，維鐸開始高中的第一年。他喜歡研究，這讓他非常忙碌。他也被指派在其中一個宿舍，擔任年輕修生的助理，他勤奮地履行這任務。一個冬天的傍晚，

在一八八二年末或一八八三年初，樓下的修生們聽到從樓上維鐸的房間，傳來重擊聲。他們衝上樓，發現他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們以為那是感冒，或者一些不舒服造成的，其實還有其他原因。有時，病發後短暫時間就恢復正常，但在其他情況下，可以持續好幾個小時。病發時，他看起來好像暈倒了或是睡著了，並沒有抽搐；但最奇怪的是，他會站起來，彷彿像一位在催眠狀態行動的夢遊者，他閉著眼睛在房間裡走動，不會撞到傢俱，他從容應對那些與他說話的人。他閉著眼睛，查閱書本，並從中引述句子，好像他正在閱讀一樣。當他清醒過來時，他一點也不記得他所說的話或做過的事。事實上，對於這些他不能記住的事件，維鐸總是會稍微關心，也會詢問一位朋友，當時他是否有甚麼不妥當的言行。朋友告知他從來沒有發生過，他聽到後感到欣慰。

醫生對他的病情感到困惑，他們認為這可能是癲癇，但維鐸的症狀並不完全令人信服是癲癇，所以修院的醫生排除他有癲癇的想法。他認為這只是緊張的性格，導致神經系統的過敏反應。之後，他認為這是維鐸在童年時，從樹上掉下來撞擊頭部的結果。當時他頭上受了一擊，一直昏迷好幾個小時。

他在修院的同伴幾乎從來沒有談過這疾病，就好像它是令人尷尬似的，維鐸自己甚至更不會去談論它。

他的疾病的特性是會經常發作，這讓費略利院長和苗迪 (Miotti) 主教極為操心。如果不是因為維鐸的模範行為，卓越的智力和聖召的明顯跡象，他一定會被遣送回家。相反地，他們讓他繼續下去，直到神學結束，並讓他領受執事職務前的其他各種小職務。

當他的同伴們都在學業結束後，被祝聖為司鐸，維鐸在一八八七年仍然只是一位單純的修生，執行扶助院長的職務。醫生們對他的病情感到莫名其妙，藥物似乎也沒有任何效果。除了祈禱，他還能做什麼呢？

在鎮裡有一位聖潔虔誠的寡婦，創辦了女修會協助墮落的婦女和有風險的年輕女士。她的名字叫安娜·瑪利亞 (Anna Maria Adorni)，她頗受大家的尊重和崇敬。有一天的下午，維鐸到她的家探望她。這位生命已接近盡頭，頗受敬重的女士，親切地接待他。她認真地看著他，並告訴他：「去豐達內拉多，聖母等待著賜予你恩寵。你會痊癒成為一位司鐸，你會成為神父和牧人……」我們只能想像，當維鐸聽到這句話，他的感覺如何，因為這位修女被尊稱為聖潔的女人，她的話一定是真實的。

因此，維鐸與他的忠實的朋友和知己文圖里尼神父 (Fr.

Venturini)，開始一個虔誠的朝聖前往豐達內拉多。彷彿這還不夠，在他還沒有向院長自信地表白自己之前，他還到博洛尼亞 (Bologna) 的聖盧卡聖母聖殿 (Madonna di San Luca) 朝聖。以前經常發作的病，現在發作次數減少了，然後，好像突然之間疾病消失了：聖母答覆了他的請求。

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當他二十三歲又六個月時，孔維鐸由苗迪主教祝聖為司鐸。苗迪主教於一八八三年繼承維亞主教的職務。維鐸神父和幾個知心的朋友，為了感謝聖母瑪利亞，在豐達內拉多的聖殿慶祝第一台彌撒。陪同他的一小群人，包括他的母親，三位姐妹，他的朋友文圖里尼神父和一些修生。然而，在祭壇旁協助新神父的是維鐸一直視為老師、輔導和慈父的安德烈·費略利院長神父。當天，費略利的一位姪子也在拉拉塔 (Lalatta) 慶祝他的第一台彌撒。拉拉塔是他們叔姪兩的家鄉，然而，費略利選擇了與維鐸神父在一起，這證明靈性比肉體的聯繫來得更強烈。

大膽無畏的計畫

(1889-1893)

孔維鐸神父的秘密

當孔維鐸被祝聖為神父，他已經執行修院副院長的職務一年。他的那個角色再次被肯定，並派遣他在高中部擔任教師。他的工作量很快就增加了，因為費略利神父除了被任命為副主教，還要履行其他重要職責。孔維鐸也開始在週日到城鎮郊區的一個堂區幫助。開始時，他乘馬車去，後來院長迂迴地建議他徒步去，給受培育的修生們模範。這可不是一個容易做的犧牲與克苦，尤其是在冬季，因為教堂距離修院超過兩英里。在一八八九年秋天，帕爾馬河水上漲居民擔心淹水。不但經常下雨，還預測寒冬天將來臨。第二年的一月，鎮上爆發流感疫情，超過兩萬居民病倒了。疫情也襲擊修道院，一名學生死亡，所有的修生都被遣送回家，修道院被關閉。

在此期間，費略利蒙席被任命瓜斯塔拉 (Guastalla) 的主教。他於一八九〇年十月離開帕爾馬到他的新教區，孔維鐸失去了一位朋友和慈父。臨走時，新主教去參觀沙雷修會的修士們，向他們說：「你們不必做甚麼，只要你們

召請我的副院長到這修院來，僅此一舉，你們就是帕爾馬教區的大恩人。」

一八九〇與一八九一年間的冬天，對孔維鐸神父的健康，至少可以說很不利。他劇烈的咳嗽，被緊壓的右肺，幾乎讓他不停地受苦。醫生告訴他停止教書，因為經常講話會更加惡化肺部的病情。由於孔維鐸以前的疾病，醫生老實警告他有致命的肺炎風險。因此，在一八九一年春天，孔維鐸神父到空氣較好的 Torrechiara，在那裏待了一段時間，但這對他也沒有多大益處。他的咳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很明顯這是慢性支氣管炎的一個症狀。

主教也許是遵照費略利的建議，提議孔維鐸神父做鎮內修院的院長，但是孔維鐸試圖拒絕這項任命，他解釋說自己的健康很不穩定，但在他的內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他後來向一位朋友透露。主教只好提供他到山上貝爾切托 (Berceto) 的小修院出任院長，因為山上健康的空氣對年輕的神父很有益，但孔維鐸還是禮貌地拒絕了這一任命。然後，為了證明他拒絕的理由是正當，他覺得有義務向主教透露他的秘密計畫。

他一直不願談論此事，因為如果這樣做了，它可能會引起院長強烈的反對。因此，他曾寫信給他的朋友文圖里尼神父，要求他不要告訴任何人，「因為只要有人知道它，

可能會給我帶來麻煩，許多人可能將它視為魯莽的人所做的冒險大膽計畫。」（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然而，環境所迫，他告訴主教關於他的秘密。他說自己一直想要成為一名福傳者，但因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不能實現這夢想。因此，他想要創立一個為福傳修會。如果去貝爾切托的話，會拖延甚至不可能實現他的計畫。孔維鐸寫信給一位朋友克萊門特神父 (Fr. Clemente Antolini)：「出乎我的意料，主教說他願意成全我的願望，如果現在不能的話，也許稍後吧。」這封信寫於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後來，感到主教鼓舞的態度，孔維鐸要求離開修院，並獲委任到小堂區，在那裡他能夠開始準備他的計畫。主教答覆說，一旦科萊基奧 (Collecchio) 的堂區缺人，他將任命孔維鐸到那裏，因為該堂區更適合孔維鐸神父心中的想法。他開始為的新工作做準備。

主教座堂的議員

苗迪主教沒有忘記自己的承諾，一年後，一八九二年四月他與孔維鐸連繫。不過，他並沒有派遣孔維鐸到科萊基奧的堂區，而是到主教座堂填補議員的空缺。二十七歲就被任命為主教座堂議員當然是一種榮譽，在那裏的服務還可以提供孔維鐸月薪，不多不少的錢肯定對維鐸有幫助。任命的法令含有一句話，是針對幾年前，孔維鐸信賴主教

時說的話，間接的回應：

我們希望這特別的善舉，會在你內啟發虔誠的願望，當主向你顯示祂的道路，創立一個機構照顧被遺棄的年輕男孩時，你認為照顧他們是你特別的責任，並能夠更光榮天主，也為了帕爾馬教會的好處。

總之，主教很溫和地邀請維鐸，拋開成立一個傳教修會不可能的夢想，為教區的好處，奉獻自己專注於具體的計畫：創立一所學校照顧孤兒和被遺棄的男孩。大家都知道孔維鐸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當然主教並沒有直截了當地說，孔維鐸將來繼承的財富，對這個慈善工作會有很大的幫助。孔維鐸如何回應呢？從年輕時，他已經習慣看到在萬事萬物中，天主的眷顧在運行。因此，他認為主教的這些指令，是天主神聖的眷顧，給他創造了一個機會，實現他的計畫。現在他開始清楚地看到：天主要他在鎮上，靠近修院的地方，這樣他可以充分善用教學的設施，開始他的修會。

主教的信其用意肯定不會被他忘掉，但他把它和主教衷心的願望擱置一邊。考慮到天主的旨意以及其明顯的跡象，主教的願望並沒有綁住他。他決定向主教再次提他的計畫，相信主教會理解的。然而，苗迪主教於一八九三年三月九日過世，再也沒有提起孤兒院的計畫。相反，未來

傳教修會的想法，在年輕的孔維鐸神父心內日益茁壯。一年後，為了更加確信天主的旨意，孔維鐸寫信給傳信部部長樂多可思維基樞機主教 (Mieceslao Ledochowski)，介紹他的計畫，並要求他至少正面的批准。

以令人佩服的單純和深度的信德，孔維鐸等待羅馬的暗示，給予他神聖的批准。他確信羅馬會及時回覆他的請求，即使要等待很長的時間。因此，他寫信給樞機主教，並解釋說，因為他自己無法成為一名福傳者，幾年來，他一直在思考創立福傳修會，這個「非常崇高的目標」。孔維鐸補充說：「這個計畫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和環境的改變受動搖而削弱，相反地，它變得越來越強，同時有聖潔人士智謀的鼓舞，我相信這無非是天主自己的啟發。」

最後，他要求鼓勵的話，讓他可以為這計畫立即開始工作，他在信尾說：為了這聖潔的事業成功，我願意付出全部的自我和我所擁有的。」這一封長信，其中還概述了新修會的基本特點，寫信日期是一八九四年三月九日。一個多月之後，收到了傳信部四月二十四日令人鼓舞的答覆：「意識到非常需要福傳者在異教徒當中宣報福音，我只能讚美你誠摯的計畫，並鼓勵你把計畫付諸實踐。」

傳信部的樞機主教如此迅速答覆一位二十九歲神父的信（儘管他已經是主教座堂議員），從人的角度來講，這件

事是難以解釋的。樞機主教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得到需要的資訊嗎？或是有認識孔維鐸的人向樞機推薦他？這人是不是托納雷利 (Tonarelli) 蒙席，主教座堂的主任司鐸，他於四月間把信帶到羅馬？不管怎樣，我們相信孔維鐸看到天主的手，通過教會的答覆在工作，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批准。

副主教

苗迪主教去世後，教廷任命方濟·瑪咖尼主教 (Francesco Magani) 為帕爾馬主教，繼承苗迪主教。瑪咖尼主教因他的歷史出版物出名，特別是他研究第六世紀主教和殉道者聖安諾日的三卷書。

瑪咖尼主教來到帕爾馬，他傑出的學者聲譽，和公平正直的神父形象，受到堂區信友們的愛戴和尊敬。儘管他嚴厲和喜歡爭論的性格，但他的善良眾人皆知，他的妙語如珠贏得了信徒和神職人員的好感。不幸的是，由於一系列的狀況，多年來，他在帕爾馬當主教期間，面臨挑戰和激烈的衝突。他必須等待十八個月，才得到政府的許可證書，在那段時間，教區由主教座堂議員伯多祿 (Canon Pietro Tonarelli) 管轄。

新主教於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式到帕爾馬，九月二十六日進入主教座堂。當時他六十五歲，但他的言行

舉止正如一位積極的年輕人。瑪咖尼主教和主教座堂議員孔維鐸去拜訪安德烈·費略利主教時，他們兩位曾在科莫(Como)彼此見過面。瑪咖尼主教對孔維鐸有極好的印象，後來費略利肯定這一點，說了關於他的弟子該說的話。因此，孔維鐸深受新主教的推崇，一點都不奇怪，儘管他還沒有三十歲，新主教視他為一位成熟，虔誠的和聰明的人。

一八九五年一月八日，瑪咖尼主教來到教區大約三個多月後，任命主教座堂議員孔維鐸為「主教的代表，職務如同副主教一般」，但沒有教區副主教的正式名稱。主教關注這不尋常的派遣，指派一位年輕的司鐸擔任這職務，可能會導致神職人員之間一些消極的反應，因為這職務通常保留給年長有經驗的神父來擔任，而且很明顯，目前不乏追求這個有名望職位的有志之士。然而，孔維鐸有如此高的評價，他的任命並沒有遭到反對，反而大家普遍的表示滿意。因此，一個月後，瑪咖尼主教正式頒賜給他副主教的名銜。

在此期間，為了能夠成為充分發揮效力的副主教，孔維鐸需要神學和教會法學位。主教鼓勵他去拿學位，一年後，主教座堂議員孔維鐸於三月四日獲得神學學位，在羅馬以優異成績通過總考。一八九六年三月六日他回到帕爾馬，主教於三月七日任命他為副主教。

「對於我的副主教人選，我感到很幸運。」瑪咖尼主教說：「我的個性很強，這對於管轄一個教區是有益的。然而，母性的鼓舞也是必要的。孔維鐸蒙席是我的神職人員的母親。」

在很多場合，孔維鐸設法緩和主教的憤怒！例如有一天，他必須給一位修會院長最後通牒，信內有主教嚴厲的指示。主教座堂議員孔維鐸把信交出去，並說了親切的話，留給主教改變心意的空間與可能性。第二天晚上，孔維鐸又回到那個修會團體，告訴他們主教已經撤銷以前所寫的一切。

神父們稱他是「恩寵的代理人」，也有人說：孔維鐸說的一個「不」比瑪咖尼主教的說得「是」更好，這就是副主教和藹對待同事一個明顯的標記。瑪咖尼主教對他的年輕副主教非常滿意，從來沒有懷疑過他的忠誠和盡責。在各種場合孔維鐸必須處裡非常困難的狀況，在遵從上級和同情因主教的脾氣而受害者之間，他需要努力尋求平衡。有些事件讓瑪咖尼主教的職務，變成一連串令人痛苦的煩惱和衝突，這導致他變得懷疑和苛刻，有時甚至明顯地不公平，即使有堅定的信德，他也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托納雷利事件

一切始於一位名叫馬帝亞·奧爾塔利 (Mattia

Ortalli)，為了幫助窮人，帕爾馬教會和修院，留給苗迪主教的一筆遺產。苗迪主教無法把繼承來的遺產留給教會，因為國家還不承認主教的法律地位，因此，他指名修院院長安德烈·費略利為受託人。當費略利被任命瓜斯塔拉(Guastalla)的主教，遺產就用深受大家尊敬和愛載的托納雷利蒙席(Pietro Tonarelli)之名註冊。

在漫長的主教空缺期間，由托納雷利管轄教區事務，他開始分發奧爾塔利遺產的一部分給不同的機構和窮人。當瑪咖尼主教抵達帕爾馬，他要求把遺產繼承權轉給他。他粗暴直率的做法，激怒了托納雷利，導致兩人之間的分歧。

托納雷利宣布他是唯一合法的繼承人，有權力按照捐贈人的明確意願去處理遺產。另一方面，主教堅持必須把遺產轉移給他，因為托納雷利只是受委託的執行者。此外，據說，除了遺囑，另有一份制訂有關奧爾塔利遺產的書面指示文件草稿，副本已經給托納雷利，另一份保存在主教公署，但也找不到了。

瑪咖尼主教把所有相關文件傳送到羅馬並請求上訴，但因為沒有任何關於奧爾塔利遺產的文件，主教和修道聖部部長維爾加(Verga)樞機主教，勸勉各方達成友好協議。

此事在承諾解決和撤銷之間一再拖延，主教這方面

願意讓步，但托納雷利一再拖延。令人遺憾的是，瑪咖尼主教成立的《省報》（La Provincia）把此事公開，這冒犯了托納雷利，他以指控的語氣譴責《省報》，並要求公開撤回。主教似乎要保護《省報》主任神父路易吉 (Luigi Comelli)。不管怎樣，毫無疑問，他大受托納雷利的影響。雙方已經形成對立，一方支持托納雷利，另一方反對他。支持他的朋友們無法利用路易吉神父的天主教報紙，表達自己的意見，因此，他們開始在自由派的報紙《帕爾馬日報》(Gazzetta di Parma)，非常激烈的爭論，充滿對主教不敬的暗示。

《省報》主任路易吉神父也被冒犯了，上法庭控告自由派報紙和報社主任，對方也在法院做出控告的指責。然而，法院不受理整個案件，因為新聞輿論所犯下的罪行，在前一年，由國王翁貝托 (King Umberto, 1844-1900) 授予特赦。

當這事件擴大了，孔維鐸寫信給米蘭樞機主教：

我們可憐的教區從來沒有處於如此危急的情況，我決心盡我所能來撲滅這場衝突的火焰。（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六日）

樞機回答說：

這真是一個可怕的現象，我感到心疼，因為我愛家鄉

的教區，此外，我現在看到，為了重振和諧，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七日）。

法院審問的餘波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省報》公佈訴訟過程的速記筆錄，結果那些作證反對路易吉神父的人，好像是主教他自己個人的敵人。這種誤解的第一個有名的受害者是主教座堂議員馬蒂尼 (Martino Martini)，他是一位有學問傑出的講道者，深受大家喜愛和尊敬。孔維鐸的痛苦任務是寫信告知他，主教免除他在教區主教公署的所有職務，並且禁止他在教區和其他地方講道。

孔維鐸為了減輕這沉重打擊，邀請主教座堂議員馬蒂尼到主教公署，親自把信交給他並說一些體貼的話。他被這表態感動，第二天寫了一張紙條給孔維鐸，在其上寫說：

我親愛的蒙席，對於所有已經發生的我感到苦惱，但無論是你還是我，並沒有犯任何錯誤，我們必須把自己交託給天主的旨意。我以最真誠的心，感謝你向我展示的恩情。

主教座堂議員馬蒂尼向羅馬上訴，他認為這是一個不公正的懲罰。主教和修道聖部部長塞拉菲諾·萬努泰利 (Serafino Vanutelli) 樞機主教，兩次寫信給瑪咖尼主教，要求他撤回處罰。瑪咖尼主教兩次都回答說，聖部不諳內情，他才是對的。他還表示，如果證明他是錯誤的，他已

經準備好從教區辭職。

在這個和其他類似的衝突，孔維鐸必須在令他心神不安的路徑前進，一方面他要堅定不移忠於主教，另一方面他試圖緩和從別人那裏收到的打擊。孔維鐸服務的整個期間，他總是敬重，忠實和溫柔親切地對待主教，即使他不能贊同他的管理方法，但他尊重主教崇高的非凡才智，和偉大正直的心。主教回報孔維鐸的敬重和鍾愛，在一八九八年，推薦他由羅馬任命為主教座堂副主教職位。對於孔維鐸剛剛成立的福傳修會事務，主教也展示濃厚的興趣。

帕爾馬的天主教運動

一八六〇年，義大利成為統一的國家，神職人員和天主教友開始對抑制修會，以及沒收教會財產的法律感到不滿。尤其是一八七零年意國佔領羅馬後，剝奪了教宗現世的權力，實際上使教宗成為臣民，這讓教會對國家更加不滿。梵蒂岡的反應是指示天主教徒，在國家和地方選舉中棄權投票，以及在任何選舉中，放棄候選人的身分。

義大利教會封閉自己，迴避外界，在此期間，百姓在苦難中煎熬。在殖民戰爭和獨立戰爭時，國家已經流盡熱血，向百姓徵收重稅，甚至徵稅糧食稅，窮人賴以為生的生計。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〇年間，抗議徵稅的示威運動

被流血鎮壓，老百姓開始移民到遙遠的國家尋找食物。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運動反覆地反應，有時用暴力反抗被視為壓迫者的嚴厲雇主和國家。

一些崇高的基督徒，起義反抗折磨教會體制的邪惡，獻身幫助窮人、被遺棄和受壓迫者，促進社會和政治改革。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在這方面傑出的人都來自帕爾馬，例如，坎帝摩里主教 (Cantimorri, 1854-1870) 多年來他籌募資金重建貝爾切托的修院，但在一八六七年霍亂肆虐期間，他用這筆錢幫助病患和貧困的人。

維亞主教 (1818-1882) 是另一位傑出人物，他不怕到感染霍亂的病人家裡拜訪，給他們帶來援助，並為他們提供最謙卑的服務，因此他真正贏得了「窮人之父」的名稱，他自稱在一切事物，自己也是一位窮人，但他的心靈很富裕。

十九世紀下半期，在帕爾馬還有兩位值得記住的慈善提倡者。首先是真福安娜·瑪利亞 (1805-1893)，幫助在監獄裡的女性，提供房子給從賣淫中被贖回的婦女，保護被遺棄流浪街頭的年輕少女。她還創辦了一個修會，協助最可憐被遺棄的人。另一位是奧古斯丁神父 (Fr. Agostino Chieppi, 1830-1891)，他不但創辦小修女會 (Istituto delle Piccole Figlie)，幫助貧困者，他也是宣導關心社會問題是

教會的責任的前驅。他敏於時代的訊號，參加會議和代表大會，甚至教會還沒有闡述社會訓導前，他已經熱心傳播它，特別是通過他編輯的《醒悟報》(La Svegliia)。在他去世前，他有幸能閱讀和出版教宗良十三的《新事物》通諭(Rerum Novarum, 1891)，這通諭是教會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對於帕爾馬的教會也一樣，基督信徒投身於社會領域的時候已經成熟了。

一切都是因為一位慈幼會巴拉塔神父(Fr. Carlo Maria Baratta, 1861-1910)，於一八八九年抵達帕爾馬開始。他回應主教安德烈·苗迪的邀請。之前，慈幼會在聖貝內德托區(San Benedetto)設立修院，巴拉塔神父的任務是創立一所學校，並為青少年提供娛樂設施。主教還要求他實現已經孕育很久的想法：為沒有機會接受宗教教育的兒童和青少年，設立一所宗教教育地點。學校於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開辦，第一批學生當中有一位名叫朱塞佩·米凱利(Giuseppe Micheli)，後來他在帕爾馬天主教運動，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這所學校的總部是在主教府裡，出席的不只是高中生和大學生，還有希望得到更好的宗教教育的成年人，在一八九四年，共有四百零七人報名參加。學校也處理一些社會問題以及如何耕地。同時，為了培養年輕人以後的生

活，巴拉塔神父還設立一所藝術和手工藝的學校，和一個為期三年的農業課程。為那些關心社會問題的人，宗教教育學校在慈幼總部提供晚間課程。這些集會被稱為帕爾馬評論集會 (the Cenacolo Parmense)。有一位索拉里海軍上校 (Stanislao Solari, 1821-1906)，他出席集會相當勤奮，是喜歡推動新思路的常客。他離開海軍後，於一八七〇年抵達帕爾馬，投身於研究和農業實驗，認為飢餓的問題可以通過明智地耕種土地來解決。同時，在帕爾馬也有其他的人對這問題感興趣，例如，朱塞佩·米凱利 (Giuseppe Micheli) 創辦報紙《年輕之山》(La Giovane Montagna)，處理山區的農業和社會問題，促進天主教徒之間對政治的興趣。

天主教徒遵照教會的指示，已經排除自己，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但是這個決定的負面效應現在開始顯示。許多開明有頭腦的人正在尋找辦法來解決這僵局，不讓政治生活的管理，都落在自由派和共濟會手中的困境。他們開始參與當地政府的選舉，終於收到教會當局有限的授權。後來，教宗庇護十世給了天主教徒自由涉足政治選舉，米凱利在議會中代表天主教的思想有很長一段時間。小型地方銀行也分別在農村地區，與路易吉·切瑞蒂神父 (Fr. Luigi Cerruti) 合作設立，他是第一位在威尼托 (Veneto) 區域組織他們的人。

慈幼學校周邊的熱誠者讓社會主義者開始擔心，他們毫不猶豫地利用媒體反對慈幼會並造謠誹謗。在羅馬的中央政府，也開始懷疑變得更有組織的天主教徒，視他們與社會主義者國家的敵人同等。米蘭是這種動亂跡象很顯明的其中一個地方，費略利樞機主教管轄教會，如同明智的牧羊人警惕地關心羊群。

在那個時期，在米蘭發生了悲劇事件。社會黨於一八九八年五月八日組織週日和平示威，一點也沒有麻煩即將來臨的跡象。費略利樞機主教當時在瓦爾薩西納 (Valsassina) 進行牧靈訪問。

城市已被包圍並委託貝卡里斯將軍 (General Fiorenzo Bava Beccaris) 管轄。人民起義的恐懼可能威脅了貝卡里斯，他命令手下槍擊人群，其中有一群是在方濟各嘉布遣小兄弟會修院前面排隊的窮人。嘉布遣會士們最後也被送到監獄裡。歷史學家批評貝卡里斯將軍過度干預，但是當地報紙因為被審查過，甚麼也沒說。樞機主教被嚴厲批評，彷彿他的缺席導致問題的發生。

在帕爾馬，除了政府敵視社會主義者和基督徒，也有一批敵對的天主教徒。帕爾馬的《省報》和《現實》(la Realta) 不斷批評米凱利 (Micheli)、畢奧 (Pio Benassi)、巴拉塔神父和《小社團報》(Circolo) 的其他工作人員。

主教出來干涉並呼籲編輯節制，最後他們以一個有爭議的表達方式，把主教自己的想法也公開出來。的確，主教在一九一〇年寫的牧函，以明確的方式表達過他的思想：

有太多的社會學、經濟學、農業經營學、當地農村銀行、天主教銀行、奶製品和合作聯盟，這些都是好東西，但人們不應該只思索物質福利，而忽視偉大的宗教理想。

面對主教公開的否認，熱情削弱冷淡了，天主教運動進入了危機。

孔維鐸蒙席能作什麼呢？他是巴拉塔神父、索拉里、米凱利、畢奧和其他人的朋友，然而，他不能與他們一起反對他的主教。他限制自己介入，不過他把在主教座堂服務所受到的月薪捐贈給他們。只有當他成為帕爾馬主教時，他才全力支持天主教運動，這被視為一個真正的轉折點。一九一二年，孔維鐸在豐達內拉多天主教運動大會發表講話：

「讓你們的聲音被聽見，激發人們的興趣。嘗試所有你的解決方式，去作善事，並鼓勵其他人同樣地做。」

外方傳教修會修院

(1895-1901)

金獅街

當瑪咖尼主教到帕維亞 (Pavia) 訪問孔維鐸時，他已經向主教提過創立外方傳教修會的計畫。主教抵達帕爾馬時，孔維鐸告知他傳信部已批准他的計畫，並且他已經在金獅街十二號，離修院不遠之處購買一棟房子。孔維鐸已經用完他所有可動用的資金，購買和重整建築物的費用。因為天主的眷顧，通過一位匿名慷慨的恩人，彌補了短缺的資金。

新修會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三日聖方濟·沙勿略的慶日，在主教，司鐸及很多朋友面前正式成立。新修會以印度使徒聖方濟·沙勿略為主保。第一批有志成為福傳者的十七位年輕男孩，來自教區各堂區。其中有一位年輕虔誠的李加約神父 (Fr. Caio Rastelli)，幾天前才晉鐸。他覺得自己有傳教聖召，就加入這一小群望會生。孔維鐸任命他為副院長，代他執行協助學生的任務，因為副主教的工作占用了他幾乎全部的時間。

前兩年很快過去了，青年學生數量增加至三十六位，

金獅街的房子已經容納不下了。孔維鐸蒙席意識到需要一個更大的房子。他可以把父親留給他的農場出售得到一些錢，但要付整個費用肯定是不夠的。因此，他開始思考用何種方法，籌募巨款。他想起國家彩票的主意，但他需要義大利政府的授權。儘管他得到有影響力的人的支持，但當這主意變得清晰，發現它有太多不可能接受的附帶條件，因此，他放棄這個想法：政府授權的話，新修會將受到國家某種程度的控制。

然後，孔維鐸嘗試另一種方法：一九零零禧年期間，各教區和地區計畫在山上豎立大型十字架，紀念耶穌的救贖大恩。孔維鐸蒙席向艾米利亞 (Emilia region) 省區建議，以一個簡單的十字架替代紀念碑，把該區的資金用來援助外方傳教修會，把福音帶到整個世界。回應令孔維鐸失望，他的建議被拒絕，因為他們認為那只不過是為「本地的利益」而已。給整個世界傳福音，怎麼可能只是為本地的利益呢？孔維鐸真的難過，他領悟到必須信賴天主的眷顧勝於信任人力資源，必要時天主會行奇蹟。

事實上，它看來就如真的奇蹟。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新修會奠下母院的第一塊基石。這奇蹟很大的一部分是策劃大樓的工程師卡羅 (Carlo Pelleri) 引導的。確切地說，他不上教堂，然而他免費協助進行整個工程。

「奇蹟」光榮的收場發生在很多年以後，當帕爾馬孔維鐸主教，幫助垂死的卡羅聖善地走完人生。奠下第一塊基石時，瑪咖尼主教發表一篇令人崇敬的演講，尤其是他說：「有一天，當我長眠在維樂達 (Villetta) 的墓園，從這神聖的地方，福音的使者把信德帶給那些處於死亡黑暗中的人，我的靈魂因見到他們的奇妙的勝利而歡欣。」

第一批福傳者前往中國

在一八九八年三月，一位在中國福傳可敬的福國拉 (Fogolla) 主教，回到帕爾馬的方濟各修院。有五個年輕中國男士陪同他，他的秘書和四位修生，他們的到來引起大家的興趣。

孔維鐸的年輕修生們深受福國拉神父吸引，他長長的白鬍子，高貴的風度，親切的舉止，尤其是他的使徒生活故事。李加約神父和修生馬尼泥 (Odoardo Manini) 要求與他一起前往中國。這要求似乎過於草率，足以讓人拒絕。孔維鐸怎麼能失去他僅有的神父，而且這位神父是他的得力助手和小團體的導師，他怎麼可以冒險派遣李加約神父，和一位只有二十歲的年輕人馬尼泥，到如此遙遠而且危險的國家呢？此外，如果他交託自己的福傳者給另一位主人，在他的葡萄園工作，這不就是放棄自己修會的未來福傳版圖嗎？

這些反對的理由肯定湧現在孔維鐸的腦子和心坎裡，然而，慢慢地，這些理由被其他的想法取代。為什麼他不認為這是天主眷顧的一種方式，是祂讓他的傳教士進入中國。還有什麼比現在更好的機會，把自己的會士委託給一位聖善的福傳者，山西北部的宗座代牧艾士傑主教 (Bishop Gregorio Grassi)。他的助理主教正是最近被祝聖的福國拉主教。這兩位主教一定會照顧他的福傳者，當時刻到來，他們會規劃出一個合適的區域，或許他們甚至分開自己的領域，與孔維鐸的福傳者分享。這些想法加上李加約神父和馬尼泥的堅持，以及福國拉主教殷勤的施壓，促使修會創辦人與傳信部樞機主教談及這計畫，樞機樂意地同意批准。

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日，由瑪咖尼主教頒布法令後，藉此宣布新創立的修會隸屬教區修會，兩位男士公開誓發貧窮，貞潔和服從三願，以及誓發完全獻身使命的誓願。從那天起，修會正式名稱為聖方濟·沙勿略外方傳教修會，有了最初的兩位成員。幾個月之後，於一八九九年三月四日，在主教府裡，兩位即將離開的福傳者從主教手中領受福傳者十字架。有一大群人出席，在慶祝期間，有許多極度動人的時刻：這是帕爾馬居民，第一次看到年輕的同鄉離開家鄉，前往一個如此遙遠、神秘而危險的國家：誰知道他們是不是還能再回來！

這兩位福傳者搭乘兩艘不同的船離開。李加約神父從熱那亞 (Genova) 離去，他與被派遣的方濟各會修士，以及四個年輕的中國男士同行。馬尼泥與福國拉主教，六位年輕方濟會士和一群瑪利亞方濟各會修女的傳教士，從法國馬賽離開，他們其中有七位被派往山西北部宗座代牧區。旅程歷時兩個月。在五月初，新福傳者抵達山西的太原府。福國拉主教把他們介紹給宗座使徒代表艾士傑主教，他以父親的情誼歡迎他們。

經過九個月學習語言之後，李加約神父被認定，已經準備好到山上一個小村莊工作，他於十二月二日離開太原。執事馬尼泥則留在主要基地。

李加約神父寫信給孔維鐸，告知他的目的地：

宗座使徒代表告知我有許多苦難等待著我。他告訴我有關氣候和食物會如何減弱我的健康，還有許多焦慮和痛苦的靈魂我必須忍受。沒關係！我正前往天堂！

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信件，給孔維鐸多麼大的安慰，也啟迪與他在一起的青年學生。

義和團運動和太原大屠殺

一九〇〇年初，在中國發生反對外國人的各種示威，預告更糟糕的事即將來臨。十九世紀期間，歐洲人壓迫中

國，佔據他們國家的某些地區，並強迫他們贊同一種治外法權的權利給外國人。

這一切始於一八四〇年所謂的「鴉片戰爭」，英國強迫中國接受，引進在英國殖民地印度大量生產的可怕藥物。中國被擊敗後，在一八四二年簽署南京條約，中國不得不敞開大門，讓歐洲商業經由廣州、廈門、寧波、上海等港口自由進入中國，以及讓香港海灣給英國，成為英國殖民地。

對歐洲國家敵對行動的結果，導致整個中國仇恨外國人，這仇恨也衝向被法國合法保護的外籍福傳者，因為他們與殖民政府有關連。突然之間，在一九〇〇年七月，在大多數中國城鎮爆發義和團運動：它是一個民間運動，為追捕外國人而創立。該運動是因為人們的狂熱與暴力激起的，其成員主要是年輕人，認為他們是練了魔術刀槍不入的人。當時的攝政王慈禧太后，暗中支持反抗者的武裝行動。外國傳教士和基督徒被殺，但這種反外國人的行為還沒有滿清帝國的肯許。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在北京的德國和日本大使被殺害。在北京的外國人，居住在靠近皇宮的使館區域內，英國大使館是最安全的建築，有高和堅固的牆保護著。由於緊張狀況不斷加劇，所有的歐洲人和許多中國的基督徒，

都到英國大使館避難。有的基督徒到福傳者的住所要求庇護，因為那裏也是有圍牆保護。大使館遭到襲擊之前，他們的一群士兵和軍官，被派去組織防禦的使命。幾天後，義和團有了滿清帝國軍的幫助，發動了憤怒的攻擊，他們加強攻擊使館和傳教區，殺害無辜者造成巨大的傷害。那些被圍困的人開始英勇抵抗，但兩個月後，似乎沒有生還的希望。最後，歐洲軍隊趕到，義和團逃走了，慈禧太后也放棄北京。隨後是激烈的鎮壓，歐洲人執行更重的壓迫措施。

山西北部的太原府是沙勿略傳教修會士進行工作的地方，那也是叛亂的中心。首先受到叛軍憤怒蹂躪的是福傳者，和鎮上沒有時間逃跑的基督徒。七月九日，叛亂分子殺死了艾士傑和福國拉兩名主教，兩位方濟各會神父和修士，七位瑪利亞方濟各會修女，五位修生和一些傳教區的僕人，以及一些新教牧師和他們的家庭。之後，遍布全省的許多基督徒被屠殺，各處充滿恐懼。一些福傳者設法自救，利用夜間從城牆被放下來。在義大利，因為沒有任何確切的信息，人們準備做最壞的打算。沒有人知道福傳者發生了什麼事，不知他們已被殺害或是他們已設法逃脫。

焦慮地等待消息

在七月初期，從上海的電報向世界宣布義和團暴動，

以及在北京和太原爆發的事件，雖然他們無法給出任何具體的信息。在八月，確認在太原等城市的大屠殺。接著是趕到北平的軍隊已抵達，以及太后逃跑的消息。但是，有關沙勿略會士則毫無音信！

孔維鐸向望會生談到殉道，他說：「如果他們已經得到殉道的恩典，他們是有福的！想想吧，我親愛的修生，那些為信仰以及為愛耶穌基督而流血的，是多麼幸運。如果這榮譽已經賜予修會，我們卑微的修會也是幸運的。修會已經奉獻了最初的兩個兒子，不只是使徒和愛情的見證者，也是為基督流血的見證者！的確，我們的修會實是幸運，如果一開始就被殉道者的鮮血封印！」

這不是狂熱，而是深刻的信德，啟發孔維鐸以這種方式說話，即使他對於自己的福傳者的命運感到痛苦和焦慮。他「以基督圓滿的愛」愛他們，這是遠超過任何天賦的親情。就如他在另一個場合說的，他的內心很沉重，這也是因為僅僅在幾個月前，一九〇〇年二月四日，他經歷了失去母親的傷痛。

孔維鐸的焦慮和整個帕爾馬的擔憂，一直持續到十二月，終於收到馬尼泥的信，告訴他們，他與一位方濟各會神父設法逃脫，在蒙古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福傳者的居所尋求避難，幾天之後李加約神父也來了。李加約神父和馬尼

泥的到來已經驚動了聖母聖心會士，他們在堅固的居所築柵防禦，組織抗戰，歷時六個星期。九月二十九日，聽到北京失利的消息後，義和團停止攻擊。孔維鐸歡欣鼓舞地回答他的會士：

願天主受讚美，祂保護你們免於傷害，即使你們的使命完全被摧毀了。祂把你們交還給我們卑微的修會，修會視你們為最寶貴的初果。

再次他寫：

感謝天主從來不讓我們經歷超過我們能力的試探。我們卑微的修會，視你們為初果，讓我們喜樂，因為你們平安健康。帕爾馬教區與我們一起歡欣喜樂，也與我們為在中國所發生的事件焦慮擔憂。

即使有殉道的冠冕，前兩位沙勿略傳教修會會士的死亡，還是「超過我們能力的試探。」不過，天主只是拖延了這項試探。

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收到安慰之信僅三個月後，悲傷籠罩著小修會和會祖。李加約神父因逃難而筋疲力竭，在這些悲慘的日子，飽受痛苦，最後死於傷寒，得年二十八歲。對於孔維鐸，這簡直是一個晴天霹靂，他寫信給馬尼泥：「這個嚴重和過早的損失，導致我深處的痛苦，我無法用言語表達。」博納爾迪 (Bonardi) 神父當時是孔

維鐸的學生，他寫道：「也許這是導致他最大痛苦的死亡」。

在中國的使命結束了。孔維鐸命令當時孤單的馬尼泥，返回義大利。他於一九〇〇年在中國已被祝聖為執事，在一九〇一年十月晉鐸。回到家裡後，他離開修會，成為帕爾馬教區神父。此後，最讓孔維鐸悲傷的是他完全離開司祭職務而還俗。沙勿略傳教修會的開始，很明顯的特點是有一位模範的福傳者，以聖善的死亡為他的生命封印，被艱辛的使徒工作耗盡體力。另一位則是手扶著犁往後看。孔維鐸一定不斷地為他祈禱，也許，這些祈禱和那些其他為他的許多祈禱，幫助他在生命的末期能夠與天主和好。

拉文納的總主教

(1902-1904)

傳喚孔維鐸到羅馬

一九〇一年，由哀悼開始，以終止中國的使命結束。在此期間，孔維鐸繼續與瑪咖尼主教攜手並肩，行使教區牧者的職務。年長的主教非常喜歡他的副主教，也很敬重他。當教宗問他的意見，孔維鐸是否可以做利沃諾(Livorno)的主教，因為那裡有空缺。他回答說：「當然，毫無疑問！但是，這會是帕爾馬教區的巨大損失，因為他在這裡做很重要的工作，而且他已經贏得了神職人員和信徒們的喜愛和尊敬。」當教宗建議孔維鐸做雷交艾米利亞(Reggio Emilia)教區的主教時，瑪咖尼主教以類似的方式回答。從此以後，教宗再也不問瑪咖尼主教了。

一九〇二年五月十四日，孔維鐸收到一封信，傳喚他立即到羅馬與教宗見面。他連夜旅行，第二天早上十點抵達梵蒂岡。他被告知傍晚六點回來覲見教宗。他還會見了同時被召喚的拉文納宗座署理：伯多祿馬菲(Pietro Maffi)蒙席。教宗良十三世是一位臉色蒼白枯瘦的人、皮膚蠟黃，但他的眼睛敏銳，擁有帝王的威嚴，站在他面前的王子會

敬畏他。年老的教宗對孔維鐸說：

「我傳喚你來是要知告你，我已任命你為拉文納的總主教。伯多祿·馬菲蒙席將是你的助理主教」

孔維鐸覺得自己要暈倒了，眼睛淚汪汪的，他懇求教宗免除這個重擔。他表達自己缺乏聖德，學識和經驗都不足，身體不好，性格有缺陷以及他最近成立外方傳教修會的需求。他請求教宗至少交換角色，委任馬菲蒙席為總主教，他作助理主教，或者給他一個比較不吃力的教區。但是，教宗不為所動，他回答說：「不要再堅持，也不要請求任何人以你的名介入干預，因為那樣我會不得不發出緊急命令。基督的代理要及時服從。我召請你來羅馬，以避免任何延誤，並給你機會親自從我這裡聽到我對你的期望。所以，準備自己執行天主的旨意，祂要慷慨對你，賜給你祂的恩典。」

那天晚上孔維鐸發高燒。當時，他寫信給米蘭總主教費略利樞機，把事件詳細告訴他，並做出結論：

哦！我覺得力不從心，無法勝任他們委託給我這虛弱的人，那麼重要吃力的使命。我只是服從天主的旨意，只有順從這個意圖，我才感到安慰。我不懷疑這是天主的旨意，因為基督的代表親自向我透露。我希望我會找到很好的人，同情憐憫我，幫助我執行這個

新角色。我從這期望得到勇氣。願天主保佑那些促成我被任命的人，永遠沒有任何理由後悔。

費略利的暗示顯而易見，他回答道：

我衷心祝賀你，如果你不接受我的祝賀，就讓我祝賀拉文納。

拉文納一聽到這消息就歡欣鼓舞，因為帕爾馬教區副主教「輕柔溫和」的美譽，在他來到之前，早就傳到拉文納。馬菲蒙席介紹孔維鐸時說：「天主眷顧了自己的百姓，給他們派遣一位偉大的先知。」

至於瑪咖尼主教，他無法抑制，公開表達自己對這任命的感受。在帕維亞 (Pavia) 主持里博爾迪樞機 (Cardinal Agostino Riboldi) 的安葬彌撒時，利用機會發表講話。里博爾迪樞機是孔維鐸在拉文納的前任主教。以他慣常的口才，瑪咖尼主教宣報：

天使般的受造物被任命到拉文納接替里博爾迪樞機，他非常熟悉樞機的名聲，一向對他保持崇高的尊重和敬仰。我毫不懷疑，孔維鐸主教將跟隨前輩的腳步。我忠實的大臣和諮議已離我而去，我懇求他們讓他跟我在一起一直到我過世，但是我的渴望無法實現了，因為天主已另有決定。願我的眼淚和痛苦，蒙受天主悅納。

再見，我心愛的羊群

孔維鐸覺得沮喪。他的福傳計畫似乎永遠受到危及。新大樓莊嚴地興起，看起來很雄偉，但裡面空得可憐，很多學生當中只有少數留下，其他的人有的自動離開或有的被要求離開。他們當中有很多已轉移到教區修院。

創始人決定要求未來的學生，至少應該有一些意向或渴望，將來有一天成為一位福傳者。此外，他決定比較好招募年齡大一點的候選人。一九〇一年的假期，只有四位未來願意前往中國的修生，還有另外一兩位仍然留下來的學生。新學年開始時，從原有的小修道院，只有一名候選人有志成為福傳者，但也有一些來自教區修院的年輕學生。儘管如此，它仍然是一個小團體，也許那時，孔維鐸開始用他們經常聽到的，從他口裡說出的令人鼓舞的短語：「小小的羊群，不要怕！」

然而，現在孔維鐸不得不離開帕爾馬前往拉文納，他小小的羊群要怎麼辦呢？在寫給拉文納修院院長的信，他談到必須拋棄他的小家庭而感到悲傷，因為那是「他的快樂和冠冕。」他有義務「順從基督的代表」，他寫道：「不久後，我不得不懷著真心實意的痛苦離開它。」這就像是一個最終的分離，但由於教宗的意願，拉文納修院將取代他心中掛念的帕爾馬這個小團體。

他向鍾愛的沙勿略外方傳教修會小團體告別！它將來會變成什麼呢？天主的眷顧對它會有什麼計畫呢？孔維鐸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蒙召重演亞巴郎奉獻愛子的故事。在他痛苦的心靈，肯定他用聖詠的話，低語細聲地說：「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我不怕兇險……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暢。」他乞求他的朋友，曾作了四年副院長的佩萊格里神父 (Ormisda Pellegrini)，替代他領導修會，他準備永遠離開了。

一個荒涼的葡萄園

孔維鐸於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一日，在羅馬城外聖保祿大殿，由帕羅基亞樞機 (Lucido M. Parrocchi) 祝聖為主教。他也誓發貧窮、貞潔、服從和奉獻使命的聖願。之前，他沒有誓發貧窮，因為他認為只要他擁有家裡的財產，他不能誓發貧窮願，現在，他的錢已經花在建立新會院，他可以成為一位修道者。

就在同一天，新主教給拉文納教區，寫了他的第一封牧函：

自從我被任命為你們的總主教，我唯一關心的就是你們，我的心靈渴望見到你們，擁抱你們，為你的益處服務。我以朋友、兄弟和父親的心，來到你們當中。

這是一封充滿深情的信，幾乎如同一位父親寫給孩子的信，成功地以簡單而親切的風格，觸動人的心弦。然後是簡單的幾句話，他宣布新總主教的計畫：

我來做天主奧秘的授與者，向大家宣布天主的話語

他以極好的拉丁文，特別致函給司鐸們。

十二月，政府的許可證書到了。在得到批准之前，警方收集的資訊，有關孔維鐸包括他的性格，品德和文化，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證詞。

新總主教計畫在一九〇三年的主顯節前夕，進入拉文納。這是一個謹慎的安排，他在夜間，幾乎是踮著腳輕走，安靜地到達拉文納。波隆那的樞機 (Cardinal Svampa of Bologna) 曾建議孔維鐸以這種低調的方式進入拉文納，以避免任何反聖職示威。因此，孔維鐸沒有到拉文納火車站，而是在戈多 (Godo) 站下車，然後坐馬車往城鎮和主教府出發。

天主教行動組織的年輕人，一直在車站空等到最後一班火車，總主教還沒出現，他們就去主教府，沒看到主教他們感到失望。後來晚上十點十五分，總主教坐馬車抵達。年輕人聚集在他周圍，爆發一陣響亮的掌聲。總主教深受感動，說了他的第一句話：「我的餘生將屬於你們。」

拉文納是一個荒涼的葡萄園

共和黨半個世紀之久的反聖職者宣傳，已經深深地影響當地百姓的宗教生活。教堂被遺棄了，孩子們不再接受洗禮，婚禮在市政廳舉行，甚至亡者也沒有被帶到教堂。反聖職主義的哲學理念是尋找藉口，指責過去教宗的管理方式，現在應當為影響該區的所有社會問題負責。

孔維鐸深知這一點。在他第二次覲見教宗時，教宗對他說：「我知道你想去中國，那麼，拉文納是義大利的中國。」孔維鐸後來寫道：「這是邪惡猖獗的教區，播種太多的苦難。」然而，他並沒有因此心灰意冷，心中也沒有任何疑慮。因信仰的支持和信賴天主的恩典，他開始工作。他知道百姓很坦率真誠，甚至可能已經有點激進，但最終，他們擁有一種正直的本性。總之，如果人們已經遠離天主和教會，這不是因為他們是惡劣的，而是因為他們缺乏足夠的宗教教育。因此，有必要用一個嚴肅的宗教教育，回應反聖職和無神論的宣傳。

他們需要的只是認識基督和他美妙的教誨。關於那些沒有福氣相信的人們，他在第一封牧函寫道：

我懇求你以毫無偏見的心和正確的意圖，查考神聖的基督宗教，願你像通往大馬士革道路上的聖保祿一樣，改變你的想法，前來朝拜你現在所踐踏的。

聖潔樂觀的使徒！

新總主教認為，他的第一個任務是去了解他的人，然後傳授給他們救恩的教導。因此，他立刻開始到所有的堂區，進行牧靈訪問，拜訪那些在城裡的以及那些分散在農村的信友們。他有時會發現被遺棄的教堂和沮喪的神父。令他傷心的景象使他發出驚嘆：「哦，在這不幸的教區，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因為魔鬼播種了太多的惡劣的麥子！」

由於宗教教育是教區的基本需要，孔維鐸主教希望在每個堂區，組織一個講授教義的學校，為此，他動員天主教行動組織，請求他們的合作分擔這個重要的任務。總主教引介每月舉行的小避靜，並規勸他的神父們，培養更熱烈的靈修生活，更一致的言行，相稱於司鐸的尊嚴。絕大多數的神職人員受到總主教靈修的積極影響，但也有小部分的人表達公開反對和深度的敵意。新總主教立刻開始體驗到，他肩上背負的十字架的全部重擔。

衝突和疾病

孔維鐸主教確信，修院是培訓良好神職人員的地點，因此，他投入所有的精神關注修院的培育，宣稱修院是他眼中的瞳仁。他經常拜訪修院，修生們被他的善良、仁慈、靈修和他對他們的鍾愛深深感動。因此，有必要提供一位適合的培育導師。當新學年開始，總主教解僱兩名教師，

因為他們的行為對培育無益，他任命一名新教師，講授教會法和社會學。然而，新老師並沒有被神學院的工作同仁接納，因為他不能認同他們的想法。

總主教於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日召集會議，但講師們並沒有出席新學年開學會議。這是孔維鐸總主教非常憂傷的原因。主教座堂的議員薩爾蒂受委託，把講師們的信交給孔維鐸的任務。他被孔維鐸的悲痛觸動，立刻為同事們的態度道歉。總主教沒有讓步，甚至打算臨時停課和關閉修院，但大多數相關人士真誠道歉，啟發他原諒他們。

修院恢復平靜。然而，拉文納的神父們意識到，溫順的總主教也有嚴厲的手段，不比因剛毅而聞名的前任的里博爾迪樞機軟弱。前十八個月的緊張，激烈的活動，不利於健康的氣候，加上過度的工作量和寒冷，導致童年時已經折磨孔維鐸的呼吸系統疾病更加惡化。

一九〇四年的夏天，總主教精疲力竭，有嚴重的支氣管問題。七月二十三日夜晚到清晨，他屢次出血。醫生懷疑這可能是急進性的結核病，因為出血之前已經有一段長時間持續咳嗽，失眠，頻繁發高燒和持續疼痛。醫生注意到病況的嚴重性，命令孔維鐸要徹底休息，特別禁止他使勁說話，因為那會使他的病情惡化，並勸他搬到一個氣候更好的環境，恢復他的健康。

八月初，孔維鐸回到帕爾馬，在那裡他再次出血。幾天後，當他在格拉馬蒂卡 (Grammatica) 小山村，感到非常疲憊，憑他的良心，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還可以繼續管轄拉文納，這個非常苛求的教區。他知道自己的健康狀況很糟糕，對完全康復沒有抱太大的希望，因為他從小就有這些毛病了。真的，孔維鐸確信他的生命不長了，因此，他決定向教宗提出辭掉拉文納總主教的職務。

前一年，路易吉·甘巴拉醫生 (Dr. Luigi Gambarà) 也檢查過他的疾病。從孔維鐸在帕爾馬的時代，甘巴拉就是他的醫生。醫生宣稱，這是支氣管炎不是結核病；不過，他建議他的病人搬到別處，因為拉文納的海上氣候對他不利的，他勸孔維鐸到山上呼吸山間的空氣。多年以後，甘巴拉醫生向也是醫生的兒子告白，實際上孔維鐸總主教的肺上部分已經感染肺結核。他還表示，總主教已經完全恢復，這要歸功於帕爾馬亞平寧山脈的空氣。

辭去拉文納總主教職務

孔維鐸繼續又長又激烈的使徒工作，鑑於這事實，今日，我們似乎會認為，當時他對死亡的恐懼有些誇張。我們可能也無法知道，他的修會不穩定的局勢，是否也影響了他決定辭去拉文納總主教的職務。

烏雲籠罩他的小修會。從帕爾馬回到拉文納，馬菲主

教會隱約提到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孔維鐸總主教認為瑪咖尼主教已經開始對修會的未來表示懷疑，因為學生的數量有限，並已撤回他的支持。此外，孔維鐸或許把這些謠言與傳信部沒有回應他再三要求的事實連在一起。他要求傳信部同意把他的四名年輕福傳者，委託給一個在中國或其他地方福傳的修會。

事實上，傳信部接觸的修會沒有一個會同意，接受其他修會的福傳者。

孔維鐸的心境原本已被他的教區的問題傷害，在那種狀態下，可能於一九〇三年，給傳信部的樞機寫了一封悲傷的信：

我是根據聖部的批准和鼓勵創辦這修會，我總是把聖部視為天主的聲音，如果現在，因某些我不能問的理由，我卑微的工作不再受到信任，我只能因此放棄它，自我安慰地想，至少天主會記住我的好意。

當孔維鐸從拉文納辭職時，這個與傳信部的誤解早已經被澄清了。中國河南的宗座使徒代表 Volonteri 主教，已經接受了孔維鐸派遣的四位福傳者：賈師誼、卜懋德、尚德里和彭伯炎，他們在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八號離開前往中國。在長長的名單上，他們是第一批前往中國的福傳者，後來我們還會談到他們其中幾位。

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因為修會仍然需要創始人的關心，至少在某些方面，這影響孔維鐸辭職的決定；但真正的理由是因為他諮詢過醫生，診斷他內出血，因而感到震驚而決定辭職，不過這理由也不是很可靠。甚至於他對於自己會早死的想法，也不構成辭職的理由。他的決定完全是因為過度疲憊，導致他相信自己沒有足夠的能量，有效地去管理一個大教區。

從八月底，孔維鐸一直和梵蒂岡國務卿德爾·瓦利 (Merry del Val) 通信，不斷地交流：他描述了自己嚴重的健康問題，並表示辭職的意向，樞機主教回答表示教宗感到困惑，並提出替代計畫；但他認為病情嚴重，拒絕教宗的建議，給他另一位助手取代馬菲主教。這時，馬菲主教已被轉移比薩 (Pisa)，這不是基於教區的利益而作的妥協。

出於這個原因，孔維鐸寫信給費略利樞機主教，在這非常重要的事務，尋求他的支持。他說：

這不是一個毫無根據的恐懼，導致我做出慎重的決定。我渴望天主更大的光榮，同時，我確信我的辭職，肯定會為許多靈魂帶來更大的利益。拉文納需要一位活躍，充滿活力的主教，我覺得我的體力無法勝任這重大任務的要求。就我而言，我只要求準許，讓我回到我的外方傳教修會隱居，在那裡用我的餘生，培育

人數不多，但渴望成為福傳者和奉獻生命的年輕人。
這是我在這世界上僅有的願望（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一日）。

九月十六日，費略利樞機回信告知孔維鐸，他已經與教宗討論過關於他的請求和健康，儘管教宗不情願，但同意他的請求。終於，德爾慎·瓦利樞機於一九〇四年十月六日，通知孔維鐸，教宗以非常悲痛的心，已準備好接受「你因健康問題，被迫辭職的決定。」

孔維鐸主教不再是拉文納的總主教，他寫信費略利樞機主教，感謝他說：「他向教宗求情順利有效」他又補充說：

兩年前，我服從基督的代表，開始背負的巨大十字架，現在它已被卸下，我感到釋懷重生了。在人事上，我認出天主的旨意，我不後悔採取這令人遺憾的一步。為了共同利益，必須除開私人利益，出於責任感，我欣然接受事實。（一九〇四年九月十八日）

為了對教宗的反應消除疑慮，孔維鐸主教寫了辭職公函。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二日梵蒂岡國務卿回應說，教宗已接受他的辭呈，並再次強調教宗庇護十世深感悲痛，因為重要的拉文納教區無法享受你的勤政。

孔維鐸總主教的辭職立即傳達到主教座堂的團體和整個教區（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二日）。這個消息讓所有人感到

非常難過。

「只有天主知道我用了多麼大的決心做了這決定。」

他寫信給到大都市集會的神父們。他寫道：

*敬愛的神父們和教區親愛的信友們，在未來的判官，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腳前，我深思考慮一切之後，
我認為公共利益必須優於我個人的利益，因此我做了
很痛苦的決定，向教宗呈上我的辭呈，我只期望有一
位能幹的主教，繼承我的職位，完成因為我的病情，
我做不到的事。*

當他離開拉文納時，最讓他痛苦的是向修生們告別。十月十七日，孔維鐸召集他們到他們所住的度假村小聖堂。他搖搖晃晃進入教堂，在已經為他準備好的跪凳跪下。他祈禱後站起來說話，但他的告別辭很短，因為修生們開始哭泣，孔維鐸感動地無法繼續。

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避免民眾示威，總主教搭火車離開拉文納。他到亞西西做了一周的避靜，在虔誠寂靜中，於十月二十四日從那裡寫信給在帕爾馬的佩萊格里神父 (Ormisda Pellegrini)。

*從星期六我一直在亞西西，沉浸在聖方濟充滿詩意和
甜蜜的氣息。現在，我已卸下總主教的擔負，我覺得*

自己重生了，如同獲得新生命一樣。

十月二十九日，他回到了在帕爾馬自己的會院。從此結束拉文納，一個古老有名望的教區主教職務。後來他的繼任主教，在短時間內被提升為樞機主教。孔維鐸在拉文納住了二十二個月，那期間他極度辛勤地工作，是身心經歷很多磨難的時刻。

天主眷顧的間歇時段

(1904-1907)

宗座署理

孔維鐸拋開主教的服飾，再次穿上教區神父簡單的黑長袍，他打算與會士們度過最後的歲月，他曾經從亞西西寫給修會院長：

我把所有的心思和情感都奉獻給我們的修會，我希望在那裡度完有些艱辛的餘年。

此時此刻，他在世上唯一的願望就是培育自己的福傳者。過去遺留下來的只是總主教的稱號，現在這職稱已被轉換為已經不存在，有名無實的小亞細亞古鎮斯塔羅波力 (Stauropoli) 主教職稱。這古鎮名字的原意是「十字架小鎮」。偶爾，孔維鐸會面帶微笑，嘲弄這個稱號說：十字架不打算放過他！

的確，在拉文納重壓著他的十字架，持續八個多月仍然是他一生最痛苦的部分。教宗任命他為拉文納教區宗座署理，因此孔維鐸從帕爾馬，藉著他的副主教路易吉·馬瑞利 (Mgr. Luigi Marelli)，繼續管轄拉文納。

問題還繼續存在，事實上，主教座堂議員薩提 (Paolo

Sarti) 去世之後，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在對立派的追求名位者之間，引起主教繼承人的相互競爭。為了避免任何隱藏的陰謀，孔維鐸必須具體訓誡他們的干涉與阻撓。孔維鐸在拉文納的繼任人，莫爾甘蒂主教 (Bishop Pasquale Morganti) 終於被任命，在新主教於一九〇五年七月二日就職之前，他給拉文納教區寫了最後告別書。

福傳者培育導師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孔維鐸總主教寫了一封信，給被派遣前往中國福傳小團體的負責人賈師誼神父。孔維鐸告知賈師誼神父，他已辭掉總主教職務，如果他在自己創立的修會沒有甚麼可以照管的，他就選擇留在拉文納，等待在短期內可能會來臨的死亡。

這表達方式可能給人一個印象，他對修會的關心是辭職的背後理由。其實，我們知道，還有更嚴重的問題促使他辭職，譬如說總教區的幸福安樂，是導致他決定的重要原因，他擔心的不是他早逝的可能性，而是久病的幽靈，讓他無法執行總主教的職責。

在這時機，他請求遙遠的會士們感謝主，允許他：

*回到我心愛的會院，在那裡我曾度過最美好的日子，
我希望在那裡度過我的餘年，為基督的王國準備使*

徒們。這絕對是與主教身分相容的職務（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免去了宗座署理的職務和憂慮，孔維鐸主教就全力獻身於培育有志福傳的人。

在他的修會，有一群十七位年輕人在等著他。當時，前四位福傳者已經被派遣到中國一年左右，另外兩位準備離開。他們是升龍高 (Fr. Leonardo Armelloni) 神父和柏長青執事 (Deacon Eugenio Pelerzi)。十五名學生當中，有一些已經學讀神學。教師團包括一些帕爾馬的神父和三名平信徒，他們合作在家裡教課，平信徒教導農業，法語和英語等課程。

孔維鐸主教下定決心培育聖潔的使徒。他與他們住在一起，就如耶穌和自己的弟子所做的一樣。他夢想他們會成為熱心的福傳者，如同修會的主保和典範聖方濟·沙勿略一般。因此，在安靜的修院裡，孔維鐸的身體越來越強壯，他用很長的時間祈禱和默想，祈求天主啟迪他關於修會的基本原則，寫下引導會士們生活的會憲。

像耶穌一樣，他以身作則，度一個心神收斂與天主共融的生活。通常，當其他人休息睡覺時，孔維鐸還會留在聖體龕前祈禱。他過一般的生活，如同修會最年輕的望會生一樣，遵守所有的規範，沒有尋求任何特權。每天，他

召集學生們到教堂或一間屋裡，給予他們祈禱收斂心神的時間，並指導他們如何過使徒的生活。他自己則按照每日的活動或禮儀行事生活。

一個月後，另一位望會生於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加入這個小團體，他是從艾米利亞 (Reggio Emilia) 來的鳳來儀 (Pietro Uccelli) 神父，他已經有積極的牧職經驗。孔維鐸主教決定他與升龍高神父，和一旦被祝聖為神父的柏長青執事，立即派遣到使命區。

抵達修院短短的幾天，鳳來儀神父很得意地寫信給恩人，告知他自己的目標。他等了六個月之後，夢想才實現，這是因為他的主教不想失去一位寶貴又有經驗的神父，減小修院的陣容。

鳳來儀神父告訴他的恩人，他覺得與一群優秀，有聖德又會唱歌祈禱和繪畫的青年人一起生活，有一種說不出的平安。尤其是在修會創始人的陪伴下，簡直就是經歷天堂幸福的時刻生活。

如果藉著我們所愛和崇敬的人，在世上能找到幸福，誰能用言語表達我們在天堂，在天主、聖母瑪利亞和聖人陪伴下，所體驗到的喜悅？

後來他又補充說：「孔維鐸總主教是真正的聖人，他是另一個聖鮑思高。」

然後，他談到總主教邀請年輕的福傳者，每週至少一次到他的房間，啟發他們培養真正的信心。他與他們談有關聖潔的事情。有一天，他給了鳳來儀一個「每一位想要成為福傳者，在言行上必須遵守」的規則，隨後，他從被天堂之愛燃燒著的心，補充了一些話。鳳來儀神父結束說：「他是一位真正的聖人」。

鳳來儀神父還談到了他的同伴，其中兩人升龍高和柏長青，將同他一起於一九〇六年一月前往中國。還有於一八九六年，就加入修會的年輕男子艾神父 (Vincenzo Dagnino)，三年後，鳳來儀神父在中國歡迎他，但很不幸，他因天花很早就過世。另外，納塔萊神父 (Corrado Di Natale)，在到達福傳區短短的四十天又幾個小時候後，因為高燒去世。

另外一位是艾神父的兄弟達格尼諾，大約一個月前加入修會，多年後，當文煥有 (Amatore Dagnino) 被選為總會長，鳳來儀神父是他的委員之一。隨後，鮑神父 (Disma Guareschi) 到中國加入鳳來儀神父的團隊。鳳來儀神父在他得了漫長而神祕的疾病期間，耐心地幫助他。另外三位學生暫願屆滿後，離開了修會。這就是孔維鐸需要培訓的一小群福傳者，他們將以天國之名工作，他提醒他們，將來有十字架和殉難等待著他們。

我們確信鳳來儀神父把聖潔的會祖所教導的記在心裡。的確，他在中國經過多年的傳教工作，以及在維琴察 (Vicenza) 神學院，不斷地做培育工作與服務，當他死時，已經顯示崇高和聖潔的跡象，封聖他的過程已經在維琴察開始進行。

理想的福傳者

修會會祖制定了培育的指導原則，後來他把所有的原則總結在會憲內，以及會憲之前感人的遺囑裡。後來，沙勿略傳教修會把遺囑另外給標題，視它為會祖的精神遺產和會憲的摘要，是永遠引導他們的準則。下面是從該文件中摘錄的一些段落：

孔維鐸的首要目的是給他的會士們，一個非常高尚的使徒聖召理念：

沒有比我們蒙受的聖召更偉大或更高尚的，因為它吸引我們接近基督，我們的信仰創始人和圓滿的完成者。這聖召也吸引我們跟隨宗徒們，他們拋棄一切，發誓完全毫無保留地跟隨基督。他們是我們的使徒生命中最好的典範。天主再也不能比給予我們聖召，更善待我們了！

孔維鐸主教不斷地強調，他謙卑的修會，獨一無二的

目標，並告誡他的福傳者，如果不能趨向於實現修會的目標，視它為輔助，那麼就要考慮其他任何職業了。

修會的成員要時刻牢記，他們的聖召，其目標是在異教徒之間傳播天國。他們必須奉獻自己最好的那一部分，完成這最崇高的使命，忠實地確信再也沒有其他活動，能夠比這更有利益和更值得稱讚。

福傳者的獨特之處應該是他的熱情：熱情是對天主之愛的表現，福傳者應有耐心、仁慈和機警，他不該尋求自己的利益，而是基督的榮耀：他忍受一切，相信一切，盼望一切，克服一切，本著這種精神堅持到底，直到生命的終結。

的確，福傳者必須為異教徒的皈依，把自己視為「心甘情願的犧牲者」，因此必須準備好做任何犧牲，從犧牲他所有最珍貴的開始，一直到他被派遣到使命區，他需要準備一切，藉著院長的指示，完成天主所顯示的旨意。服從是有效果的使徒生活絕對必要的條件，福傳者必須藉著服從鍛鍊他的熱情。

因此，福傳者一旦到了使命區，必須「把自己完全放在那位以基督代表之名和權威，管轄使命區的主教手裡，所以福傳者必須公開宣誓尊敬和服從主教，

要牢記在心，獨立進行使徒職務，或者更糟糕的是，

反對那些已經被天主委任，代表和繼續祂的工作者的願望，是不會結果實。

信德必須是整個使徒生活的基礎。如果這個活潑的信德是義人的生命基礎（聖經說「義人靠信德而生活」），對於神父和福傳者更是如此。這信德必須塑造福傳者的思想、意向、情操、言辭和行為，以這樣的方式，信德才能變成自己的行為基準，使他能不斷地見到天主的內在之光，在一切萬物尋求和愛天主，加強他到各處傳播天國的願望。

為了確保這信德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生命，我們的眼睛必須凝視一個具體的人與神，祂選擇親自改造我們的人性，派遣祂的獨子來到世界上，在人性各方面與我們相似，只是沒有罪過。「我們親眼看見過，瞻仰過，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若望一書 1:1）。孔維鐸向他的福傳者推薦的，正是這位降生的天主耶穌基督，祂是天主之子降生為人，無形可見的天主的形象，肯定祂是一位被愛、受敬仰和值得跟隨的人。

因信德而生活，意思是我們的眼睛要凝視基督，在任何時候去感受祂與我們很近：在祈禱時，在我們的各種活動，在喜樂和苦難，痛苦和誘惑時。當我們為了使徒服務而接近人時，必須感覺到祂離我們很近。我們必須經常從祂的生命和典範得到啟發，因此讓我們的行為永遠反映出

居住在我們內的基督。總而言之，福傳者必須

繼續不斷讓基督在他們的眼前，視祂為所有人無與倫比的聖潔典範，尤其是為福傳的使徒們。初學生的思想，情感和行動，都要遵照這神聖的榜樣，就如宗徒所勸告的，要讓別人從他們自己的思言行為看到基督。

為了做到這一點，福傳者的虔敬和內在生活，必須透過他的每一個行為，照耀顯示出來。那些觀察他的人必須在他身上認出天主：他必須是一位與耶穌基督一起思考、辨別、愛、受苦與工作，在祂內生活並為祂生活的人。這就是孔維鐸向他的福傳者提出的理想典範。

福音勸諭

在這與基督親密合一的願景之下，修會誓願是與基督神聖的結合，促使福傳者與神聖的服務更深地聯繫起來，從邪惡，世俗和肉體中，釋放他們的心和靈魂。孔維鐸主教看到了使徒生活與修會生活密不可分的事實，就是說，這兩者都是完全和絕對的自我給予。因此，他向福傳者形容它的美妙：「結合使徒生活與修會生活，它就是根據福音，最合理的完美的生活。」

他指導學生關於死亡和生命，修會的正确觀點：從世

間的一切事物超脫，只為天主而活。他提到聖安瑟莫 (St. Anselm) 的話：「一位沒有誓願而奉獻工作的人，就如奉獻一顆樹的果實；一位發了誓願而奉獻工作的人，就如同把整顆樹和它的果實完全都奉獻了。」孔維鐸深信修會生活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他從不接受任何妥協：他的修會將是一個福傳修會，否則就不會存在。

在神貧方面，孔維鐸說：

基督對那些渴望完美和更加緊密跟隨祂的人，第一個要求的犧牲就是神貧的生活。祂希望毫無質疑地管轄我們的心。因此，祂要求我們在感情上，有效地從所有世俗的一切超然解脫，不要依戀它們。一個富裕的神貧，一種什麼都不缺的舒適生活，絕不是天主所喜愛的，亦很難和宗徒們及擁有宗徒使命者的神貧相提並論。

關於貞潔，他說：

貞節必定是使徒最顯著的美德，這會讓他如同天使，更令天主滿意，同時，會贏得那些派遣他去宣布好消息，領受喜訊者更深刻的尊敬。

這也許不是後來梵二表達的貞潔思想。梵二的貞潔思想是：自我完全的給予，預演天上幸福境界的神秘結合，肯定它是福音內「心靈純潔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

見天主」所表達的，一個隱晦的參考。

在服從方面，孔維鐸把它視為犧牲自由。自由是天主賦予人類最珍貴的禮物。誓發服從願之後，福傳者必須看待自己如同長上手中，實現榮耀天主和拯救他人的工具。修會的生活，實力和成功取決於服從。服從使福傳者成為一個有序而結實的軍隊，在基督的代表指揮下運作。如果服從削弱了，修會很快就會陷入混亂和毀滅。

如果修會的支柱是服從，會祖也提到基督信仰的本質是愛。他再次強調，對天主的愛首先是以基督為中心，特別是藉著祂在聖體聖事的臨在，祂成為每位福傳者的思想和情感的中心；對天主的愛能夠加強福傳熱誠，和激發他們表現最高尚品德的行為，帶給他們真誠的渴求，希望藉著殉道為這愛做見證。在孔維鐸與會士們的談話，一直重複這主題。

愛天主的同時，孔維鐸的福傳者必須培養正確的自愛和兄弟之間熱切的愛：

特別是對那些同一修會家庭的成員，分享我們的生活，理想、奮鬥、功績、方向和所有一切，準備自己有一天我們在天上將分享同一的賞報。

對生病的弟兄，必須以特殊的方式照顧他們，表現出兄弟般的友愛，為他們提供最周到和深情的關懷，長上必

須盡一切努力，確保他們什麼都不缺，即使需要很大的開支和犧牲。

對於這個主題的重要性，會祖經常發表長篇講話，但我們只摘錄他勸誡兄弟和諧友愛合一的話語：

讓每一位會士細心保護這個神聖合一的團結力量，避免可能削弱它的任何因素。一切都應慷慨地奉獻在友愛與和諧的祭壇上，這會使任何修會的團體生活強健和成功發展。

會祖的遺囑

在此，我們不考慮孔維鐸給會士們有關未來使命的教導，以及他給學生的各種規勸，我們只提到，他希望他的福傳者，盡可能有個「寬廣的文化，而不是瑣細小事」，這需要有個學習和工作計畫，對每一個福傳者都有用，能夠幫助進步的方法保持開放的態度。

他建議會士們默想聖保祿的一段話：「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稱譽：這一切你們都該思念。」（斐理伯書 4:8）

去思考更廣泛的計畫確實不容易，我們就詳細論述他呈現會憲時，所寫的那封信。會憲在一九二一年由教會權

威當局通過。我們之前也提過這被歸類為會祖遺囑的文件。

孔維鐸在結論中，關於他的福傳者，表達他最私密的願望。

結束這反省時，讓我以個人的心願表達和總結我以上所說的，修會現在和未來成員顯著的特點，是以下幾個要素構成的結果：活潑的信德與精神，這精神使我們看到天主，尋求祂，在萬事萬物中去愛祂，增強我們在各處傳揚天國的願望；以敏捷的精神準備好在任何事物，有服從的意願，無論代價多麼高，為了得到天主應許那些服從者的勝利。強烈地愛我們修會這大家庭的精神，我們必須視修會為母親；對我們修會所有成員有強烈的愛德。這就是我的願望，如同父親給的最後遺囑，我請你們接受它。我把這個願望委託給耶穌聖心，祈求耶穌，因祂助佑得恩典，完成實現它。雖然我們可能是最後一小時的工人，如果我們盡最大努力實現這一目標，對於啟迪基督的奧體，我們會有些微薄的貢獻，我們將會與第一個小時開始工作的員工，收到同樣的賞報。

遺囑的最後幾句話也值得記住：

現在，我感覺到基督全部圓滿的愛，比任何親情的愛情更優越，我清楚地看到，使我們修會家庭團結的偉

大原因，我熱烈擁抱現在和未來修會的成員，好像他們已經在我們的修會內。我雖然不配，我求主賜給每一位使徒的精神和堅持到底的恩寵。

帕爾馬主教

(1907-1908)

教宗的信

修院圍牆內的生活很平靜，孔維鐸總主教的健康，比過去曾經想過的任何可能性都要好的多。他在同事佩萊格里神父 (Ormisda Pellegrini) 的家鄉格拉馬蒂卡 (Grammatica) 生活很長一段時間，這對他的健康有益，在那裏他呼吸山上的空氣，沒有任何緊迫的任務，讓他有機會充分休息。除了祈禱和偶而主持堅振聖事儀式，他利用時間研究修會生活的各種規範，制定他創立的修會會憲，他希望盡快寫完會憲，這樣他可以請求羅馬明確准許他的修會成立。

孔維鐸總主教向羅馬呈交他的文件，然後焦急地等待答覆。新會憲繼續採用一八九八年早期的條例，但增加了法律規範，以及孔維鐸從其他修會會憲得到的啟示。不過，靈修內涵和靈感是他自己的。

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三日，另外三位福傳者啟程前往中國，在那裡工作了兩年的第一批人數因而增加。

在一九〇六年三月四日，等待已久渴望批准的法令終於來了，孔維鐸的小修會被列入屬於羅馬教廷管轄的團體

之一，其實，在會憲獲准之前，羅馬就已經管轄修會事務。此後，修會不再屬於教區管轄，成員能夠以修會團體成員身分被祝聖為司鐸。我們認為新修會成員人數很少，但是傳信部批准新修會成立，這的確令我們有些驚訝。那一定是孔維鐸激發了傳信部的信任，祝福新的福傳冒險事業。

此外，宗座代表安西滿 (Volonteri) 主教，曾向傳信部報告，熱烈讚揚的孔維鐸在中國的福傳者，因此，該法令之後，傳信部正式承認修會的使徒活動。在中國的一小群七位福傳者，最年長的只有三十二歲，但已被委託管轄幅員遼闊，超過一萬九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有七到八百萬人口。新的使命已經脫離了宗座外方傳教修會福傳者的領土，在河南西部地區服務。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歲的賈師誼神父，被任命為新使命的宗座監牧。

孔維鐸主教歡欣鼓舞。聖召也逐漸在增加，儘管速度緩慢，但情況看起來似乎有個光明的未來。

夏季期間，孔維鐸到特蘭托省區 (Trento region)，或在帕爾馬亞平寧地區休息，在那裡他可以呼吸山間的空氣。他的健康狀況有所改善，但不能說他已經完全痊癒。事實上，他已經開始受某種風濕病的折磨，這病讓他非常痛苦。為此，他需要威尼托 (Veneto) 省區維琴察 (Vicenza) 鎮附近雷科阿羅 (Recoaro) 的溫泉水，幫助他減輕痛苦。

然而，他平靜的心突然被干擾了。當他的心剛完全集中於修會的未來，就收到教宗庇護十世，於一九〇七年九月十六日寫的一封信，信件以這句話開始：「我們兩個想請你做一件善事。」

教宗以他自己的名義，並代表帕爾馬的主教，要求孔維鐸接受教區助理的職務，並有繼承瑪咖尼主教的權力。教宗庇護十世沒有以良十三世崇高的職權（要及時服從基督的代表）對孔維鐸說話，而是以父親溫柔善良的方式說：「我需要孔維鐸主教回答我：我準備好了，派遣我吧！我記得你一向敬愛瑪咖尼主教。」教宗繼續說：「我毫不懷疑你會心甘情願地執行此善舉：我把它當作是為我做的慈善行為。」

天主似乎與孔維鐸玩捉迷藏遊戲！之前，祂曾啟示他創立一個修會（毫無疑問，這是天主的啟示），然後，在一個非常微妙的時刻，把他帶走（他被任命為拉文納總主教）。之後，靠天主的眷顧，藉著意外的痛苦事件，孔維鐸幾乎走到死亡之門，然而天主把他帶回到自己的修會。事件的發生，似乎就是為了把他帶回到迫切需要他的修會。現在他再次被要求放棄他的福傳的大志。

此外，孔維鐸的任命會讓他處於尷尬的局面：他將無法獻身照顧修會的成長和發展，因為如果他如此做了，會

給人一個印象，好像他比較喜歡自己的修會勝於教區的其他工作。孔維鐸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毫不猶豫地向教宗表達。

不過，孔維鐸疑慮是否接受教宗的邀請，還有另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畏懼將來會遇到的困難，使我害怕接受你聖潔的建議；而是因為我有個很嚴肅的秘密，我的良心指使我，如果不向你告白，我的良心會有個負擔。

在這一點上，孔維鐸感到難過，因為他必須「以似乎不尊敬的方式，談我的主教，這位我仍然敬愛並視為父親的男子。」他向有權知道一切的教宗，把教區的狀況，和主教的管轄教區的風格，向教宗解釋他的觀點。他認為主教的管轄方式，導致教區處於一個非常可悲的情況。他無法認同主教的管轄教區的方式。

我被任命為瑪咖尼主教的教區助理主教，不但無助於改善當前的局勢，而且我會被迫成為新的嚴重問題的旁觀者，無法為教區解決這些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在教區的心目中，我自己會成為同謀共犯者。

瑪咖尼主教所喜愛的溫柔副主教，他「尊敬的愛子」不贊同他高高在上的管理風格，在孔維鐸的笑容背後，他把苦惱和精神痛苦隱藏了七年之久。

除了談未來的前景，當孔維鐸告訴庇護十世，他無形地掀開覆蓋了過去的面紗：

聖父，我不會隱瞞你，去幫助一位管理方式完全違背我的觀點和情操的人，這將會不斷地困擾我。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儘管我盡了所有的努力，主教也不會改變主意。

儘管瑪咖尼主教有聰明的智力，文化修養和熱情，嚴肅和專制的他，已經趕走了好幾位與他有深厚關係的神父。孔維鐸主教在瑪咖尼主教突然死亡之後，發表講話時強調瑪咖尼主教的人品特質，他表揚「高貴和聰穎的高尚心靈」，當他的體力下降時，也從未喪失他的活力，甚至好像每一天都變得更年輕。

在主教的葬禮中，從他所說的話很明顯地知道，除了管理方法有差異，孔維鐸主教還是非常尊重和欽佩瑪咖尼主教。

儘管如此，孔維鐸答覆教宗的信結尾，用充滿敬意和隨時待命的話語：

我已經滿足了深切的需要，現在，我向您教宗陛下表明，我以同樣的坦率和真誠，把自己交託在您的手裡，不論我可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您要我做什麼，就按您的意願做吧。

庇護十世肯定賞識孔維鐸的坦率和真誠，正如他肯定並且已經清楚知道，他要求孔維鐸做出的犧牲是甚麼。儘管如此，溫和的教宗認為這是該做的正確事務，他於九月二十四日給孔維鐸發出任命的法令。

義大利教會的局勢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上述事件三個月之後，帕爾馬強壯但已年老的主教於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突然去世。孔維鐸自動繼承擔任帕爾馬主教。

帕爾馬教區「悲傷的狀況」，並不只是瑪咖尼主教管理方法導致的結果，實際上，大部分的原因是由於義大利本身的局勢。那世紀的早期，自由黨聯合共濟會所組成的政府以及社會改革主義唯物論的敵對行為，引發的反宗教與反聖職宣傳，現在得到苦澀的報應。一八九八年，世紀結束前幾年，天主教人士，委員會和協會被虛假的動機強行封閉，說他們是顛覆集團。天主教報紙不准發行，有些記者被逮捕，其中一位是《米蘭天主教觀察報》主任亞伯特里奧 (Albertario) 神父。政府在這個荒謬不公義的活動中扮演重大的角色。

一九〇七年，孔維鐸成為帕爾馬的主教的那年，充斥著反教會和機構的浪潮，這也許是回應政府曾支持選舉一些天主教政治家進入國會，和給予一些樞機主教軍事葬禮

的舉動。共濟會以誹謗反應，新聞界特意被安排反對教會，大標題出版反對教會機構的頭條新聞，還有通常以無罪判決的審判消息。當然，這樣的新聞在報紙的內頁更是被大肆發揮地更多。

各種報紙 (Avanti; Il Secolo and Il Lavoro) 是卑鄙誹謗活動的前衛，更不用提在汙泥中攪和的諷刺雜誌《驢子》(L'Asino)。《上週報》(Avanti) 宣稱，「抑制微生物(神職人員)和促使他們興旺的政治堆肥是必要的。」暴力侵犯教堂，修道院和教會人士的事件，在各處不斷地發生。

《帕爾馬日報》提供客觀的見解：反聖職者的氣氛破壞了公德心，煽動人民，導致過度暴力。該報表示，希望誹謗者會受到審判，讓人們有機會明白他們如何被欺騙了。

一位名叫埃托雷·法拉利 (Ettore Ferrari) 的共濟會大師，否認他們推動反聖職運動，但他一直主張青年人離開修會和教會創辦的學校，他建立了世俗學校代替教會的教育。他寧願有更多不識字的人，也不願給神職人員在公立學校合作的機會！

孔維鐸主教寫信給在中國的賈師誼神父說：他相信「類似如此殘暴和激烈的反聖職運動，長久以來，是我們沒看過的。」因此，這也導致教會內福傳教聖召數量減少，他總結說：「願主賜義大利更美好的日子！」

彷彿義大利教會的災難還不夠，教會內興起了現代主義運動，其目的是改革教會，但使用的方法並不總是忠於教會的訓導。這些思想與激烈的反聖職獨身運動，說服了許多神職人員，尤其是年輕的一群。儘管教宗庇護十世在一九〇七年九月發布著名的《牧放主羊》通諭，弊害繼續蔓延。正如後來我們將看到，帕爾馬的新主教也不得不與「頗具破壞性影響的現代主義」抗爭。

第一封牧函

雖然孔維鐸主教曾做過拉文納的主教，並且帕爾馬的民事和警察當局，呈送政府部門極好的推薦信，儘管如此，孔維鐸還是需要等待許可證書，沒有這個法令他不能執行任何公務，他因此而受苦。他親自寫信給主管部長，要求他們迅速採取行動，二月底該法令終於來到。

幾天後，一九〇八年三月四日，孔維鐸主教向帕爾馬教區發布他的第一封牧函。

在牧函的開端，他表明「儘管自己不配」，羅馬教宗明確任命他並希望他接受這個職位。慣於順從的他不得不低頭，甘心承行教宗的旨意。儘管如此，他深知蒙召接受這很高的職位，宣稱自己是「天主的代表」、「宗徒的接班人」和「持續基督在世的工程」，因為主教的這些權力是經由聖秩聖事，直接來自基督。他認為自己是他的子民

的牧者、導師和嚮導。

然後他溫柔親切地向慷慨的帕爾馬人說話。他感到榮幸自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在主內，從他卑微的心能夠感受到，他以所有的情感去愛他們。他覺得自己已經成為教友們的「慈父」，他願意為他們生活和奉獻生命。

我已經向我的主完全犧牲奉獻整個的自我，我內心的平安，自由和力量，我所有的一切，如果需要，甚至於我的生命，因為你們的靈魂和救贖你們的聖血一樣寶貴，我一定要珍惜你們就如我珍惜自己的靈魂一樣。這是因為我擁有的圓滿祭司職位，無非是基督自己。聖保祿在厄弗所書，以最美麗，最優雅的方式所描述的：就如基督愛了我們，且為我們把自己交出，獻於天主作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厄 5:2）。因此，如果我希望不辜負基督，為了弟兄姊妹的益處，我必須把自己當作祭品，我知道自己蒙召是為了忍受磨難、失眠、勤奮和困苦。願主賜我恩典，從不抱怨我的生活情況，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它很崇高，使我更接近耶穌基督本人，永恆的司祭和我們的靈魂的主教。

然後，他概述他的計畫：

我來到你們中間，不是命令，而是服務、祈禱，懇求並告誡。如果我必須反對錯誤和罪惡，我不會對犯錯

者懷著怨恨去執行，我可能不會同意一些人，但我絕對不會是他們的敵人。

總之，孔維鐸介紹自己是一位尋求孩子利益的好父親，就像好牧人尋找迷失的羊，不懲罰，而是把它們帶回到羊群。他將努力為基督的利益服務，顯揚天主的奧秘，傳揚天主教偉大不朽的原則，保護和滋養信友們的信德。

隨後，他宣布：「我的教誨純粹從聖經而來，教會的教導和教宗的訓導。」孔維鐸忠於這個計畫。每天，他從神聖的聖經滋養他的信仰，以尊崇和愛德，如同兒子對待父親一般聽從教宗。他盡速安排與他的信徒們到羅馬朝聖，向基督的代表表示敬意。

牧函繼續：

我們必須在基督內更新所有一切，（聖保祿的話也是教宗庇護十世的座右銘），把現世的邪惡曾經試圖從祂身上奪走的一切，適宜地歸還給祂，我們必須努力以祂的愛，典範和戒律，確保基督再次統御我們的律法，學校，工作場合和生活領域，在富人的屋裡和窮人的茅舍中，更新、提升和聖化所有一切。

他在社會鬥爭緊張的氣氛談起貧富懸殊，這可不是偶然的巧合：孔維鐸維護基督宗教的社會願景，在其內「窮人與富人握手言和，達成友好協議，恢復社會的平衡與和

諧。」

主教的話表達了福音神聖的理想世界。不幸的是，在一九零八年同一年，帕爾馬爆發激烈的社會鬥爭，最終導致罷工，在整個義大利成為一個話題。

話題轉移到政治局勢，有些人也許希望孔維鐸立即表達立場，同意哪一方：在未來，他經常強烈地被要求表達立場。不過，不管他們的政治信念是甚麼，他覺得自己是所有人的父親！

我的政治立場將永遠是福音這一邊；我的黨派是面向基督，以祂為首腦，昂著頭和清晰的話語，為祂的權利和情理奮鬥。我的行政計畫將是宗徒的計畫，這應該也是所有天主教主教，宗徒合法繼承人的計畫。我將努力實現我放在我的主教牧徽上的話：一切在基督內，基督在一切之內。這是以崇高的方式總結了主教的使命，使耶穌和他的工作為人所知和喜愛，否則，人類社會將陷入深淵，回到物質和道德悲慘的痛苦，祂曾以無限的愛，從這深淵解放人類。

這封信給帕爾馬的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三月二十五日，孔維鐸正式進入教區，主教座堂擠滿了人，很多人進不去。當他離開大教堂回到寓所，有很多人想要見他，撫摸他，接受他的祝福，他花了很長時間才穿過整個廣場。他以溫

和的笑容回應人群，他典型的仁慈形象征服了人們的心。

隨後，他去拜訪該鎮的民事當局，然後以充沛的精力開始他的工作。

社會鬥爭和教會動盪

(1908-1912)

大罷工

孔維鐸被任命後幾個月，面對的第一個嚴重問題，是影響帕爾馬省兩個月的農業大罷工。在那個年代，帕爾馬省的農民生活條件真的很悲慘。他們每天的食糧是傳統的義式玉米餅，其他大多數食品稀少，人民只能喝水，對於那些能夠負擔得起的人，可以在酒館買葡萄酒。湯和麵包非常罕見，花費需要相當於兩小時的工作新資，但它幾乎是不能食用的。得糙皮病（皮膚疾病）的人口很普遍，這是缺乏維生素導致的病症，會在體內引起嚴重惡化，影響神經系統，甚至導致死亡。因此，艱苦的生活令農場工人相當不滿，他們想要更好的生活條件，這是正常合理的要求。當時的社會主義鼓吹階級鬥爭，指責富人的利己主義，導致那些一無所有的人更貧困。本來是工人合法要求的機會，結果惹起了對雇主的仇恨，一瞬間開始多年的暴力衝突。

在一九〇七年五月，由於社會主義者和工會的施壓，雇主和工人之間簽署農業協定，改善工人更高的工資條件；

不過，在一九〇七年的秋冬，基本食品的價格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條件變得更讓他們受不了。很自然地，他們要求修訂農業協議，以便符合迫切的新局勢。在此期間，社會黨內部已經發生裂痕。在一九〇七年七月一日，於費拉拉 (Ferrara) 的黨代表會議，一群所謂的「革命工會」脫離了「改革社會主義者」。後者有一個民主方案，並支持政府的政策，革命工會則只是極端分子：他們要求全面階級鬥爭，拒絕議會制度，同時拒絕接受當前的社會法規。總之，他們是極端主義的一個預兆，導致一九二一年義大利共產黨的誕生。革命工會控制帕爾馬當地的就業部門，由一位名叫阿爾賈斯特 (Alceste De Ambris) 強硬和有決心的人領導。

一九〇八年五月一日，在帕爾馬省宣布所有農業工人大罷工，要求增加他們的工資，由工會制定提高工資計畫，並且改善工作時數。大多數工人參加罷工，有的是因為信念，有的是因為恐懼而參加。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三名工人在四十二個村莊放下他們的工具參加大罷工。

這種情況很快地就變得戲劇化。除了農地裡的作物沒有人管理，農村的牲畜也受到影響，因為沒有人給牠們餵食，奶牛沒人擠奶。雇主們被罷工的工人激怒了，他們不得不抗拒農民理所當然的渴求，自己處裡餵食受害的牲畜。雇

主試圖用自己的家人替代工人，但有太多的牲畜來不及做完，農村裡很快就充滿受害牲畜痛苦的吼聲，雇主不得不另做其他安排。他們開始遷移牲畜到附近的省份，避免牠們因飢餓而死亡。接著，憤怒的雇主開始反應：許多工人被趕出去，他們召請願意做任何工作的人來，用來自外省的日間工人，替代那些被解雇的工人。這些新工人到達村莊時遭到侮辱，爆發扭打混戰事件。警方被請來以便保護那些願意工作的工人。

六月一日，嘗試和解無效。雇主決定堅持到底，他們武裝自己的家人。六月十九日一部專車抵達帕爾馬，載運了千餘名志願工作者。對於雇主提出的挑戰，工會的反應是號召所有的工人罷工，結果發生了用石頭砸死人和槍擊事件，需要大批的警察介入其中，佔領當地就業部門，阿爾賈斯特因此逃跑了。在五十七天許多的暴力事件之後，帕爾馬的農業罷工，在無法令人滿意的結果下結束。

孔維鐸主教呼籲和平

麻煩開始之前，孔維鐸主教已經於四月十日，強烈呼籲平安與和諧。他寫道：

我們聽到響徹雲霄衝突的喊叫聲，看到不和諧的幽靈，看到的是挑撥窮人與富人的威脅，雇主和員工之間很深的矛盾。我的兄弟們，讓我們享有平安！我以

慈父關愛自己兒女的未來，勸你們以和平的方式彼此對待。

然後他向「工人，主喜愛的子女們，教會和主教」發表講話：

不要理會那些總是抗議專制，以及那些強迫你們和你們的孩子們犧牲信仰的人。有人說宗教阻撓經濟增長，這不是真的，但是信仰阻止你們彼此仇恨、以暴力和冒犯人權利的過分要求，這些都不會促進伸張正義和公正，反而減慢實現的速度，在社會上有差異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

對於富人和企業家，孔維鐸說：

永遠不要忘記，你們的員工都是你們的兄弟，你始終都該以兄弟之情對待他們。財產權是神聖不可侵犯，但自然律法和福音之律譴責瘋狂的貪慾，自我增強財富。福音永遠鼓勵對鄰人要有人性，慷慨和寬容。

看得出來，孔維鐸不是一個被動的旁觀者，他涉及政治的領域，但他實施「福音的政治」。

這封信發表幾天之後，於四月十六日，在他的復活節信息，又發出新的呼籲：

願主的平安與你們同在！在這神聖的復活季節，這是

我對你們誠摯的祝福，愛促使我說話，愛是不欺騙人。我呼籲所有的人，不分黨派和政治區別，聆聽主教的話，我沒有甚麼隱藏的目的，只是尋求大家的利益。

雖然罷工仍繼續，但這些信息有了迴聲。一九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艾米利亞省區的主教們發表集體信函，信中明確提到帕爾馬的事件，並談論舉行示威遊行和要求權利是合法的，不過譴責那些企圖散播錯誤的生命唯物主義，仇恨和使人俗化的思想。

我們深感遺憾，並譴責我們認為幾乎是集體仇恨的疫情。這廣傳的疫情是由不同黨派和社會階層在衝突中挑起來的。這是一群令人苦惱，只想擾亂社會秩序的人的工作，他們密謀摧毀貧困者的信仰，唯有這樣，他們心中才會舒暢和啟蒙。這些人還試圖破壞家庭神聖的結合，事實上，家庭是許多美善的根源。他們壓制財產、自由和人身安全最基本的權利。

我們認為，這集體寫信的起草人，應歸功於孔維鐸本人，因為它的風格，思想的發展和擴充的事實，都包含在他於四月十日寫的信件內。他在該地區的主教兄弟們之間，享有崇高的威望，這使他們非常樂意把最重要的任務委託給他。無論如何，這些信件和當時的其他文件，清楚地表

明，在義大利的社會主義，呈現了極端反聖職和反宗教的態度。其實，社會主義應該尋求與教會結盟，因為在義大利的整個歷史，教會對社會服務的功勞是眾所周知的，教會支持貧窮者，以及被剝奪繼承權和弱勢者；甚至於在戰爭期間，蘇俄政治獨裁者史達林與東正教有個默契，在俄羅斯經歷悲慘的時代，教會有效益地支持國家。

義大利社會黨的表現，顯示出政治的無能，其愚蠢的程度甚至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居然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大眾階級和教會之間的衝突有個很明顯和令人不愉快的結果。一些年後在一九一三年，天主教徒前往投票，抵制反宗教、反教會的強硬政策，以及對社會黨與自由派的聯盟產生敵意。自由派曾承諾不通過離婚的法律，或抑制學校的宗教教育。教會和工人之間的分裂變得越來越深，造成教會苦難和傷害工人本身的根源。

孔維鐸主教的苦路

教區的社會和政治局勢，讓開始成為帕爾馬主教的孔維鐸遭遇困難，大罷工打擊了教區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同年，主教遇到另一個深沉和刺心的痛苦：一些他最心愛的兒子們，他的忠實合作者，離開他和教會。我們可以說，一九〇八年的苦路，是孔維鐸的餘年，遭受痛苦的開始。在孔維鐸擔任主教時，十四位神父還俗。當他接手帕爾馬

主教職務時，還有其他神父已經還俗。在調查孔維鐸列真福品的初期過程中，他們當中有一位還俗的神父，被傳喚作證是否支持或反對他的主教。他說：

我於一九〇六年晉鐸，兩年後離開司鐸職務，我一直非常尊重和崇拜主教。我很愛他，但他似乎太卓越超然，與一般普通百姓有距離，使我有敬畏之情。當他覺察到我的行為與司祭的職責不符時，他與我談了好幾次，他對我非常和善，但是他很堅定，試圖說服我改邪歸正。他在我身上看不到改變的希望，悲傷地看我放棄了教會的司鐸職務。在我的印象中，我們最後一次談話時，他眼中閃爍淚光。

他又補充說：「主教對他並不苛刻，但很嚴謹，並且為我感到悲傷。」與「很有才智與教養」的前任主教相比，他說：

瑪咖尼主教會嚴厲責備神父，但他們對他很冷淡。孔維鐸則以平靜和溫柔的話語，在人的靈魂內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

儘管他盡了所有的努力，這位年輕的神父還是還俗了。很多年後，他仍然表示，對他的主教他覺得沒有怨恨或不滿。他也確信，孔維鐸主教絕不會怨恨或敵視還俗的神父們。

我們從其他證人知道，每當他談論那些不幸還俗的兄弟們時，他的情感經常被牽動而哭了。他總是盡力確保他們在正確的道路上生活，或者幫助迷失者找回正路。只要他能夠做的，他會盡力幫助他們面對新的生活狀態。他曾推薦其中一人在市議會當市長秘書。

在這種情況下，他寫官方法令時，也顯示他的慈父心腸。例如：

大家都知道，這教區某某神父最近犯下的過失。破傷的蘆葦，我們不折斷；將熄的燈心，我們不吹滅。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贏回這位心愛的兒子的心，用擁抱，和平與和好的親吻，包紮他的傷口，在他身上傳油。此外，為了他靈魂的益處，我們恢復他的司祭義務和職務。

該法令繼續：

事實上，他改邪歸正，一段時間表現良好。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他感到高興；但是，唉，他再次開始忽視自己的職責，過著雙重生活，向我們說謊；再一次，他屈服於肉體和世俗的誘惑，最後，他放棄了所有的善心、忍耐和寬容，又全心投入自己剛剛離開的深淵裡。

雖然這是停職法令，可以很輕易地用冷淡和官僚的方

式寫，但是為了孔維鐸的浪子能夠回頭，他以慈父的心懷，衷心關切和深愛，引用福音比喻表達。他以充滿希望的祈禱結束法令：

願主憐憫他，不放棄這位有罪的司祭，以對待伯多祿的愛眷顧他，讓他也擺脫他為自己選擇的枷鎖，願他會流下懺悔的淚水，重新發現藉著覆手禮所領受的恩典。

該文件寫於一九二〇年，是孔維鐸主教苦路的一部分。

由於教宗保祿六世富於同情心，授予神父還俗的可能性，許多神父便利用這個機會還俗。今日，對於神父還俗，我們幾乎不再感到驚訝；但在孔維鐸的時代，那時教會非常嚴格，還俗的動機幾乎是與倫理道德相關，或是信仰危機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非常理解，這事件讓孔維鐸多麼痛苦，特別是為那些因為不正當的生活方式，導致神父還俗。

起初，他無法理解一個神父如何能捨棄他的職責，這使他受苦，也令他感到驚訝；但當他默觀救主的愛，同情和憐憫之心油然而起。因此，他做了所有他能做的去挽救「那些不幸的兄弟們，因他們的弱點背叛了自己的職務。」他焦急地等待他們回來，就像在浪子回頭的比喻裡，父親總是輕易地盼望兒子回頭改過。

有一天，一位神父給孔維鐸看一首由還俗神父寫的詩：主教看到這位還俗神父悔改的跡象，就懇求那位神父，安排他與這位「不幸的兄弟」見面，並告知他主教不念舊惡，會張開雙臂等待他回來。這訊息感動了那位弟兄，不過他並沒有回來，重新擔當司祭的職務。

有時，天主的眷顧意外地把這些浪子們帶到孔維鐸的路徑。在米蘭就發生了兩件事。有一次，當他走過街頭，有位補路工恭敬地向他打招呼。出乎他的意料，他認出這人是帕爾馬還俗的神父。主教問他關於經濟狀況，然後以慈父之心邀請他重返聖職，並向他保證自己會幫助他復職。還有一次，在夜間，他到車站晚了，趕不上末班車，不得不找個旅館。道路被大霧籠罩，他不知該怎麼辦。他向街上遇到的路人問路，這位陌生人主動陪他去。在路上，他透露自己過去是孔維鐸教區的神父。當他們到達旅館後，主教邀請他到房間，和他聊了整個晚上。有時候，孔維鐸會設法防止神父還俗，甚至會說服一些已還俗的神父重回教會。他因此也受到一些敵意的回應，有一次甚至有人寫信侮辱他父母。

在另一個場合，他收到一張照片，是他還俗的神父與一位顯然不是很端莊的年輕女性同伴。孔維鐸說：「但願他知道這照片曾使我在聖體前哭泣。」可能他晚上在聖體

前，為這些偏離正道、迷失的兒子們，所花費的祈禱時間，不只是幾個小時而已。對於那些要求他要更加嚴格的人，他回答說：「我是所有人的父親，尤其是對我的神父們。因此，我必須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帶領他們回到正路。」還有一次，他說：「主教必須記住，他是父親和判官，但更重要的他是一位父親。」然而，他又說：「我寧願聆聽人心裡的話，而不聽那些公正但很冷酷的理由」；「失去一個可能會贏得更多」；「他們都是我的兒子」。當他進入拉文納時，波隆那的斯萬帕樞機主教 (Cardinal Svampa of Bologna) 曾建議他操練「仁慈和寬恕！」。孔維鐸主教以此制訂他的生活方式。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溫柔和包容行不通時」，他才變得嚴格。

我們以下面頗有說服力的一個事件，作為結論。

在一九二〇年代，有一位名叫伊奇里奧 (Icilio Schianchi) 的神父，犯了一些過錯後，被迫離開他的堂區。他搬到波隆那，與一位神父朋友同住。在這裡，他成為了凡蒂尼 (Adolfo Fantini) 教授的朋友。凡蒂尼是帕爾馬天主教青年運動的前主席。當伊奇里奧神父病重時，他請凡蒂尼來，告訴教授他所有的故事，並表示他去世前的一個願望：希望得到孔維鐸主教的寬恕。

凡蒂尼繼續他的故事：

那是一個星期六，第二天早上，我已經在帕爾馬與主教在一起。他仔細聽我訴說後，坐到他的辦公桌前，寫了一封令人感動的寬恕信給年老的神父。第二天我把信給了伊奇里奧神父，正好趕上，他讀了之後就去世了，手裡緊握著主教的信，並把它放在接近他的心臟部位。我們與教區神父協議後，決定把他放進棺木後，就讓他在手中保留那封信。當我告知孔維鐸這件事，他深深地被感動了。

現代主義

二十世紀早期，在教會內興起文化—宗教運動，其意圖是好的，但它轉變為一套混亂的教條理論和實踐的方法，與教會的傳統格格不入，這運動被稱為現代主義。它的突然湧現是因為需要把教會文化與發展的世俗文化，歷史和科學批評的發展，以及各種現代哲學融合一致。這運動很快就開始提出完全違背信仰的思想。這裡有一些現代主義傳播的想法：運用理性是不可能明瞭天主的存在，信理只是宗教經驗的表達，聖經是人的宗教信仰的表達，並沒有任何超自然的靈感。

現代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國的阿爾弗雷德 (Alfred Loisy)，英國的喬治·泰瑞爾 (George Tyrrell)，義大利的羅莫洛·穆里 (Romolo Murri)，特別是埃內斯托 (Ernesto

Bonaiuti)。

溫和的教宗庇護十世反對這運動，他描述這是「所有異端的總結」，於一九零七年，發佈《可悲的》諭令(Lamentabili)，和《牧放主羊》通諭(Pascendi)，指出現代主義的錯誤。三年後，在一九一〇年，他又回到主題，在「自動敕書」(Motu proprio)與「相反現代主義的信仰宣誓」(Sacrorum Antistitum)，他指出精確的規範，抑制新異端並與之對抗。教宗庇護十世的譴責和隨後的制止，擾亂了現代主義運動，但也給教會內一些正直和正統的信友帶來混亂和痛苦，因為他們即使對教義有一點疑問，就會被指責為現代主義者。一九一四年，教宗本篤十五在第一道通諭《聖宗徒之長》(Beatissimi Apostolorum Principis)，他提出干預，讓教會重新穩定、寧靜與平安。

孔維鐸主教認為帕爾馬的神職人員，可以免於現代主義的感染，因此，以平和的態度介紹教宗的「自動敕書」；但在一九一一年，他開始注意到一些神職人員已經受到現代主義的教導和實踐影響。在那一年，當地報紙開始發表由一批年輕神父提供的「糟糕的文章」，宣傳與教會教導不一致的教義，煽動神職人員反叛，爭取所謂的改革勝利。

在此期間，羅馬派遣宗座代表到神學院，檢查現代主義的跡象。安德烈·卡隆(Andrea Caron)蒙席於一九一一

年五月二十八日抵達帕爾馬，訪問大修院，第二天訪問貝爾切托 (Berceto) 的小修院。簡短的檢查後，他以帕爾馬教區神學院的狀態，向羅馬寫了一個相當負面的報告。梵蒂岡官員黎樞機 (Cardinal De Lai)，寫信給孔維鐸，告知他這次訪問的成果。孔維鐸於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寫了一封長信回應。他承認有一定數量不夠格的神父，並指出今天那些被懷疑為現代主義者，反對主教，讓信徒們反感的神父們，全部都是其他時代和系統培養的結果。自一八九四年開始，連續幾年，帕爾馬修院一直由不合適，又無法管理神學院紀律和倫理道德的一群人掌管。因此，培養出一群沒有能力回應司鐸聖召要求的神父。

承認這個事實後，孔維鐸極力捍衛在神學院工作的神父們。他不接受某些神父被指控是現代主義者，並提出具體人名，他保證他們的信仰正統。他特別捍衛福利亞神父 (Fr. Ernesto Foglia) 的名譽。他是教區天主教報紙《民眾報》(Giornale del popolo) 的新主編。關於他，孔維鐸寫道：

我很想知道為甚麼福利亞神父被描述為一位憤怒的現代主義者。如果這是真的，我會毫不猶豫地把他從職位上辭掉，即使這會讓帕爾馬的天主教出版社，在未來幾個世紀歸於沉默。

樞機主教不知道該說什麼，後來福利亞神父繼續保留

他的職務。孔維鐸的舉動使那些有教養又有能力的神父們，免於精神上的處罰。當時，他們當中有好幾位神父是無辜受害者。孔維鐸也捍衛被指控為現代主義的其他工作人員。孔維鐸對可能會破壞信仰的相關理論，或是抹黑教會的想法，一直保持警惕。如果有人被現代主義吸引，他會毫不猶豫進行干預。他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在牧函中表達了他的悲傷：

在我心愛的神職人員當中，我們應當與教會心靈相偕，但我觀察到有如此可悲的背叛行為，這使我由衷地感到悲哀。

然後，他解釋說，他指的是那些：

公開反抗教會最高權力機構的教誨和告誡，以自由和進步之名，宣告對抗自己的母親教會。

提過出版社發表的文章之後，他繼續說道：

他們拒絕教廷的教導，以傷害自家兄弟的心，公開指責自己的同伴，就在這個令人難過的期間，許多人毫無理由地煽動人心去仇恨反對我們。

這被稱為「基督信徒反教權主義」是來自有地位的神職人員，令人難以理解，導致自我的傷害。然後，孔維鐸審查教會內這種虛假的改革要點。在這些改革者眼中，天

主教的傳統，聖經和基督宗教的美德，都需要以科學的態度，反對教會本身的教義，來加以考量。個人的看法勝於教會的訓導，教義被認為是相對的真理，不是絕對的，所以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聖經只是表達人的宗教感情，基督只是基督信徒良心內的主，而奇蹟是不能按照歷史證明的，甚至更不能證明復活。教會和其聖統結構必須根據時代的需求發展，聖體只是象徵，永恆的生命是說不清的。

簡言之， 以上是由孔維鐸列出的錯誤。最後，他說，這些改革者

想以理性主義和自然崇拜，替換啟示的基督宗教。他們提出了一個模糊的不可知論，它遲早會成為無神論。他們以心靈的宗教，假借基督和純真福音的名義，希望把基督信徒，和不斷被煽動反抗官方教會的教宗和主教的神職人員，召回到對他們原始和純正的傳統，並且強行奪取教會不願意給予和認同的。

孔維鐸聲稱政治家們，修會會士和教區神父，記者和演說家都屬於這現代主義運動。他自己的一些神職人員也在其中，出於他一直愛和尊敬他們，起初他不願意相信這一點，但不幸的是，事實證明他是錯的。

因此，我們必須對他們有什麼看法呢？我們的看法自然地來自我們剛才所說的：做了許多的承諾和誓言之

後，他們已經背叛和遺棄教會，他們不再屬於我們的同類，因為他們已經隸屬天主和教會的敵人，他們已被基督自己的話譴責：誰不聽教會就應該被視為一個異教徒和罪人。

然而，這種嚴厲的譴責後，他慈父的心驅使他說：

讓我們憐憫他們，為他們的悔改祈求天主，因為對任何人的得救，我們絕不能喪失信心。

然後，他談起他忠實的神職人員：

在深刻的悲傷之際，這些想法在內心喚醒我們，我想對我的神職人員講話，他們大部分都很好，熱心和正直，在這痛苦的時刻，他們已經向我顯示許多跡象，表達他們的尊重，感情和忠誠。

主教感謝這些神父們的忠誠，並告誡他們實踐真正的改革，內在的更新，愛基督，「所預選的和新人最卓越的典範」，忠實地效法祂。他勸勉他們每天祈禱，加強靈修生活，因為——這裡他的思緒又回到他的浪子們——這些兄弟背叛的主要實際原因在於：

他們呼籲改革，但他們不再祈禱默想，不再為自己的罪懺悔或求助於天主的恩寵，我們所有援助的來源；就是這些原因，敗壞之神和腐敗的世界已經滲透他們

的心，窒息他們對教會的愛，減弱甚至消滅他們的信德，在他們的內心，激發最邪惡的激情，並導致他們從正確的道路迷失。

他的牧函內容就是嚴厲和悲傷的慈父，明顯的混合，牧函的結尾是把擁護現代主義的神父們逐出教會，也強制神父們由於嚴重罪過的痛苦，以書面並署名的信，向主教告發任何承認現代主義的神父，或是反抗教會的發起人。在這種情況下，主教採取迅速嚴格的行動。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現代主義在帕爾馬教區沒有扎下深根。

虔誠並受培育的神職人員

我們已經提過一些叛逆的神父和其他神父的弱點，尤其是與現代主義有關，引起教會的混亂。這可能給讀者印象，帕爾馬神職人員的素質不很好，而且在孔維鐸的第一封牧函中，他稱讚「虔誠和受過培育」的神職人員的話，看起來那只是一個形式上的恭維。不過，總體而言，帕爾馬的神職人員是由虔誠和受過培育的神父組成的，就如主教所寫的，在三百多位神父當中，只有少數人背叛或因脆弱而犯罪。

孔維鐸對現代主義發表嚴厲的談話之後，他對他的神職人員沒有公開羞辱。事實上，一九二四年，針對天主教神職人員發表的牧函，他捍衛經常被報刊中傷、冒犯的神

職人員的榮譽。

對於每一個或十個公開的醜聞，尤其是有關神父的正直，就會有不計其數的神父，可以昂首向他們的批評者，用基督面對他的敵人時所說的話：你們當中誰可以指責我有罪？教會內反對的對象應該是卑鄙的神父，而不是教會的管理，這是出自一位勇敢的神父，令人驚訝的見證。

神父們是孔維鐸眼中的瞳人，因此，他特別關心神學院。他找了明智的培育導師，雖然找這樣的人並不容易；他經常拜訪大修院，耐心地協助所有學生的期末考試。他也特別重視貝爾切托的修院，當羅馬堅持要關閉它，把所有修生集中在帕爾馬的神學院時，他堅持不應該關閉它。去世前，他參加的最後一次活動是在他自己的修道院附近建立小修院，這是他「未完成的工作」。能夠祝聖新司鐸是他最喜悅的事，就如當司鐸人數減少，教區缺乏神父，使他非常痛苦一樣。

有一次，他接待一群來自山村的代表團，二十年之久，那村莊沒有神父。男女村民跪在他面前，懇求他派遣一位神父。他們說：「我們不會離開這裡，除非你答應我們的要求。」孔維鐸主教被感動得熱淚盈眶，答應他們的要求；但是，當他們走了以後，他嘆了口氣：「我的孩子們要求麵包，但沒有人可以給他們，我如何可以給他們所要的？」

基於尊重他的神職人員，在一九一三年，他晉鐸二十五週年之際，為司鐸描述一個大膽的聖潔計劃方案。他沒有使用主教的職權說話，而是以兄弟之情，分享他自己個人的想法和解決方案。他寫了：

讓我們成為溫良謙卑，誠摯坦誠的神父，要因我們的平等身分而喜悅，以尊重和謙恭的態度對待我們的上司；讓我們到處傳播基督的愛，這將是顯示我們牧職的重要性，最可靠的記號。神父必須像耶穌一樣，善待所有的人。

我們必須優先考慮那些最需要幫助的貧困者，他們是基督偏愛的對象，我們必須如慈父一般對待他們，願意與他們分享，我們微薄的糧食所剩餘的。在這最神聖的事業，當我們有限的資源不夠了，我們不應該退縮，要向任何可以幫助我們的富裕和虔誠的人，尋求幫助。

我們優先考慮那些身體有痛苦和掙扎的人，那些精神負擔過於艱苦的，那些需要安慰的、被遺棄的孤獨者。他們需要友善的話語，導引他們走向天堂。那些哭泣肩負重擔的不幸者，那些以基督信仰順從的人是有福的，他們將受到安慰。

我們必須優先重視兒童，指示他們信仰的真理，在他

們心內，培育美德。

尤其要偏愛那些從天父家園迷失的人，對於因為不認識我們，而恨我們的那些人，那些褻瀆宗教，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研究過它。我們必須對他們表現深刻的愛德，通過我們的使徒工作，嘗試與他們聯繫，如果我們不能做任何事，至少我們可以為他們的悔改祈禱。

孔維鐸還告誡他的神父們，靠信德生活，換句話說，從信仰的角度思考、判斷和服務。他認為祈禱和聖體是滋養信德的方法。「當我們不能祈禱或默想的任何一天，那是我們浪費的一天。」「願他們永遠珍惜祈禱，默想和經常懺悔。」

他如此關心他的神職人員的福利，因此成立了一個協會，以促進文化的培育（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日）。在創立時發表的信件裡，他建議他的神父們應該學習神聖和世俗的科學，使他們能夠應對時代的需求，並協調信仰與科學。他還向他的神職人員承諾，努力培養他們最優秀的頭腦：

我會盡力幫助他們學習他們最有興趣和最有力的學科，因為我相信科學、文學和藝術深遠的知識，有利於宗教事業。

作為一個慈父，孔維鐸也很關心他的神父們的身體健康。一九一〇年，他成立了一個協會，為他的神職人員提

供某種形式的醫療保健和養老金計畫。每位神父貢獻他們的年度資金，當他們生病時有權得到援助。

他還關心年長的神職人員。一九一〇年，他想設立一所安養院，照顧年老神父或慢性病患神父。同時，安養院也可作為一個聚會場所，讓從農村來到城鎮的神父聚集休息，提供他們便宜的食宿。幾年後，他成功地在小修道院附近建立這個安養院，當時還在建築當中；但建立安養院這機構的時機似乎尚未成熟，老年的神父寧願留在自己的堂區，由管家或親戚協助他們，直到他們過世。孔維鐸的繼任者延續該計畫，直至將來的時日。

我們也必須提到，孔維鐸以司鐸神職傳教聯合會出名，呼籲他的神職人員，在信友們當中，重新喚醒他們的福傳責任：

如果向我們所有的兄弟姊妹宣講福音，是所有人的義務，對我們神職人員來說，這更是一個特殊的責任，因為我們已被任命為祭司，為拯救被神聖寶血所救贖的靈魂；我們也應該讓基督的美妙話語迴盪在心，這些話語表達了祂無限的愛：「我還有別的羊，不屬於這一棧，我也該把他們引來，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

總而言之，孔維鐸對他的神父們感到很滿意。

帶領羊群

主教一天的生活作息

看過帕爾馬主教孔維鐸，每天需要面對與職務相關的一些重大問題後，現在我們看他每天的生活作息。通常他總是很早起床，五點半就去祈禱，尤其是當他進行牧靈訪問，需要聽告解時，甚至更早起床。隨後，他走進聖堂，做長達三刻鐘或一小時的默想。他跪著祈禱，頭埋在他的雙手裡，在深沉的默想狀態與主深談。他告訴自己的福傳同伴：「默想不是好奇，而是虔誠奉獻；不是虛無，而是謙卑；更不是個人的喜悅，而是放下自己順從主。」這是他默想的風格，開始時，他用一些書，但他的默想主要是祈禱，與主交談和默觀。

上午用來接見人和其他活動。下午，回到教堂誦念日課和祈禱。此時，可以很容易觀察到他如何祈禱。他的僕人作證說：「當他祈禱時，他全神貫注，對於他周圍發生的事情，毫無知覺。當我們需要和他說話時，我們不得不接近他、碰觸他。」有時候，人們會因為他全神貫注，產生敬畏之情而不敢去打擾他。有人會以為他可能很快就結束，就等待他結束祈禱。有一天，兩位年輕的福傳者，被

院長派遣帶信給主教，回到修院已經很晚了。他們道歉說，因為他們不想打擾主教的祈禱，以為他會很快結束，結果孔維鐸留在聖堂，深刻地專心祈禱將近三個小時。還有一次，在熱那亞 (Genova) 的聖體大會期間，他與秘書進入一個教堂，在聖體前跪著祈禱。後來，他問秘書是否過了一個小時，秘書告知他實際上已經過了兩個半小時。

在聖羅科 (San Rocco) 堂區，每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從晚上九點開始的夜間崇拜，他沉思默禱的習慣，顯得特別清楚。只要主教在帕爾馬，他總是參加這個崇拜。人們被他的祈禱感動，參加祈禱的人數回升，也許是跟隨主教的祈禱典範，或可能是讚賞他的祈禱生活。到了晚上，晚餐前，孔維鐸與所有住在主教府的人員，一起誦念玫瑰經。晚飯後，他回到聖堂。如果他必須回信，寫完之後他才會去聖堂，留在那裏祈禱很長一段時間。偶爾他會整個晚上祈禱。他的隨從作證說，主教經常沒有碰他的床。在孔維鐸的葬禮，克雷莫納的卡扎尼主教 (Bishop Cazzani of Cremona) 大聲問：「孔維鐸主教的日常事務繁多，身體脆弱，他怎麼可能當其他人睡覺時，用這麼多時間祈禱？用他自己說的話回答，因為他確信『禱告是人在這世界上，可以做的最偉大的行動。』」

祈禱已成為孔維鐸靈魂的需要，雖然他持續與主合一

生活，他覺得有必要，像耶穌一樣，用很長的時間與主交談。他為神父們的聖召祈禱，願他們能堅忍到底，他為一些迷失的羊群祈求悔改的恩典，他為信徒們祈禱，願他們保持信仰。他也為在多災多難的中國服務，他的福傳者祈禱。彌撒是他一天生活的中心，那是他準備和熱切期待的時刻。他的神父們很容易把他在一九一四年教區會議講道時，描述的「熱心聖潔的神父」形象，應用於他身上。

他的彌撒是與主親密溝通，是他給予基督信徒動人講道的時刻。當他從祭台下來時，他會如同梅瑟從西乃山下山一樣，他的靈魂沉溺於最燦爛的光芒，他的心因愛主愛人而火熱，因為他的司祭身分，他的生活是不斷地準備彌撒，是持續感恩的祈禱。

孔維鐸自己的感恩方式是長時間與愛他的主親密交談。他勤奮地閱讀聖經和其他靈修讀物，藉此滋養他的內心。他一定自己先身體力行，才會鼓勵福傳者去做。他的虔誠並不局限於這些日常行為：他也參加教區神職人員的月退省，和神學院內舉行的四十個小時朝拜聖體。到了夏季，他到安靜的地方做避靜、反思和長時間祈禱。

接見群眾

孔維鐸另一個重要的活動是他給需要見主教的人時間。他希望了解他的人群，他接見他們，聆聽他們的問題，

在他們需要時幫助他們。他有兩種接見的方式：他可以在自己的屋裡接見他們，這就是他的公開接見活動，或是他出去到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當他進行牧靈訪問時，他會如此做。他每週有五天會接見群眾，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一點鐘。他接見任何希望與他談話的人：神父、官方人士、普通百姓、富人與窮人、男人和女人。他慈愛地接受每一位，因為歡迎孩子是他做父親的責任。他寫下個人的決定：「在約定的日子，我將接見所有的人，即使需要付出代價，我會作些個人的犧牲。」

某一天，他一定很難以履行這一決定。曾有一段時間替代他的副主教佩萊格里 (Pellegrini) 神父表示，主教偶爾感到疲勞，身體不舒服或有些疼痛折磨他，儘管如此，他還是如此和藹冷靜地歡迎大家，隨後人們會評論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溫和。孔維鐸出來迎接他的客人，張開雙臂、笑容慈祥地歡迎他們，說了一些讓他們安心自在的話。他與每個人交談，好像他沒有別的事要做，接見結束時，他陪同他們到門口。一位見證人回憶說，有些人只會浪費他的時間，他們會頻繁地訪問孔維鐸；但是，他還是以友善的微笑迎接這個人。

牧靈訪問

孔維鐸不能只等待別人來找他，他也出去尋找他們。

有些迷失的人並不會回來，除非他出去找他們，其他不來的人是因為住在遠離城鎮，遙遠的地方。他必須去了解他們，並讓他們認識他。他希望他們聽到他的聲音，引導他們到永恆救恩的牧場。因此，當他到帕爾馬上任的第一年，就做了牧靈訪問計劃。

他於一九零八年十二月八日聖母無染原罪瞻禮，鄭重宣布牧靈訪問，透過牧函通知神職人員和信徒們，他以慈父身分宣布，即將訪問他遙遠的孩子們：

衷心希望與你同在，這激勵我喜悅地宣布我將進行的牧靈訪問。我們即將見面，彼此互相認識，一起體驗彼此分享信仰所帶來的聖潔喜悅，在同樣的心情和願望內共融。

在聖母的保護下，孔維鐸開始訪問。他一生最難忘的時刻都與聖母相關聯：他的首祭是在豐達內拉多聖母大殿舉行；他於五月份被任命為拉文納總主教；他於聖母領報慶日進入帕爾馬教區，因此在獻給聖母瑪利亞的慶日，主教開始這重要的承諾是很恰當的。用孔維鐸自己的話說，牧靈訪問是主教要實現的最重要職務之一。在他牧靈訪問教區時，聖母總是伴隨著他，也是他靈感的來源。他想到他的福傳者所經歷過的艱難旅程，此時他在自己的使徒朝聖之旅，也能以某種方式，像他們一樣親身體驗他們的一

些掙扎，艱難和痛苦，這讓他的內心感到歡欣。

為了得到好結果，主教的牧靈訪問需要一個充分的準備。因此，主教明確指示他的神父們，並傳遞給他們一個非常詳細的調查問卷，對於他要去拜訪的地區，他先索求精神和物質狀況的資訊，詢問居民們一般的職業、社會地位、工作問題和貧窮情況，以及根據堂區需要建立的機構等等。他特別注意他們的靈性生活狀態：出席參加彌撒和領受聖事的人數，不定期的婚禮，在一般情況下，主教希望了解百姓的宗教情操，以及威脅他們信仰的任何障礙或危險。主教在拜訪各堂區之前，希望先充分了解該地區。因此，毫不奇怪，他偶爾會通過神職公告，堅持這些調查問卷，必須如期填妥並迅速還給他。他那麼堅持之後，如果有誰忽略這個要求，他會開始引用嚴格的處罰規範，這也不是令人驚訝的事，因為這資訊對牧靈訪問的積極成果極其重要。

另一種準備的方式是所謂的「大眾的使命」(popular missions)：幾乎在所有城鎮和鄉村裡的三百零六個堂區，會持續整個星期宣講「大眾的使命」，因此隨處可見真誠悔改的果實。「大眾的使命」是維拉主教 (Bishop Villa) 為牧靈訪問創立的組織，由他的一群傳道者執行。孔維鐸主教在他第一年成為帕爾馬主教時，重新提出這組織一九

○九年整整一年是獻給二十三個城市堂區，和城鎮裡的各種教會機構。隨後的幾年，直到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孔維鐸在困難中，走訪了農村和山區的二百八十三個堂區。

今日我們習慣於最現代化，最高效率的運輸工具，我們很難想像在那些日子裡，這些旅程是多麼的危險。不論是夏季或冬季，晴天或雨天，孔維鐸搭火車、巴士、馬車，騎馬或徒步，訪問他的廣大教區內最偏遠的地區。通常他在下午或傍晚抵達訪問地點。人們在村口等著他，給他一個熱烈的歡迎：他所到之處，聖潔的名聲早已傳揚。隨後，他與人群遊行到教堂，在那裏他說的第一句話總是深情地問候他們，宣布他立即可以聽告解。雖然有其他神父一起聽告解，但是孔維鐸的告解亭總是川流不息。甚至於晚飯後，他會回到告解亭，必要時留在那裡直到夜晚。然後，他在堂區不很舒適的典型農村屋裡睡覺：建築物有百年之久，雖然厚厚的牆壁，在夏季保持屋裡涼快，但到了冬天，屋裡非常寒冷。

堂區神父很少有舒適的客房讓客人住，他們需要讓出自己的房間給主教使用，他們則和其他客人使用其他的房間休息。如果住宿是一個大問題，主教會溫和地建議他可以去附近的堂區，但他會因為堂區神父堅持，放棄自己的意見，避免他們可能因為主教沒有在他們的屋裡過夜，心

裡難過。無論他是否睡得好，孔維鐸總是早起，通常四點就起床，下樓到教堂裡，準備聽告解。他主持每一台彌撒，他那種隨意但具有說服力和樸實的話語，感動了所有聽他講道人的心靈。下午的時間，保留用來考驗孩子們的教義知識，或是慶祝堅振聖事，接見百姓及探訪病人。在任何時候，當神父告訴他，有病人請求見他時，他一定會去探望他們。一般來說，孔維鐸對信徒們準備牧靈訪問的工作，參加聚會的人數和熱情，感到滿意。然而，有時他發現自己只是在一小群兒童，婦女與少數男人當中，甚至根本就沒有男人出席。年輕人經常不在，他們被社會黨和反聖職宣傳迷住了。有時神父本身也心灰意冷和沮喪，主教試圖鼓勵他們，恢復他們的信心，離開堂區時，往往在他的心裡帶著這個沉重的包袱。

四年後，孔維鐸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八日聖母無染原罪瞻禮，結束了牧靈訪問。那時，他可以衡量辛勤工作的結論，對教區的靈性健康狀態有個清晰的概念。到教堂的人數相當少：百分之三十到五十都是婦女，幾乎沒有成年和青年男子，至少在城鎮和平原地區的村莊是如此。在山間的堂區出席率比較好，但外移的人口是個大問題，離開的年輕人返回時，往往對宗教已經無動於衷。在農村，社會主義的宣傳，散播了反宗教的偏見，已經驅使不少人離開教會。在河堤左岸(Oltretorrente)地區，革命思想幾乎

完全使人民世俗化，他們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不再去教堂。

孔維鐸認為，對宗教無知是教區最嚴重的問題。牧靈訪問結束後，他再次使用一九〇九年四旬期的話，吶喊：

「需要宗教教育！宗教教育！」有一個問題特殊影響成年和青年男子：尷尬和羞愧阻止他們去教堂。此外，我們必須加上一個理由，那就是有敵意的新聞報導，媒體散播反宗教的偏見，結果導致現代社會道德鬆散，主教認為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是對宗教的無知。主教也很高興指出積極的方面：「在我心愛的人當中，信仰一直沒有被消滅！」然而，這個信仰需要再次滋養，孔維鐸呼籲大家實踐基督信徒的生活，努力在情、意、理與基督結合：「我們的想法和情感，必須被祂塑造，必須確保我們的教義和戒律，與行動不發生矛盾。」

他繼續說：

我們不能把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區分，把一般公民從宗教人士區別分類，彷彿人能與別人分離去獨立行動，就如一個人的行為舉止，早晨是信徒的行為，到了晚上取決於周圍的環境，變成一位無神論者。不，這樣的區分是不可想像且矛盾的：真理和正義是不妥協，我們必須始終信奉和實踐它們。

結論是：

讓我們舉心向上，提升我們的思想 and 心靈！我們不是為這俗世而受造的，而是為天國；我們特有的身體結構，我們的頭部和眼睛，是朝向天空，只有腳踏在地球上；這似乎要不斷提醒我們，我們思想和感情必須朝向天堂，在那裡有我們真正的財寶：只有那來自天主的無限美好，才能滿足我們卑微的心無限的渴望。

中國處於動盪之中

(1908-1912)

中國使命的悲哀和義大利的危機

一九〇八年年初孔維鐸與修會分離，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當時的政策迫使他停止對修會的關注，集中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管理教區。他說：「教宗已經任命我，教區必須是我主要關切的對象。」佩萊格里神父 (Ormisda Pellegrini) 替代他在修會管理每天的日常事務，孔維鐸也想從福傳區召回某人，因為有這必要，修會應該由有經驗的福傳者負責修生的培育，他把這一點列入會憲內。孔維鐸想到了與第一批福傳者一起離開的卜懋德 (Bonardi) 神父，他天生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又很實際。然而，因各種理由，他必須延後幾年才能實現這個想法。

在中國，這一小群只有十一位福傳者的人數也在減少：一九〇八年七月四日年輕的福傳者艾神父 (Vincenzo Dagnino) 死於天花，他在幫助一位生病的同伴時受感染，得年二十四歲，在中國服務才一年多。

會祖已經被帕爾馬事件折磨，加上艾神父突然去世，讓他深感悲傷。他寫信給賈師誼神父：

令人難忘的艾神父過世了，知道這悲傷和意外的消息後，我無法用言語表達我內心深處的悲哀。這經歷就如同一位悲傷的母親失去了自己的兒子一般。

他以虔誠順從的精神，還描述了年輕望會生們聽到這消息後的反應：「他們忍不住全部都哭了，那種心痛就如他們失去了親愛的兄弟。」修會真的很小，但是一個恩愛的家庭。

一年過後不久，又一次打擊福傳者：一九〇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納塔萊神父 (Fr. Corrado Di Natale) 因極度高燒，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過世，得年二十三歲，到中國只有四十天。他於前年九月被祝聖為神父，次年五月四日被派遣到中國。他天生個性極好，對語言頗有天分：會祖認為他是一位有前途、未來很光明的年輕福傳者。

孔維鐸寫道：

敬愛的艾神父過世，帶給我們的傷痛還沒有痊癒，我們又再次被另一個深沉的悲痛打擊。天主把我們當中最棒的成員召回天堂，藉此考驗我們。我們能做的就是悼念、祈禱，放下自我順從天主的旨意。

當帕爾馬事件很不順利時，收到這悲傷的消息。教區日記記載著，當時，孔維鐸因健康理由缺席三個月。一些與他在一起的人，因為他們擔心他的健康，不想告訴他這

不幸的消息，只求他為一位亡者舉行彌撒，但沒有告訴他亡者是誰。一個星期後，他被告知，亡者是他的福傳者之一。彷彿這些問題還不夠多，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期間，有三名修生離開小修院，也沒有新人加入。孔維鐸主教不明白這有什麼意義。在各種場合，宗座外方傳教修會和其他人士，建議各福傳修會合併成為一個義大利外方傳教修會，免除他的修會行政職務。

經過所有已經發生的不幸事件，藉著天主的眷顧，天主是否試圖向他表明他應該遵循另一條路徑？孔維鐸主教反省這些問題，但他拒絕了所有的提議：他不接受宗座米蘭外方傳教修會，因為這團體不誓發修會聖願，他不願意向會士們介紹它。他也拒絕了印五傷司鐸會（Stigmatini）神父們的建議，雖然他們有福傳使命，但他們不是專門福傳的修會等等。

孔維鐸得到的結論是天主只是考驗他。他必須在絕望中仍然懷著希望，堅定不移地信任天主，祂試探自己的孩子，但不拋棄他們。許多年前，真福安娜·瑪利亞向他說過的話支持他，給他力量：「繼續你已選擇的道路。主會因這工作而歡欣，你的福傳修會將成長，在無信仰者當中，完成巨大無數有意義的工作……」

第一位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主教

一九一一年帶來了一些喘息的機會。儘管福傳者的數量有限，教廷決定提升宗座監牧區為教區，任命賈師誼神父成為監牧區代牧，即鄭州的主教。

這是教宗善意的舉動，也是肯定在這短短五年，所有沙勿略傳教修會福傳者的工作：他們在那裡開始服務時，只遇到幾百位基督信徒，現在數目已經成倍增加，大約有四千受洗的成人，而慕道者已經達到相當於六千二百人的數量。他們已經建立十二座教堂和同等數量福傳者的住宅，以及六十六個小聖堂。訓練了一組有六十四位男士和十三位女傳道員，幫助福傳者。此外，他們還創立了六十六個慕道所，其中十個是為了女學生。中國人的心態不讓男女在一起接受教育，在教堂裡也必須分開接受培育。福傳者和會祖很快就意識到，他們需要女修會，分擔他們的使命與工作。

沙勿略傳教修會為年輕的男孩也創立了兩所中學。簡而言之，大量的工作已經進行了，且有令人非常滿意的成果。孔維鐸熱誠的福傳者的消息，在中國所有使命區廣傳遠播。因此，一九一一年五月二日，羅馬教廷發布提升河南西部宗座代牧區的法令。因為孔維鐸本人想在主教座堂，親自祝聖賈師誼為主教。因此，在帕爾馬準備慶祝活動立

即開始。祝聖禮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喜樂的人群中舉行，孔維鐸比任何人都高興！

祝聖後，賈師誼主教留在義大利幾個月拜訪各村鎮，與當地信徒分享他的中國經驗，以及天主藉著孔維鐸的福傳者，在遙遠的國度中國所做的一切。他到處受到熱情的歡迎與敬仰，儘管在經濟困難的時刻，他也能為中國的使命籌募一些錢。他沒有逗留在義大利很長的時間，因為在中國，情況正在惡化。中國因為夾在那些一直頑強堅持固守傳統的人，和那些希望中國改革與西方世界接軌的人之間，滿清帝國變得焦躁不安。希望中國改革進步的人數量不斷增加，並於一九一一年，在孫中山的領導下革命勝利，成功地推翻滿清王朝的部隊。於是，滿清皇帝下台，共和國宣告成立。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國開始一個新的時代。

中華民國誕生了

中國歷史發展的某些狀況，滿清這個王朝垮台後，伴隨而來的是血腥屠殺的權力鬥爭。革命帶給中國全盤革新，新共和國的開始時，由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男性統理，以孫中山做領導，這給人一種民主形式的印象。孫中山曾受過基督教洗禮，他的學說有基督宗教的基礎，有理由讓人覺得未來充滿希望。他的座右銘是：「民治、民有、民享」。

他的士兵們通過各城市和村莊，他們帶著剪刀，剪斷男人傳統的長辮子，進入屋裡，強制母親把為了保持小腳尺寸，殘酷綑綁小女孩小腳的繃帶解開。這些和其他創新的做法，給人們帶來希望，中國已經開始新的時代。然而不幸的是，中華民國宣布成立後的初期，國內充滿動亂和艱辛。得勝的將領們之間，內部發生了權力鬥爭，讓所有的窮人承擔必然的後果。賈師誼主教剛回到中國，國家發生了大飢荒。權力鬥爭阻礙了農民耕種土地，可怕的乾旱摧毀其他一切。

福傳者向孔維鐸主教描述中國人民引人關注的局勢，無數人如何從北方逃離，他們帶著自己僅有的少數財產，希望在南方能找到存活的方法。在此期間，最柔弱的人死於街頭，那些存活的人瘦骨如柴、筋疲力盡。父親為了一點錢可以出售自己的女兒，延長自己悲慘的生命。教會辦的孤兒院都滿了，他們不知道要如何撫養所有的孩子們。

賈師誼主教和他的福傳者心疼又著急，而孔維鐸主教一直擔心，害怕最惡劣的事情會發生。終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有一些喘息的機會，孔維鐸認為難耐的擔負已被卸下，他覺得現在可以鬆一口氣，雖然他每天還是擔心會收到壞消息，但他總是放下自己順從天意。



1865 年 3 月 30 日聖孔維鐸 出生於卡薩羅拉 (Casalora) 村，
當天即受洗。



Antonia Adorni, la madre.

孔維鐸的母親安多尼亞．阿多尼



Rinaldo Conforti, il padre.

孔維鐸的父親黎那多．孔佛提



這座十字架賜給孔維鐸司鐸聖召。他小時侯，每日上學途中，習慣停留在這座十字架前祈禱。他說：「祂似乎有很多事情要跟我說。」





1888 年，孔維鐸在帕爾馬主教座堂，由安德烈·苗迪
主教祝聖為神父。



聖孔維鐸 1888 年晉鐸。1892 年被派為主教座堂的參議，該年 3 月為了剛建立的外方傳教修會，他在帕爾馬的金獅巷買了一棟住宅。



拉文納主教座堂

1902 年，教宗良十三任命孔維鐸為拉文納總主教。



帕爾馬的主教座堂





1907 年，碧岳十世任命孔維鐸為帕爾馬的主教。



過世前幾年，孔維鐸與一些年輕的傳教士在山上享受夏天的時光。



孔維鐸和傳教士修生簇擁著剛恆毅 (Mons. Costantini) 主教，他是在中國的第一個梵蒂岡代辦。



1928 年，孔維鐸主教探訪中國的歸程中，搭乘橫跨西伯利亞的火車，途經俄羅斯的留影。



1931 年 11 月 5 日下午，孔維鐸過世升天。



孔維鐸主教，賈師誼主教（左）和卜懋德神父（右）。



2011 年，孔維鐸被教宗本篤十六冊封為聖人，
聖方濟·沙勿略堂的教友至羅馬參加大典。



晉鐸二十五週年

(1913 年)

帕爾馬的慶祝活動

在帕爾馬，一九一三年是慶祝的季節。君士坦丁早在公元三一三年發布《米蘭詔書》，賜給教會自由，整個天主教世界紀念這個事件。帕爾馬教區也計畫紀念活動，舉行莊嚴隆重的慶祝。然而，帕爾馬的神父們並沒有因此忽略另一個紀念日：一九一三年也是他們的主教晉鐸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有一天，孔維鐸驚訝地看到報紙上有一小段文章提到他。他立即寫了一封溫和的信給主教座堂參議會：「我在本地報紙看到了可敬的參議會，將慶祝我晉鐸二十五週年紀念活動。」

雖然他對這善意和深情的意向表示感謝，但主教堅持參議會員應該取消慶祝的念頭。他解釋這要求背後的理由：首先，他對任何引起公眾關注他個人的卑微事情，都有強烈的反感。其次，五年前當他正式進入教區，人們已經捐過款。第三，一年前，賈師誼主教晉牧時，人們已經慷慨捐助福傳使命。因此，向信友們要求更多的奉獻捐助，是很不恰當的。第四，紀念君士坦丁發布《米蘭詔書》的活

動，也需要經濟支援。

他總結說，他希望靜悄悄地在祈禱中慶祝自己的紀念日。九月二十二日這一天，在他週年彌撒之際，他只請求神父們為他祈禱。可能還有另一個避免慶祝活動的原因，他沒有提到這原因，但無疑在他的腦海裡有這個理由。在中國因大飢荒襲擊，他的福傳者與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此外福傳者們因社會動亂和爭權奪利，導致不確定的未來充滿陰影，他們正為此感到焦慮時，他怎麼可能有心去歡樂慶祝自己的紀念日呢？主教座堂的議員暫緩考慮他們的慶祝計畫。儘管如此，主教利用他的紀念日，向他的神職人員發布一封非同尋常的告誡，鼓勵他們保持晉鐸時，所誓發的崇高承諾。關於告誡內容，我們已在前面描述說明。

天主教要理會議

孔維鐸主教希望「君士坦丁發布米蘭詔書」的慶祝活動，能帶給人們益處和實際的效果。因此，他於六月四至十六日組織了一個教區天主教要理會議，隨後有個天主教要理週。以此方式紀念教會信仰自由、公開實踐信仰生活，有助於顯示慶祝活動的真正目的，他強調宗教教育是為了保存這同一的信仰。

孔維鐸擔任主教時，宗教教育一向是他最重要的使命。

在拉文納時，他很快就意識到對宗教的無知，是個人和社會拋棄教會和信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把宗教教育作為他的牧職基礎。一旦他到了帕爾馬，與他的神父們第一次會議時，就提出要理講授是他的首要任務。

一九〇九年四旬期，他發表第二個牧函，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發出警報」：對所有的人發出一個嚴肅的訓誡，使他們可能意識到宗教教育的極為重要性：

在這多事之秋，沒有其他任何事情比宗教教育更重要。折磨這一代人的罪惡，其背後的主要原因是對宗教極端的無知。要理講授是補救這個問題最有效的方法。

他焦慮地想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但他並不擔心宗教的命運，因為宗教是神聖的，會永遠會戰勝，是不敗的；但對於天主已委託給他照顧的信徒們，那是他的責任，他要維護和捍衛他們的信仰。

這是他身為主教的計畫，在一九〇九年的牧函，他特別呼籲年輕人：

我特別對我心愛的年輕人，發表這些關懷的話語：我們最需要的是宗教教育，宗教教育！

一九一六年第一批女性傳道員培訓完成，孔維鐸在結

業儀式上向她們說話。主教高度讚揚她們的崇高任務，並用這句話把兒童委託給他們：「他們是主教最珍貴的財富，我把他們委託給你，願妳們培育他們成為很好的基督信徒，將來必然也會成為良好的公民。」

第一次牧靈訪問期間，他「發出的警報」在每一個教堂有回應了。現在，要理會議孕育了一個新的承諾，信徒們以更有效的方式促進和傳播宗教教育。會議開幕詞，主教介紹他的計畫綱領，再次提醒參與者宗教教育的重要性，他呼籲他們做徹底的省察良心，並作出具體決議：「我們實現了什麼？還有什麼需要做的？」在閉幕詞，孔維鐸堅持在每個堂區，建立準確正統的要理老師培訓班，培育男女傳道員。在教育的領域，他還提到創新的教學和教授法，在這方面，比義大利更先進的其他國家，都已經應用。

他提醒神父們說，講道也是宗教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教會的敵人正在計畫新方法來降低我們的重要性和力量，但即使他們成功地剝奪我們的一切，我們始終有聖言的力量。跟隨門徒們的腳步，這聖言已經更新了大地的面貌，並藉由許多慷慨福傳者的口，為了信仰的勝利和基督教的文明，天主仍然工作創造奇蹟；也藉著我們的口，提供一個有效的補救方法，彌補因反

抗天主，導致理智、倫理道德、政治和社會所有的損害。

這一段話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針對婦女們，他邀請她們獻身於兒童的宗教教育：

瑪利亞成為救贖工程合作者之後，婦女們總是與天主的門徒們，一起並肩工作了好幾個世紀，身為良善和給人忠告的天使，為了讓真理和正義得勝，只有她們自己知道如何操練那溫柔的魅力。

第一屆要理週在帕爾馬舉行，為期兩天（十一月十至十二日），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鎮上舉行這種活動。主教和不同的講員給了明智的規範，指導如何恢復教義問答，和採用新的教學方法和新策略。孔維鐸主教結束要理週時，發出一個新的呼籲：「任何在心內擁有天主神聖事業的人，都不會對這個任務無動於衷，因為這涉及到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我們祖先的信仰！」特別有意義的是，他在生命最後幾年已經開始的，但無法完成的最後牧靈訪問，再次努力促進宗教教育。更有意義的是，他在臨終前最後的祈禱是：「主啊，保存我的信徒們的信仰！維護我國人民的信德！」

世界大戰

(1914-1918)

帕爾馬發生暴力事件

一年後，社會主義者對「君士坦丁發布米蘭詔書」慶祝活動有反應。由於天主教與自由派聯盟被社會主義者激怒了，所以社會主義者也引導一個反資本主義和反對教會的示威。這些示威活動發生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很不幸這示威引發暴力事件。

六月九日，帕爾馬宣布罷工。一群青少年和兒童在城市四處遊蕩，迫使商店關閉。十一點安布里什 (De Ambris) 在加里波第廣場向群眾發表講話。他強烈地煽動群眾，為一位在安科納 (Ancona) 示威中，被國家憲兵殺害的工人報復，鼓動他們不論在何處，只要看到憲兵就殺害他們。當晚六點鐘，加里波第廣場又有另一場大集會，安布里什和其他發言人又向群眾發表講話。激動的群眾向火車站出發，一路上搗毀一切。憲兵營地遭到襲擊，車站內部和外部嚴重受損。一列到米蘭的夜車被投擲石頭，在河堤左岸地區的電報線被切斷，路燈被打破。整個小鎮包括私人樓房，嚴重受損。

六月十日，加里波第廣場被列為軍隊保護區，避免安布里什在那裏又召集另一個集會。群眾向部隊投擲石頭，迫使士兵強行穿過路障到威爾第 (Verdi) 橋。動亂持續了整個下午到第二天。許多人受傷，一人死亡。六月十三日，《年輕之山》(La Giovane Montagna) 報紙報導：「這幾天在帕爾馬的暴力，城裡的景象處處令人難過。到處可以看到瘋狂和野蠻群眾破壞的後果，他們既不尊重人也不注重財產。」似乎只有孔維鐸主教是少數幾個人當中，可以進入河堤左岸地區而不被騷擾。

一個真正的可悲局面

一九一四年，戰爭已經像颶風一樣打擊歐洲。這就是所謂的世界大戰，因為它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爭。幾乎世上所有的國家參與戰爭，造成二千萬人死亡，更不用說它破壞了整個歐洲。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底就爆發，並很快掃過所有歐洲國家。義大利有一段時間保持中立；但第二年的五月二十四日，義大利也向奧地利和德國宣戰。當可怕的衝突一開始，孔維鐸主教馬上給帕爾馬的人寫一封牧函，在牧函中他表達了慈父的焦慮和先知的吶喊：

強大的軍隊已被派遣到戰場。在這令人悲痛，準備一個可怕的屠殺期間，第一批受害者已倒下，第一場流

血已經發生，這是我們從未見過的。這真是一個可悲的局面，基督教價值觀：彼此相愛、正義、友誼和自由，流傳了兩千年，還需要以戰爭解決問題嗎？但戰爭至今仍是無法避免，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在孔維鐸的心靈，戰爭和基督信仰是不相容的。幾個月後，他寫信給賈師誼主教：

在歐洲，戰爭變得越來越血腥和殘忍，我們仍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全部結束。它已導致一百多萬受害者！在義大利，我們也感受到了打擊，工商幾乎已經停頓。願主保佑我們能夠保持中立。如果無法保持中立，我們會看到之前我們沒見過的破壞和類似的事。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義大利加入戰爭

寫了這封信大約半年後，義大利放棄了中立的立場。五月二十六日，兩天後義大利加入戰爭。孔維鐸主教又寫了一封牧函給他的信友們「考驗和苦難的時刻已經到來」。

幾個月以前，孔維鐸曾給戰爭套上最反基督宗教的污名，與基督的教導最嚴重的矛盾，現在他被強迫不得不召回他的人參戰：

過去，我們不同意戰爭，在不侵犯我們國家的榮譽，

我們的權利和安全時，希望我們會倖免戰禍。現今，責任的呼聲要求我們拿起武器，如受過訓練一般準備自己，給予基督信仰和社會剛毅的典範，相信天主的眷顧，祂會給我們最適合我們的，即使表面看起來似乎並非如此。

每個人都有責任貢獻自己，解決這嚴重的衝突，即使付出最苛刻的犧牲和代價，意識到自己正在履行一個嚴肅的任務。因此，參戰變成一個責任問題。為什麼呢？教會當時的理念，戰爭是不應該使用的極端邪惡。每一個國際問題，應依法在理性的基礎上加以解決。教宗本篤十五世曾不斷提醒世人這個原則，並給戰爭定義為「無用的屠殺」，且不斷地呼籲那些管轄國家的領袖，邀請他們為和諧與和平工作。出於這個原因，至少在義大利，教會和神父們被批評為失敗主義者 (defeatism)。

但是，如果為了保衛祖國參戰，這完全是另一個不同的問題。孔維鐸主教進一步澄清了他的想法，他說：被外國奴役，無疑是國家最嚴重和最恥辱的不幸。他舉例指出，譬如在比利時和法國，在義大利的威尼托 (Veneto) 省區發生過的事。他繼續說：「天主也威脅埃及人放棄以色列選民，結束他們在外國做奴隸的生活。」做外國人的奴役就是如此邪惡，因此，發動戰爭抵抗是合法的。

無論戰爭的問題是否正義或不公義，這是可以辯論的主題，但是，現在衝突已經爆發，人民的良心不該懷疑其合法性而導致混淆，現在必須捍衛家園。執政者的重大責任是肩負導致衝突理由的重擔。義大利主教團之間在道德的理由有一些分歧，孔維鐸選擇了最平衡的方法：保衛家園人人有責。

援助措施

士兵們不只是唯一為拯救祖國被召叫犧牲自己的人，每個人都必須有些貢獻，神父們要比別人奉獻更多。他們必須協助受傷的人，孤兒和寡婦，還要盡力幫助囚犯。孔維鐸主教經常在第一線。他立即在鎮上成立一個委員會，提供援助，並讓出他的修院和修會一部分地方，作為軍事醫院。教區日誌記錄主教如何經常往返各醫院，說安慰和鼓勵的話語。受傷的士兵喜悅地接受主教的拜訪，從他的話語得到希望和勇氣。他們被他溫良和善、顯示他深刻人性的話語吸引。

主教沒有浪費任何機會，勸他們祈禱，願衝突早日結束，讓那場勝利使他們的臉顯露笑容，並引領人悔改。事實上，這些成果已清晰可見。孔維鐸教區神職人員的通訊內，報導了軍中司鐸寫的信，其中談及義大利士兵們之間，宗教情操逐漸甦醒。孔維鐸還提醒信徒們的責任，暫停跳

舞和其他形式的世俗娛樂。實際上，通常在不幸的時刻，娛樂活動更加頻繁。

主教抱怨說：

當我們的士兵在前線，在戰壕裡，忍受著寒冷的冰雪，生活在極為危險和犧牲自我的狀況下，同時，還有許多人受傷。在城鎮的人，像以前一樣，在劇場、舞場，娛樂場所和電影院，繼續過他們享樂的生活。

電影還在發展初期，但已經很吸引人。在此期間，帕爾馬教區發起許多救災行動，為士兵收集冬季衣服，以紅十字會之名組織募款活動，捐款用來做作戰經費，成立尋找戰俘和援助孤兒辦事處。

那時，雖然戰爭已經使艱辛的情況雪上加霜，主教已經開始第二次牧靈訪問。他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帶去安慰的話語，擦乾百姓的眼淚，舒緩他們的痛苦，為無數的苦難者，提供援助。到墓地已經成為他慈悲的朝聖，因為即使在義大利的小村莊，死亡與失蹤人口的名單越來越長。為了不增加在前線或後方的負擔，恐怖的戰爭不接受任何囚犯。這表示有數量龐大的傷亡人口，在義大利就有六十萬人死亡。

主教回到了帕爾馬，並拜訪所有的軍醫院。再一次，他從一個醫院走到另一個，去安慰和鼓勵痛苦的士兵。主

教以行動而不是他的言語，啟發了教區神父們提供援助，在奉獻精神上他們相互鼓舞。可以說，在整個義大利的神職人員，大概也是如此。儘管他們如此地投身，在義大利反對教宗和神職的邪惡活動已經開始，指責他們是失敗主義者和叛徒。當國家尤其是教會，需要強大的凝聚力與合作時，這種反教會活動與態度真是愚蠢。事實上，教會對義大利仍然有強大的影響力！

教宗肯定已經提出了他反對戰爭的聲音。庇護十世因戰爭悲傷去世，本篤十五世一直不停地呼籲結束敵對的行動，並開始呼喊和平談判。不幸的是，無人理睬這些呼籲，因為，如同教宗指出的，社會已經背棄了天主。孔維鐸主教在適當的時候，毫不猶豫地發表強硬的言辭。他認為，因著戰爭，社會已經落入野蠻的深淵。「看起來，主決定再次挫敗人類的驕傲。」利益和野心已經破壞了世界。

孔維鐸向受訓軍官發表講話

主教公開譴責卑鄙的反神職運動，隱瞞不了的事實，在帕爾馬當地政府也含蓄地，不公義又不公平地批評神職人員。

必要時，無論在哪裡，只要孔維鐸能說出有關信仰和鼓勵的話，他都會參加官方儀式，民間或軍事會議。一九一八年，他應邀參加即將離開家鄉，前往作戰的年輕

見習軍官們的送別儀式，有人請他向他們說幾句話，他說：

願主強有力的保障陪伴你去收復我們的國土！在惡劣的戰鬥，願你因想到天主而感到安慰，願你記得，為基督流血之外，再也沒有比為保護國家而流血，更光榮的事。

孔維鐸的話激起一陣響亮的掌聲。第二天，報紙的頭條新聞寫著：「帕爾馬的主教表示，沒有比為自己的祖國流血更神聖！」孔維鐸主教警覺到「為基督流血之外」這些話被刪除了，這會讓人誤解他的立場非常模糊不清。他很快向報社要求更正，並把原件給報社，同時把複稿給所有的主教。他還寫信給教宗，表示他感到遺憾，儘管無意，但他導致基督的代表受折磨。他把原稿也傳遞給教宗，重複他一直宣誓的，並繼續發誓「對基督的代表，深沉的敬仰和堅決的忠誠。」

復興義大利福傳的推手

(1916-1927)

神職傳教聯合會

當戰爭可怕的屠殺終於結束了，孔維鐸主教在主教座堂主持感恩彌撒。

他認為現在可以有時間和精力關注他的福傳者。雖然他還是因為戰爭和無數的困苦，導致他需要關注許多事物而忙碌不停，但是他不能忽略他的福傳兒子們。他經常寫信到中國，給賈師誼主教和他的其他福傳者，然後總是如同父親一般，焦慮地等待他們的回信。不幸的是雙方的許多信件都遺失了。飢荒和一九一三年的問題之後，中國恢復了某種程度的平靜。福傳者正熱烈地努力工作，並有豐碩的成果。雖然他們仍然無法從義大利接收捐款，他們還是有辦法存活，發展他們的工作，因為上海一位有名的富裕基督徒羅若瑟，開始幫助他們。

在義大利事情並不是那麼糟糕。從一九一一年，卜懋德 (Giovanni Bonardi) 神父從中國被召請回來，做母院的院長。尚德里神父 (Antonio Sartori) 也從中國被調回來做靈修導師，保證修生們得到真實福傳者的培育。不幸的是，

這場戰爭也影響了這一小群人：尚德里神父離開修院做隨軍司鐸，六名修生被徵招入伍。值得慶幸的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死亡，且仍然忠於自己的聖召。

展望未來，孔維鐸主教堅持，戰爭結束後使徒聖召會重新增加，他寫信給賈師誼主教說，他「卑微的修會」會發展繁榮。在此期間，孔維鐸主教參與一種工作，這工作注定對義大利人，和世界所有國家重新喚起傳教意識，產生很大的影響。

宗座外方傳教修會孟保祿 (Paolo Manna) 神父，曾想到一個計畫，促進在基督信徒當中，燃起對福傳使命的興趣。最有效的方法是動員整個世界的神父們，組成「神職傳教聯合會」，藉此喚醒他們的奉獻意識，為了整個世界的利益，刺激他們向信徒們傳達同樣的關注，傳播天主的國。孟神父不確定要如何實現自己的計畫，於是與孔維鐸主教分享這想法，心想主教是一位有影響力又富於福傳精神的人，一定會幫助他。事實上，他也是一個福傳修會的創始人，這讓孟神父充滿信心，孔維鐸主教一定會完全理解他。一九一六年初他抵達帕爾馬，向孔維鐸解釋他的計畫，主教馬上意識到這個計畫能夠為福傳使命帶來許多好處，鼓勵孟神父，並許諾在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內，會盡力協助以獲得羅馬的批准。

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孔維鐸主教到羅馬述職，天主教主教每五年要拜訪教宗。他晉見教宗本篤十五世時，向教宗解釋他的教區和修會的狀況，並告訴教宗當戰爭結束後，他希望更多的發展教區。接著他繼續談論福傳的使命。根據他經常表達的想法，我們可以看到他向教宗說了甚麼。他在中國的福傳者寫信告訴他，關於主藉著他們所做的奇事：如果有更多的福傳者，也許有更多的中國人會接受信仰。為了喚醒聖召，需要信徒們的合作。基督信徒都不知道，那些不認識我們的救主的人是多麼不幸。我們必須讓基督信徒知道這一點，並動員他們把救恩帶給那些沒有信仰的人。因此，喚醒信友們對使命的熱情是神父們的任務，他們必須是福傳運動的靈魂。在這一點，他介紹了孟神父的計畫。教宗問他它是否這是一個新的運動，並告訴孔維鐸，教會已經有傳信部和聖嬰委員會。

孔維鐸回答說，它本身不是另一個運動，只是聯合神父們，把工作公諸於世，並鼓勵信徒們，每個人按照自己的可能性合作傳播天國。主教認為只有神父可以適當地啟發信徒們，帶領他們為不信者的利益總動員。

教宗說，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好主意，他將與傳信部的樞機主教討論這事。本篤十五世表示認可，這給孔維鐸勇氣再提另一個建議：他請求教宗，一旦戰爭結束，發表宗

座牧函，正式提醒他們的傳教責任，教宗承諾他會思考這件事。教宗遵守諾言，在一九一九年，發布宗座牧函《夫至大》(Maximum Illud)，專門為福傳使命而寫的。最重要的是，該文件認同所有正在進行的使命，尤其是在中國建立地方教會和培育當地神職人員；它也對一些福傳者的國家主義提出嚴重警告。牧函的第二部分完全集中於福傳使命的合作，發揮孟神父和孔維鐸主教所表達的許多想法，大體而言是與神職傳教聯合會有關的概念。事實上，神職傳教聯合會於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被傳信部認可，現在正式由教宗在牧函信中，推薦給主教和整個世界的神父們。

孔維鐸主教已經投身於推廣孟神父的工作，使福傳意識甦醒。一九一七年一月，帕爾馬教區的通告公佈有關聯會的第一個文件，那就是傳信部的批准和章程。四月份，孔維鐸給所有義大利的主教發布通信，要求他們向教區介紹神職傳教聯合會。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教宗任命孔維鐸主教為神職傳教聯合會第一任主席。從那時起，他參與的調停、寫的信件和通告、發表的演講不知有多少，人們看到他以堅定的信念和福傳熱忱，向所有的人介紹天主眷顧的這個安排。

一九二零年二月十日，孔維鐸向神父們說了具有象徵

意義的話，幫助我們對啟發他福傳熱情的精神有些概念：

面對這可怕的現象（只按出生率計算，不信基督的人，每年以二千萬的速度增長，而且嚴重缺乏福傳者），如果我們沒有向耶穌藉十字架上的犧牲，救贖的靈魂伸出援手，我們有資格說我們愛基督嗎？如果我們實際上只為堂區或教會的益處生活和告誡，我們有資格說我們信公教會嗎？如果我們只努力維護家裡的信仰，對遙遠國家的信仰毫無興趣，我們有資格說我們相信諸聖相通功嗎？偉大的庇護十一世說：「如果因為我們沒有努力試圖挽救，丟失甚至一個靈魂，我們就有禍了。」

神職人員的傳教聯合會迅速傳遍了整個義大利，在各處開展無數很好的工作。當孔維鐸於一九二七年辭去主席的職位時，共有二萬一千七百一十四位義大利神父參加了聯會，義大利二百七十七個教區擁護支持它。教宗發表牧函後，聯會在整個世界擴展。孔維鐸主教總結道：

「願所有的光榮和尊崇只歸於天主。」

感謝他為了神職人員傳教聯合會的好處，以及福傳合作的領域，參與了許多的活動，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對於復興我們這個時代的福傳精神期間，孔維鐸的貢獻很大。他的繼任者，科里主教 (Evasio Colli)，向神職傳教聯合會

發表講話時，如此說了。

科利主教把建立神職人員傳教聯合會的想法歸功於孔維鐸，鼓動義大利戰後復興福傳歸功於孟神父；但孔維鐸一直是為這事業極力作宣傳的人。科利主教說：

孔維鐸主教一直夢想希望成為一名福傳者，但天意卻讓他成為會祖，他不僅是自己創立的福傳修會的慈父，也是義大利第一位在神職人員當中，推動福傳精神，並通過神父們在平信徒當中，復甦福傳熱誠。

孟神父用這些話向孔維鐸主教表示敬意：

孔維鐸主教在聯會開始的第一步，陪伴著它。他是義大利聯會的第一任主席，在他的領導下，聯會鞏固發展並且有了很高的成就。

很難去追蹤孔維鐸在義大利各教區開展傳播聯會的工作。在一些地方，不論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他親自參加了全國和區域會議，尤其是每當他必需或是被要求出席。神職傳教聯合會推動的會議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到十四日，在貝加莫 (Bergamo) 舉行，這是聯會第一個重要的日子。孔維鐸主教親自參與並主持該會議。在這令人難忘的兩天，貝加莫教區建立了教區之間，執行神職傳教聯合會工作的基礎。

當孔維鐸主教於一九二七年辭去主席職位，孟神父說了這些話感謝他：

這是我的職責，傳達我們的熱誠，衷心感謝你為了聯會的利益所做的工作。從聯會一開始，你就接受它，後來你帶領它發展到現代的實力和進步的情況。今天，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你寶貴和有效的支持，直到目前，在義大利，我們不會有這麼多熱心的傳教人員。

沙勿略福傳修會和推動福傳

孔維鐸主教預知和渴望的福傳復甦，他自己的修會也有所貢獻。他希望他的福傳者參與這偉大工作，喚醒基督徒在非信徒當中福傳的興趣。在帕爾馬，孔維鐸主教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寫給教區的信——第一封專門介紹聯會的信，他宣布他的一位福傳者尚德里神父是教區聯會的主任。尚德里神父曾在中國福傳。

國王支持福傳的時期已經結束了，現在是基督徒動員支持福傳區工作的時代。

因此，孔維鐸毫不猶豫地把他的一些年輕福傳者，保留在義大利，派遣他們到全國去建立或鞏固聯會的工作，在傳信部和聖嬰委員會登記，在各個堂區建立福傳使命委

員會，任命一批熱心的婦女組織宣教工作。他認為這是正確而且真是一種責任，為了在前線有人開路，他從使命區調動一些從事直接使徒活動的福傳者。出於這個原因，他熱情的福傳者開始在堂區為福傳的使命呼籲，很快他們就看到，他們不僅是天主降福的工具，激發福傳興趣並為使命籌募基金，也是一個促進福傳宣教聖召誕生特有的機會。除了傳統的福傳合作策略，祈禱和奉獻，孔維鐸在同一封信中提到，報刊「為傳播良好的理念和創舉是很有效的工具」。

從孔維鐸開始創立修會，他總是有這個想法。在一九〇〇年他出版信息公告，在一九零三年，當他的新修會奠定基石時，他創辦了月刊雜誌，以動人的題目「信仰與文明」為標題。福傳者不僅有信仰，也具有已經改變西方世界新文明的那些素質。由於照顧病人，孤兒和寡婦幾乎是他們天賦的責任，總而言之，人類共存變成為愛的共融。從一開始，他鼓勵他的福傳者為雜誌寫文章，研究老百姓和他們的風俗，並用照片記錄它們。

他鼓勵福傳者不僅使用報刊，還用其他現代傳播工具，傳揚福傳理念的知識。此外，孔維鐸想建立一個中國博物館，幫助他的福傳者做好準備與使命區的百姓相遇。在十九世紀末，他收到一些禮品，一八九八年在都靈的福

傳展覽時展出。那是首次的中國館展覽，一九〇二年，當馬尼泥神父從中國返回義大利時，他帶回一些古代的物品。慢慢地，因為有新的貢獻，展品收集更豐富了。今日，它被稱為中國藝術和民族博物館。

沙勿略傳教修會新會憲第十五條很相稱地宣布：「我們的使命神恩提醒我們工作，就如我們的會祖一樣，讓當地教會承認並接受他們為非信徒服務的使命。」

最窮的修會

詳細看過孔維鐸主教努力引導神職人員，和信徒們參與宣教工作之後，現在讓我們再次把注意力轉向他，身為福傳修會創始人和長上的角色。在帕爾馬，聽了一些英明人士的意見，孔維鐸決定再次建立所謂的「小修道院」，開始招收有福傳聖召的年輕男孩。他指示選擇人選時要更加小心。很快地，來自義大利各地的許多小男孩申請入會。一九一九年，為了應付越來越多的修士，在維琴察 (Vicenza) 建立一個新的小修道院。這小修院為修會召來很多聖召。幾年後，在安科納省 (Ancona) 建立另一個修院，一九三〇年，會祖去世前一年，在義大利南部的薩勒諾省 (Salerno) 和克雷莫納省 (Cremona) 也另建修院。

第一個初學院在一九二〇年開始，有二十二位初學生。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六位年輕人誓發他們的初願，一年後

十二位初學也發誓初願。從一九二一年起，修會每年都有新成員加入，雖然新成員人數並不是很多，但總是有新人加入，這讓孔維鐸主教的心歡欣鼓舞。然而，修會的財務狀態並不好。孔維鐸寫信給在中國的會士，經常提到這些問題。儘管孔維鐸於一九三〇年創立的《信仰與文明》雜誌，讓修會和他出名，但是這知名度並沒有讓他收到很多捐款。修會生活困苦，尤其是戰後，邁向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生活特別困難。孔維鐸寫道：

我們徹底地過神貧的生活，我相信，在帕爾馬沒有一個修會認為有足夠的經濟。主給我們這考驗，我們必須盡自己所能解決這問題。

在另一個場合，他寫道：

在帕爾馬，在精神上一切都很好；我們唯一的問題是缺乏資源，迫使我們過與其他修會不一樣的生活。儘管如此，我們一直相信天主的眷顧。

一九二一年，因會員增加，當孔維鐸決定必須擴建修院的西側時，這顯示他信任天主眷顧的態度。再一次，他對國家彩票重新燃起希望，想與其他修會合作推行，但結果不佳。他要繼續工作，不過信任天主眷顧的信心似乎受到挑戰；但孔維鐸主教還是滿懷信心：

日復一日，天主眷顧我們，經常有人捐贈我們生活必

需品，讓我們維持生存。我們絕不能灰心，越來越相信天主和我們聖潔的事業。援助就在身邊不遠。

當他於一九二七年派遣兩位福傳者到中國，他寫信給賈師誼主教：

我想給他們為福傳使命帶去一大筆資金，但我只能勉強給他們旅途上所需要的。我寫這些話時我的心感到悲哀，如果不是因為我信任天主的眷顧，從其中得到支持，我的心真會感到沮喪和氣餒。我真的是抱著一線希望，儘管這一切，我相信天主不會拋棄我們。儘管在祂的眼裡我們沒有甚麼功勞，畢竟，為了祂的事業，遲早祂會幫助我們。

由於沒有旅費，福傳者無法離開前往中國，這種事有時會發生。儘管如此，孔維鐸繼續信任天主的眷顧，遇到困難時絕不灰心。貧困在那個時代是很普遍，甚至戰後多年，可以看到修生們在冬季，穿著寬大的軍大衣和士兵留下來的其他衣物。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多麼期盼收到捐款，即使數目不太大。收到一些遺產幾乎是奇蹟。有一次，一位富有的女士留下一筆財產給修會，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後時段，也許因為親戚施壓，她改變了遺囑。孔維鐸主教評論說：「願天主的旨意承行。」另一位女士把農場給

了修會，但幾年後，她後悔，要求把農場歸還給她。修會院長打算拒絕她，從民事和道德的角度來看，他的立場是合法的，但會祖堅持認為文件可以正式廢止。

還有一次，威尼托 (Veneto) 省區鎮上的一位紳士，立了遺囑支持方濟各會修士們。但有人建議他幫忙帕爾馬，一個面臨非常困難局面的福傳修會。方濟各會院長發現了這件事，馬上向孔維鐸主教寫了一封信表示忿恨。孔維鐸對這事毫無所知，他快速答覆方濟各會院長消除他的疑慮，並附加一張紙條給恩人，感謝他慷慨的好意，同時要求他保持先前支持方濟各會的意願。

孔維鐸曾教導他的修生們，他希望他們每天誦唸的祈禱文。禱詞用這句話開始：「主啊，你滋養空中的飛鳥，給野地裡的百合花穿上衣衫：我們把修會卑微的所有需求全部交託給你」禱詞結束時，祈求天主賞報曾經慷慨捐助修會的善良靈魂。孔維鐸主教的秘密是他深深地信任天主的眷顧。

義大利社會動盪不安

(1919 -1931)

「和平，兄弟們，和平相處吧！」

戰爭結束並沒有帶來和平。從前線回來的士兵沒有工作，因為國內各行業仍然混亂掙扎和惡性通貨膨脹，導致物價上漲。除了這些問題，士兵們必須面對那些曾反對義大利參戰人士的蔑視和敵意。在這種氣氛中，社會黨忙於惡劣的階級鬥爭，多次慫恿工業和農業勞動者罷工。老百姓被激怒了。在一九一九年，人們預期看到國家主義團體，一方面打算捍衛義大利軍隊的榮譽，另一方面，反對左翼政黨無法無天的狀態。這些團體是尚未組織的法西斯黨，後來他們確實啟發和支持法西斯黨。

當時政府非常虛弱，無法維持公共秩序。罷工往往導致動亂和槍擊事件，對立派別有時彼此公開挑戰對方。不幸的是，雙方都有受害者。帕爾馬已成為社會鬥爭的中心，孔維鐸主教迅速干預，一九二〇年二月五日發表牧函，坦誠地譴責這事件並呼籲和平。

經歷了不少流血和苦難之後，每個人都渴望和平，但極端黨派使百姓分裂了，播下貧富，勞工和資本家之

間對立的種子，人們準備一個可能導致更多流血和痛苦事件，嚴重的新衝突。

令人難過的是，基督宣布博愛，希望人類成為一個大家庭的信念，兩千年後，仍有人鼓吹階級仇恨，最諷刺的是，他們如此做，理由都是為了世界大同。

不幸的是，沒人聽從孔維鐸的和平呼籲，仇恨和犯罪加劇。第二年，他再次干預：「同胞之間自相殘殺的鬥爭，仍在繼續折磨著我們的家園；屠殺、報復、仇恨和同胞的血充斥於我們的街道。」折磨孔維鐸慈父的心腸，因為他們都是他的孩子！「和平，弟兄們，和平！戰場上已經流了太多的鮮血和太多的眼淚。弟兄們，和平相處吧！」（一九二一年八月四日）。

然而，反對的黨派不但不求和平，反而增強武器。法西斯黨也處處藉著威脅和暴力，日益強大勢力，而民間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國戰略地點設置他們的基地，帕爾馬是其中之一。全省各鎮有許多貧窮和災民，根深蒂固和長久沒有政府的狀態，社會主義、共和黨和民間傳統之間，只需一個火花就可以燃起戰火。帕爾馬河堤左岸地區是極端社會主義革命團體出名的聚集之地。示威和集會重新燃起窮富之間的仇恨，黨派之間互相敵對。

慈善的撒瑪利亞人

在這激進革命的氛圍，孔維鐸主教開始他的第三次牧靈訪問。他從一個村子走到另一個村子為和平呼籲。強烈的仇恨，在社會主義反宗教宣傳的短短幾年，原本欣欣向榮的鄉村堂區，信徒們紛紛捨棄教堂。

每個對立的黨派希望主教站在自己的立場，每個黨派聲稱他們有權在主教府的陽台懸掛黨旗。主教總是以消除敵意的魅力回答：「主教是父親，他不能支持一個黨而反對其他黨派，因為他們都是我的孩子！」當有人向他指出，他的一些孩子是壞孩子，他回答說：「也許是這樣，但他們仍然是我的孩子們。」

有一天，他乘馬車從牧靈訪問回來時，來到塔羅河(Taro)上的橋樑，他看到一個人倒在血泊中。他被一群法西斯黨員襲擊，把他打的半死不活。沒有人敢幫他，因為害怕法西斯黨的特務，但孔維鐸主教停車，從馬車上下來，他的秘書幫助他把受傷的男子抬起來，放在馬車，用自己的斗篷蓋上，送他到醫院，但醫生無法挽回他的生命。孔維鐸主教派代表到他家，給他的遺孀一些援助。

在帕爾馬的路障

故事把我們帶回到一九二二年，這是一個關鍵的一年。

法西斯黨已經在各鄉鎮占了上風，並計畫在羅馬遊行。然而，有一個城鎮抵制：那就是帕爾馬。城鎮人口大約七萬，懷有革命時期的激情，城鎮不只是地理上被河流分為兩個區域。一邊是公爵的領地（直轄領地），有壯麗的古蹟、教堂和建築；它也有中產階級人口，和一些貧民。在河的另一邊，老房子裡住著真正的窮人，很明顯，他們過著悲慘的生活，社會主義針對他們發表言論。貧困的窮人和薪資過低的工人，下決心要改善他們悲慘的局面。他們嚮往美好的未來，但他們的思想已經被仇恨的言論毒害，他們準備好自己面對武裝衝突。

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底，義大利全國宣告總罷工，抗議當時已經操控許多城鎮的法西斯黨邁進一步。墨索里尼嚴厲威脅要報復，除非及時取消罷工。許多城鎮放棄了，但帕爾馬起來面對挑戰。八月一日上午，數千名工人，大多是泥水匠和日間工人，聚集在加里波第 (Garibaldi) 廣場。一群年輕人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在城裡和全省，分發宣布罷工的傳單。

到了晚上，謠言廣傳說法西斯黨要通過河堤左岸地區邁向帕爾馬。該消息被證實後，民間自衛隊被派遣到鎮上戰略地點，在夜間設置路障。河堤左岸地區準備戰爭，由一位名叫維鐸·畢切利 (Guido Picelli) 的社會黨議會成員

帶領反抗。河堤左岸地區的廣場就是以他命名。當時也有許多共產黨員：義大利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利沃爾諾 (Livorno) 創立，從社會黨最極端且已經非常活躍的人群中召集成員。

畢切利有一批非常忠實的支持者，做好準備面對一切：三百名共產黨員組成革命軍的中央核心，動員兩萬人戰鬥。當主教正在進行牧靈訪問，他被告知動盪的進展。他搭車迅速回到城裡，去了河堤左岸區域，看到路障和民間自衛隊，他們允許主教不受任何阻礙，一路順利通過。孔維鐸認為在戰爭即將發生的地方坐陣，這是他的責任，盡可能他要說安撫的話，避免流血。

法西斯黨的行動由伊塔洛·巴爾博 (Italo Balbo) 帶領，他在鎮上一家酒店設立總部。與此同時，在八月二日的整個晚上和三日一整天，卡車載著武裝的法西斯黨員到了鎮上。巴爾博似乎已經下決心，以血腥方式鎮壓反抗者。

衝著法西斯，槍擊從路障射出，在火車站附近，有一位十四歲的男孩被子彈射擊死亡。另外年齡介乎二十至二十四之間的四位年輕男子，在鎮上不同地點被殺害。這件事發生在鎮上的公爵直轄領地，但沒有人敢進入河堤左岸區域。

在八月三日至四日的夜間，射擊間歇不斷，儘管暴動

者突然襲擊，但沒有受害者。八月四日，法西斯黨開始攻擊，期間，他們洗劫建築物和放火燒傢俱。為了報復，一位法西斯黨員在靠近城鎮的村莊被打死，法西斯黨決定無情地粉碎一切反叛者。城鎮官方人員試圖讓法西斯黨打消念頭，並保證調派軍隊調停。部隊到達河堤左岸區域，沒有開槍就進入該區。人群以掌聲歡迎他們。

八月五日上午，巴爾博組織了突擊，但當他衝過博泰加(Bottego)橋，士兵命令他站住。該官員告知他，他們受命射殺，且已經準備開展射擊。巴爾博撤退並會見他的將領們。當天下午，主教派的送信人抵達，傳遞要求召開一個會議的訊息。孔維鐸主教到巴爾博住的酒店，下午三點鐘，在那裡與法西斯黨指揮官交談。他受到了軍禮的待遇。

他與巴爾博和他的人員溫情談話，懇求巴爾博避免武裝衝突，他提出要親自到河堤左岸作一位和平使者。巴爾博對主教留有深刻印象，他在日記中寫道：

主教說了他的金玉良言，並宣布他會用他的權威，試圖和平解決。這是一個非常高尚的表態，但我們不能接受。

與這位溫順謙卑、屬神的人談話，願意為了人民，拿自己的性命冒險，這相遇必定在巴爾博心中留下印記：九年之後，當他聽到孔維鐸過世的消息，他傳送一則電報，

溫情地慰問。在此期間，主教下令在整個鎮上，掛起呼籲和平的海報。

在夜間，巴爾博反思後終於答應向軍隊移交權力。因此，在八月六日黎明，數千位打算發動血腥攻擊的法西斯黨員，悄悄地開始組團離開帕爾馬。人們把避免流血衝突，歸功於孔維鐸的調解和祈禱。

一九二二年十月，同年發生「羅馬示威」，墨索里尼被召請組織政府和法西斯黨開始統治。社會黨、共產黨和基督啟示人民黨 (the popular party of Christian inspiration)，馬上隱秘起來，讓位給獨裁政府。

孔維鐸主教和法西斯黨

孔維鐸主教以他慣有的信仰精神接受新政府，為了國民和國家的利益，盡可能在各方面合作，並強烈抵制一切不公義和濫用權力。

當墨索里尼於一九二九年，與羅馬教廷簽署協定時，他感到高興，因為在義大利宗教恢復了平安；但對於祕密或公開迫害神父，甚至於擴大範圍包括天主教行動組織成員，他做了反應。一九二三年，他有機會展示他剛毅的精神。當他受邀在福爾諾沃 (Fornovo) 市政當局，降福法西斯黨旗和標誌時，他回答：

很遺憾，我不能接受這邀請。幾個星期前在福爾諾沃，法西斯黨員侵犯了宗教信仰自由，上級並沒有譴責這事。除了教區神父忍受暴力和威脅的侵害，最近本地法西斯黨報，強烈煽動反對神職人員的態度，這些舉動使我暫時無法接受降福的請求。

一九二四年發生了「我們的神職人員，在幾個地方，最近遭受嚴重和不公義的攻擊」之後，孔維鐸決定公開譴責暴力。四月十三日，他發表一份文件，其中他抗議暴力，雖然沒有指出名字，無論如何，大家都知道誰應擔負責任。以下是這封信的摘錄：

對我們可敬的神職人員，被卑鄙暴力對待的新法案，讓每位正直的人感到悲痛。帕爾馬的聖拉扎羅修道院院長，溫順、有教養和熱誠的神父，他沒有參與任何政治派別，但是昨天下午，在他家附近，被兩個人殘暴地毆打。

這些行為的嚴重性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們不能無動於衷；身為主教和帕爾馬的一名公民，我強烈抗議，並要求尊重神職人員的權利和自由。我們要求教區敬愛的信徒，譴責這些攻擊，同時我們提醒那些負責人，把逐出教會的處罰，施加於那些舉手迫害教會神聖牧人的人。

他列出已經發生過的攻擊，並強調受害者沒有反擊，因為「銘記福音寬恕的教導」。隨後他以勸勉結束信件：

願仇恨徹底地消失，因為它只是破壞，沒有建設。願不公義的偏見消散，願我們的家園再次永享太平：真正的和平及來自基督的福音所宣揚的愛和正義。

主教另外一次的拒絕更是轟動社會。在一九二五年，帕爾馬鎮決定為科里多尼 (Filippo Corridoni) 豎立一座紀念碑。在戰爭前，為工人階級的好處，他是一位鼓動社會罷工、動亂和暴力的重要人物。他於一九一五年去世。

河堤左岸地區的人視他為「他們當中一位重要的公民」，因此想在區內豎立紀念碑。孔維鐸主教被邀請降福紀念碑的基石，他答覆當地城鎮官方人士說：「雖然我很佩服這個人的愛國熱情，但我無法忘記他反宗教和教會牧職昭彰的惡名。」

三年後紀念碑準備好了，墨索里尼是當時的總理，也出席參加。孔維鐸再次拒絕參加儀式，並不准許降福紀念碑。實際上，他也沒有與鎮上其他官方人士，到火車站迎接墨索里尼的到來；但是當墨索里尼去墓園紀念逝者時，在沒有任何官方儀式下，主教在墓地的大門與他見面。

一九三一年，當政權對天主教行動組織展示敵意時，孔維鐸再次高聲呼籲。六月三日，他寫了一封深情的信給

組織的年輕人，因為他們再次被法西斯政府壓迫。孔維鐸最後的幾封信，其中之一是寫給帕爾馬的民事當局，這也是很有意義的。他在信中譴責發生在九月下旬，對待天主教行動組織年輕成員的六件暴力事件。事實上，他的最後一封信是寫給警察局長，向他報告天主教行動組織年輕成員，遭受不公義攻擊的事件。

戰爭和中國土匪

(1914-1927)

內部權力鬥爭

現在，我們再次把注意力轉向中國，孔維鐸的福傳者在那裡服務和受苦。我們上一次談到他們時，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動盪的政局結束後，戰前時期留下一些和平的希望。唉，不幸的中國人在漫長多年的日子，無法享受和平的生活！儘管局勢不穩，動亂頻繁，帕爾馬的福傳者在他們的葡萄園熱忱地工作。使命的中心已經從襄縣轉移到鄭州，這城注定要成為一個重要的城市。在今日的二十一世紀，鄭州是河南的首都，有兩百多萬居民。

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四的十年間，沙勿略傳教修會在使命區，為男孩已創立了小修院；還創立聖若瑟修女會，為婦女提供牧靈服務；嘉諾撒修女們已經從義大利抵達，照顧及管理孤兒院、醫院和女子學校；他們建立無數的教堂和小聖堂，慕道所、學校和慈善工作數量全部增多，他們在整個家庭和村莊努力傳揚福音。皈依信教的人數，不斷增加，一般來說，信徒們忠心又熱誠。

當會祖從他的福傳者接到這樣令人鼓舞的消息，他會

興奮地說：「讓我們感謝天主，祂在一切磨難中安慰我們。」然而，好景不常，再一次，烏雲聚集在中國的地平線上。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國家，由不同省份組成，從皇帝時代各省區就已經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現在，隨著中華民國的建立，每個省分傾向於鞏固其自主權。各省分經由軍事指揮官統治管轄，他們的治理方式很嚴厲。更糟的是，這些領導人往往彼此有衝突。

革命黨派國民黨的領導是一位年輕的蔣介石將軍，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恢復中國民族的團結。他的總部設在南方的廣州。蔣介石曾在俄羅斯接受軍事教育，當時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有許多黨員支持他的事業，有許多俄羅斯議員也掩護他的部隊和平民政府。當南方的軍隊於一九二六年開始向北方邁進，北部省份的居民和福傳者認為，它是由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帶領的一個軍隊，進行革命行軍，其真正的目的是引介蘇聯政治制度到中國。蔣介石自稱基督徒的事實並不確實可靠，儘管他尊重和保護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使命，但是他的許多將領都是共產黨員。在北方，軍閥變得更加暴力，地理位置在中國北部和南部之間的河南地區，很快就注定要成為衝突的中心。

河南省特別是在西部，比其他地區有更多的山地，一大群士兵在那裡受訓：他們都是某個或其他部隊的逃兵，

組成一群武裝土匪。當地的正規部隊攻打他們時，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老百姓的痛苦，因為正規軍和土匪有個共同點，他們向老百姓課稅，以搶劫和暴力壓迫他們。土匪和正規軍打擊老百姓和福傳者，使他們恐慌。士兵們往往占用教堂做為他們集會之地，此外，他們剝削居民，侮辱宗教和外國神父。在一些地方，甚至殺害福傳者。

主要的城鎮和村莊有城牆包圍，在城牆的東西南北各有一個門：晚上關閉大門，有警衛站崗，但土匪很容易克服障礙，也許是因為他們已經有人潛入城牆內部，或者因為他們一開槍，警衛就驚嚇投降。土匪一進入城鎮就洗劫一切，殺死試圖逃跑的男人，但不傷害富人。富人們事先就已被認定為綁架的對象，土匪把他們帶走，折磨他們，迫使他們透露他們的寶藏在哪裡，否則他們會被當作人質關押，一直到付了巨額贖金之後才會被釋放。

土匪洗劫後第二天的清晨，城鎮只剩一團煙火，倖存者都到鎮外去埋葬死者。

成為土匪的囚犯

每個人都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危。沙勿略傳教修會工作所在地到處都有土匪。由於主教名聲很大，當地沒有人甚至土匪也不敢傷害他或他的福傳者，他們被視為國家的恩人。因此，鄭州監牧區遭受的損失，都是路過或駐紮在那

裡對抗土匪的軍隊造成的。一些土匪的首領是當地人，且有許多信奉基督宗教的親戚和朋友。那時，當地的局勢越來越緊張，因為除了紅軍已經接近鄭州，老百姓也擔心來自其他地區的土匪滲透進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一定是從外地滲透進來的其中一幫土匪，襲擊前往汝州的三位沙勿略傳教修會士。他們三位是年僅二十六歲，剛從義大利到達中國的陶若望 (Giovanni Tonetto)，他連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另一位是三十歲，在中國已經兩年的穆內定 (Antonio Munaretti)；第三位是他們的福傳元老，已在中國服務五年的孟濟華 (Eugenio Morazzoni) 神父。他在義大利也打過戰，是一位勇敢堅強的男人。

福傳者身上所有的財物被掠奪，土匪把他們帶到山區。兩天後，土匪設置營地，儘管是寒冷的冬季，犯人被迫睡在露天裸露的地面，不給他們毯子。第三天，孟濟華神父有機會與土匪頭目講話，他懇求他們釋放剛從義大利來、不會說中國話、最年輕的福傳者到鄭州。他解釋說，這將是獲得贖金最好的途徑。陶若望神父被釋放了，土匪要求十五萬元贖金，加上五十個毛瑟步槍。這是一個不可能做到的要求，兩名人質準備自己做最壞的打算。

這幫土匪經常移動，避免軍隊襲擊。他們的食物稀少，

兩名囚犯如果能拿到一小塊饅頭和一碗小米粥，他們就很感謝天主。他們最大的痛苦是在那些非常邪惡的人手中，感到無能為力。土匪們經常以嘲弄福傳者為樂，用粗俗和褻瀆的話侮辱和恐嚇威脅他們。在聖誕夜前一天，他們感到安慰的是有一位基督信徒前來拜訪。這位信徒是其中一位土匪的親戚；他翻山越嶺，與他的親戚聯繫，設法接近神父們。

穆內定神父 (Antonio Munaretti) 清楚地感覺，他不會活著出去。因此，用鉛筆在一張小紙片向孔維鐸寫了告別信，把一切交託給這位勇敢的基督信徒和天主的眷顧。他寫了：

親愛的孔維鐸主教，

我不知道死亡是否正等待著我們？但孟濟華神父和我正在經歷殉道的過程。當我將成為堂區神父，在我們前往該堂區的路上，土匪俘虜了我們。這是一個艱難的考驗，但我把自己放在天主的手中，願在我身上承行祂的旨意。如果不能避免被殺害，我隨祂自行支配。

我親愛的主教，原諒我的錯失和我可能帶給您的任何痛苦。請降福我，在我死後為我祈禱。如果我的時刻來臨，請賜福我的母親。在天堂，我會為外教人的皈依

依和俘虜我的土匪祈禱。願和平降臨於所有的生靈，
願天主的愛和仁慈受光榮。

我與修會結合的神聖誓願，永遠都不會被中斷。現在
和永遠，在有生之年和死亡後，我渴望永遠都是聖沙
勿略傳教修會的會士。也許這是最後一次，我向您說
話，在心中我擁抱您。

在基督內您忠實的兒子，

穆內定神父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孔維鐸主教寫信給賈師
誼主教：

我接到噩耗，寫這封信時，內心充滿憂傷。我們敬愛
的同伴穆內定和孟濟華神父，已被土匪俘虜。我們所
能做的就是加強禱告，願主保護我們受到嚴峻考驗的
兄弟們。我們越少信賴人力物資，越可以信任天主，
祂是我們所有救助的來源。

在這痛苦的時刻，願我們因天主得到安慰，我們的考
驗是嚴厲的，但是如果我們仍然忠於祂，天主會為我
們預備更大的安慰。在不久的將來，這個心愛的使命
區會再次興盛。

幸運的是，地方高層人士與土匪進行談判順利。賈師

誼主教懇求地方和軍事當局的幫助，也許是因為一些將領許諾，只要土匪釋放外國福傳者，他們答應豁免土匪的行為。無論如何，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的下午，土匪領導告訴兩名囚犯，他們被釋放了。

穆內定神父的信於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送達帕爾馬，它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寫的，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從襄縣寄出。孔維鐸主教深為感動，把它視為他最寶貴的財物。

財政困難

戰爭持續不斷的局勢，南方的軍隊向北方邁進，他們公開表示敵視宗教、福傳使命和壓迫基督信徒，導致福傳者生活匱乏和精神痛苦等等，這些都嚴厲地考驗福傳者的身體耐力和精神。因此，毫不奇怪，有些人表達了沮喪的跡象，導致兄弟之間爆發衝突和無奈。

有時，當事情變得困難，而且超出了我們應對的能力，我們向那些親近的人訴苦，甚至可能為惡劣的局勢責怪他們。不過，福傳者並沒有如此對待賈師誼主教，因為他似乎沒有受到上述情況的困擾，人們因他的良善，視他如父親一般，並深愛著他。相反地，感情的衝突是針對個別的同伴。年長和年輕神父之間發生衝突：年長的不理解年輕的，他們好像被扔進了地獄，無法克服它；年輕神父批評

年長者的行為和心態，指責他們只熱衷於工作和行動，對修道生活某些方面非常遲鈍，因為他們沒有經過正規的初學培育。這並不是甚麼很嚴重的事情，但修會存在著廣泛的不滿和一些衝突。

關於賈師誼主教推薦的福傳策略，為中國修生建立修院，訓練男女傳道員，培育中國神職人員，對於這些目標，會士之間並沒有衝突。

賈師誼主教在鄭州創立的中國當地女修會，之後，還有由巴友仁 (Assuero Bassi) 主教在洛陽創立的，這些都證明了他們已經準備好執行《夫至大》通諭。無論如何不能控告他們，通諭所提到的民族主義。孔維鐸主教的福傳者愛中國，中國人也以愛回報他們。

然而，一個相當微妙的問題在戰後出現了。使命區一直無法收到來自義大利的獻金，福傳者被迫向河南省的歐洲人貸款。戰爭結束後，他們必須償還貸款。在不穩的財務狀況，使命區的財政經理注意到，許多為了福傳使命給予帕爾馬的獻金，在戰爭期間和戰後，這一筆款並沒有匯到中國。總院的財政經理卜懋德神父 (Fr. Giovanni Bonardi) 被責怪耽誤事情。如今負面的情緒從一個地方的小裂痕，擴大成為總院與使命區之間的權利衝突。賈師誼主教本人也被捲入了衝突，他寫信給孔維鐸告訴相關的情

況。從一九二五年起，彼此的信件持續往返多年。

使命區要求盡速把這些錢匯送過來，好讓他們可以清還債務，整修國軍造成的損壞，以及解決他們的日常需要。在義大利，因為戰爭的關係，無法把原本為使命區的獻金匯出去，同時，為了維持修生嚴重和緊迫的需求，尤其是戰後的金融危機，總院幾乎是處於赤貧的狀態；然而，他們打算按時履行義務，把錢匯過去。不過問題一拖再拖，導致彼此怨恨的原因，會祖希望忘掉舊嫌。由於從開始到一九一六年，沒有保留正規的記錄。因此，這成為不可能收拾的爛攤子。然而，修會已經支付了福傳者的旅途費用，使命區的建築設備和新教堂內需要的各種聖物等等，如果說總院在那期間保留了一些款項，但是之前總院所付出的，可以說，已經給予足夠的補償了。

雖然會祖在明確的法律原則基礎上，總院有權保留獻金的一部分，提供給維持修生生活的費用，不過，為求平安，他還是決定，按照使命區所要求的，把錢匯給他們，為了未來，他也制定了明確的規範。因此，他獲得銀行貸款，由匿名的社團機構給予擔保，把沙勿略外方傳教修會法定所有權的股份，作為抵押，把股份交給銀行，以修會總會院作為抵押契據。孔維鐸毫不猶豫地走這一步，希望它可以重建兄弟般的和諧。這事發生在一九二六年底，很

遺憾，還有其他索賠在稍後需要處理。

旅行到中國

(1928)

等待已久的旅行

在我們短短的傳記，只簡單地提到，經常折磨孔維鐸主教的各種疾病，這可能給人一個印象，當他不生病時，日子過得相當快活。他大量和持續的工作可能證實這種印象。然而，實際上，孔維鐸的健康總是不穩定。除了慢性支氣管炎，導致他的肺氣腫之外，他在拉文納時因內出血而受苦，經常被疼痛的風濕病折磨，靠熱敷才稍有舒解。這些疾病導致心臟嚴重削弱，他需要在平靜和沒有任何壓力的生活環境中治療。對孔維鐸來說，這是不可能的。他說：「一個主教不能奢望自己生病休息。」

毫不奇怪，醫生試圖阻止他到中國，走這一趟漫長又不舒適的旅程。孔維鐸堅持要去，因為他認為這是他的責任，就如父親在他去世前，希望探望他的兒子。

之前，因為歐洲和中國的政治事務，沒辦法履行他合理的願望，滿足父親般的情愛。此外，還有其他原因，使他覺得訪問中國是他的責任。孔維鐸想給福傳使命區，一個明確的結構，根據羅馬的指示為基礎，任命一位修會院

長，他將依賴主教，照顧福傳者的靈性和物質需要，並且有必要療癒過去總院和福傳者之間的誤解，重新建立兄弟之間的和諧，停止內戰後混亂的心理狀態。

孔維鐸也想在中國建立一個初學院。他被告知一些修生希望加入沙勿略傳教修會。他認為這是一個很理想的願景，是修會的使徒服務最美好的收穫：一群中國神父，他們曾經被福音感化，現在他們自己將成為福傳者，把信仰傳遞給自己的同胞。此外，監牧區準備提供一小塊土地。從沙勿略傳教修會會士們服務的工作區域當中，選擇一部分土地，分配給沙勿略修會使用。總會長的到訪也許有助於移交順利，他希望沒有財務要求等這一類麻煩的事務，不過，這類似的案件並不經常發生。

孔維鐸主教清楚覺得他的健康漸漸衰弱。因此，當他被告知在中國的政治局勢已改善，他堅決開始他的旅程。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將軍理解人民的願望，和他們對布爾什維克政策 (Bolsheviks) 的反感，尤其是擔心共產黨會佔優勢，已經開始大力整肅部隊裡高階人士。鎮壓已經傳遍各個城市，在上海曾經發生大屠殺。後來在中國共產黨起很大作用的毛澤東與周恩來，儘管遇到一定的難度，但他們設法脫身救了自己。這些權力鬥爭之後，有一段平安的時間，孔維鐸利用這一段看起來平安無事的時間訪問

中國。完成必要的程序，而且確定他真的可以旅行後，會祖寫信給賈師誼主教：「我很少這麼滿足地寫過信，現在我終於可以宣布，我很快就要去中國。」

與此同時，他寫了一封信給所有的福傳者，宣布他即將訪問中國，並告訴他們訪問的目的。他開始興高采烈地感謝天主：

願天主受頌揚，賜予中國這巨大的土地平安，天主教在這國家福傳的前途遠大。我來看望你，不是因為我希望看到新的地方風情，而是要親自問候和祝福你們，恭喜你們的工作結出豐盛的果實，並鼓勵你們持續熱忱地你們已經開始的工作。我來親眼看看，你們真實的需求，並看看修會藉著你們，未來還可以做些什麼。

隨後，他談到了任命一位新的修會院長的計畫，為有意入會的修生，創立初學院。

會祖前往中國

孔維鐸於一九二八年九月從馬賽搭法國船離開歐洲，同行的有福傳元老卜懋德和一個年輕的福傳者費樂理神父(Fr. Nino Ferrari)，他第一次去中國。三十二天後，於十月二十三日，船在中國水域香港港口停靠。然後起程，於

十月二十六日抵達上海，三位男士下船登陸中國。

賈師誼主教在碼頭上等待他們。孔維鐸在日記裡寫道：「言語無法表達我們的相遇是多麼地熱情。」賈師誼主教於兩天前才發覺他們抵達的時間，那時他還在山上訪問他的信友團體。為了及時趕到，他盡可能在抵達的第一個火車站，爬上貨運列車，他到達鄭州時滿身煙灰，然後，他從鄭州搭旅客列車前往上海。

賈師誼主教的恩人羅若瑟先生，讓神父們使用自己的豪華轎車。羅先生是一個富有的實業家，他在上海創辦醫院、老人安養院、殘疾者中心和其他慈善工作機構。孔維鐸主教去拜訪他，並感謝他對河南使命區的慷慨捐助。

孔維鐸主教與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後，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勤勞，非常善良和有智慧。他用語言總結了他的印象，這顯示了他敏銳的判斷力，證明他說了先知性的話：

我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個未來非常有前途的民族，不久的將來，在世界上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將來不可能沒有中國。中國有一個偉大的未來。

十月二十九日晚上，他們搭乘火車從上海旅行到鄭州。路經蚌埠市，拜訪在那裏工作的帕爾馬烏蘇拉會修女們。他們受到親切熱情的迎接，主教第一次目睹女學生的藝術表演，她們背誦詩歌並演唱中國、義大利和拉丁歌曲。第

二天，十月三十一日，他們繼續搭火車旅行到鄭州。

據說，在旅途中，賈師誼主教告訴會祖，他很擔心他的職權範圍會受到干預。孔維鐸為此感到驚訝和悲傷，因為他在會憲上和在其他場合，對福傳者建議「將自己完全毫無保留地，交託在因基督之名和代表基督的權威，管轄使命區者的手中」，經過所有這些教導，他無法想像怎麼還會有人甚至認為，他會干擾他們。顯然地，這裡有一些人會擔心，修會任命的院長與教會上級不同，這可能會成為另一個權力中心，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不利於主教的權威。

在鄭州火車站前，孔維鐸主教驚喜地發現，他的一群福傳者耐心等待他的來臨。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時刻會祖的喜悅。火車耽誤三個小時才到達鄭州。由於國家正處於艱難的局勢，所以決定不在車站舉行隆重的歡迎禮節；然而，一群信徒正等著迎接他，他們高呼：「偉大的主教已經來臨！主教萬歲！」那是諸聖慶日的前一晚，他花了四十三天旅行，終於抵達他的福傳使命區。

孔維鐸見到了他的福傳者

在主教座堂歡迎接待結束前，群眾莊嚴隆重地讚美感謝天主。唱完歌曲的最後一句話時，他們聽到孔維鐸以清晰強烈的聲音唱著：「主啊！我信任你，我的心永遠不會感到困惑。」

十一月二日，他在主教座堂為亡者慶祝彌撒，然後他陪同賈師誼主教和福傳者到沙勿略傳教修會已亡會士的墓前祭拜。晚上，他開始見他的福傳者，並與他們個別談話。隨後幾天，他參觀修生的修道院，訪問主要地區的居民，以當地可用的交通工具旅行。

基督信徒從各地趕到，其中不乏經歷長途旅行的人來見主教。在所有的堂區，孔維鐸所說的話都被翻譯，人們因他的話語陶醉。信徒們感覺到他是屬於天主的人，他給大家很深刻的印象。

孔維鐸的「福傳之旅」只持續三十四天，但他設法接見並聆聽所有人。他看到困難和挑戰，問題和未來的計畫方案。他讚美並鼓勵所有的人，必要時，如父親般也給予訓誡。

當他離別的時刻來到，他的一些福傳者感到失望：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與會祖談話，有些人甚至認為這可能是故意安排的。孔維鐸間接地回應這些悶悶不樂的抗議者，他說對於這次訪問他自己感到滿意。在離開中國的土地之前，孔維鐸寫信給賈師誼主教，再次感謝他，在他的教區內進行牧靈訪問期間，他給予「所有的愛和兄弟般的情誼和照顧，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好意，就像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令人欽佩的美德典範。謝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

表達感謝之後，他再次重複他訪問的意圖，這樣賈師誼主教就沒有理由在心中懷有任何疑問：

我希望我這次訪問會產生良好的成果。我訪問的唯一希望是能夠給這裡帶來好處，驅散可能依然存在的不正確陰影，加強會士之間的和睦，以及他們和主教，與整個修會之間的和諧關係，我鼓勵大家繼續努力工作。我已經親眼看到福傳者的需要，讓我們的總院提供幫助，這些就是我訪問的意圖，我相信他們不會感到失望，因為在我的使徒旅程，我經常懇求天主的恩典。

要離開中國，我感到難過。我很佩服我們的福傳者，在他們的主教指導下，為當地人民奉獻一切。我也希望自己年輕些，能夠為他們的皈依奉獻我的精力！現在，我的年紀大了，我只能為他們祈求天主，有一天祂會打開他們的眼睛，看到福音的真光。

帕爾馬欣喜主教回來了

孔維鐸主教從中國的歸程，走的路線是搭乘橫跨西伯利亞的火車，途經俄羅斯和波蘭。他希望在聖誕節抵達帕爾馬，但是他必須在華沙過聖誕節，於十二月二十八號中午到帕爾馬。一大群人在車站等著他，群眾以鼓掌歡呼歡迎他回家，這歡呼聲提醒他在遙遠的中國曾經歷過的場面。

顯然他深受如此的歡迎場面感動。有很多車護送他到他的住所，長長的車隊，當第一部車到達目的地後，最後的車甚至還沒離開火車站的廣場。

孔維鐸累了，但欣喜不已，他進入教堂，向群眾問候，並表達感謝的話；隨後他邀請信眾當晚到教堂舉行感恩祭典。下午三點鐘，他拜訪修院問候他的修生們。他在簡短的致候辭告訴他們說，他見過福傳者和他們熱心的工作之後，內心充滿喜悅。他總結說：「我看到一個蓬勃發展的福傳園地」！。

下午五點鐘在主教座堂，孔維鐸主教第一次簡介他牧靈訪問中國的經歷。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寫了牧函，更詳細談到他的長途「使徒之旅」：

我走遍了二萬一千英里，忍受炎熱高溫 and 冰天雪地的氣候，天主使我平安回到我的教區。祂一直善待我，仁慈地照顧我；願祂永受讚美！我很讚賞中國無邊無際、無比肥沃的平原和雄偉的古蹟，我很欣賞她古老的文明和勤奮的國民，他們盡力開發，好使她發展成為世界上比較文明和發達的國家。

最重要的是，我很佩服我們福傳者的英雄氣概。我走了他們走過的艱辛道路，用同樣的交通工具，其中包括令人難受的中國馬車，它似乎就是為了讓人筋骨疲

億，甚至於考驗最堅壯者的毅力而製造的。我住在他們簡陋的房屋，在他們儉樸的餐桌上用餐，我特別觀察到他們在執行使命時，遇到的困難。他們的生活混雜著匱乏和犧牲，但他們並不灰心喪志。

隨後總主教描述交託給福傳者的遼闊地域，談到他們進行的牧民使徒工作。他還提到由當地教會在該地和其他地區進行的，以便幫助中國人促進發展和文化的活動。

談過古老光榮的中國文明後，他以這些話結束牧函：

皇帝說自己是天子，現在在中國再也找不到那種權威了，以及迫害福傳者和信徒的痕跡。教會從滅亡和破壞中倖存下來，不屈不撓地繼續救贖的工作。我們都期待著有一天，能夠在天壇舉行彌撒聖祭，這個天壇是皇帝為了人民的繁榮，供奉自己祭品的中國建築藝術傑作。

如果能在天壇舉行彌撒聖祭，那麼中國將達到偉大的高峰。對教會來說，這不遜於過去的基督信徒，從悲慘的地下墓穴走出來，在羅馬異教徒樸素的船塢，高舉基督的十字架。

最後的歲月

(1929-1931)

給在中國會士們的信函

中國之旅總共持續了九十九天。除了艱辛的過程，孔維鐸一直為他的福傳者焦慮，這傷害了他已經病弱的身體。很明顯，他回到帕爾馬時已精疲力盡，隨著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他疲憊的狀況似乎變得更糟糕。他腫脹的腿，讓他走路更加困難，只能拖著雙腳前進。他的聲音變得有些嘶啞，呼吸費力，臉上明顯出現了皺紋。最親近他和會士們的人鼓勵他休息一段時間。他回答說他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並且希望在工作崗位上去世。他覺得他的生命即將結束，要趕緊把握時間。

一九二九年，他在主教座堂以莊嚴的彌撒迎接新年，恭賀教區的信徒們。第二天，他訪問了恭賀他的民間、官方人士。主顯節那天他在主教座堂講道，然後他的病情開始惡化。一月七日，他起床晚了，因為他覺得身體不適，不接見任何客人。他還有其他健康狀況不佳的跡象。四月間，在降福聖枝時，心臟病發作，他掙扎到儀式結束。整個聖週他被迫休息。很明顯；旅途的疲倦和他在這個年齡

所背負的重擔，都顯示出來了。

他必須顧慮的各種不同工作當中，他特別關心鄭州宗座代牧區的會士們。他給心愛的會士們寫了一封信，總結他到中國的訪問。首先向保護他的天主表達自己深沉的謝意，在他漫長的朝聖之旅，有許多善良的靈魂為他祈禱，天主回應了他們的禱聲。然後，他向遙遠的福傳者用這些話語表達他的心意：

當我想起和你們一起度過的美妙日子，對於你們正在進行的偉大工作，我由衷地恭賀你們。感謝你們和主教所有的善意，在我訪問期間為我所做的一切。只要我活著，我會永遠珍惜這回憶。

他也記得基督信徒們顯示的愛，他讚賞他們的虔誠。他希望他的訪問將「產生美善和持久的果實」。他告誡他的福傳者忠於修道生活的傳統和操練，培養他們內在的生命。然後，他轉移到一些實際問題。

他注意到「在兄弟和諧的地平線上有一些烏雲」，並要求他的福傳者「付一切的代價維護和諧，在愛中結合、同心同意。」

然後，他建議他們團結，首先，與因基督之名，被賦予權威管轄教區的基督代表合一。「顯示你對他的尊敬和愛戴，及時表達你慷慨和忠誠的服從，沒有任何抱怨。因

此，你會減輕主教的十字架的重擔，並獲得天主的眷顧，祂會使你的服事結果實。」對於這個主題，他還引用會憲的話。

孔維鐸明確表示，修會院長的任務是督導會士維持和發展修會的精神，是修會和羅馬之間團結的聯繫人。他的權力與主教的並不衝突，但是與主教在兩個不同的工作領域和諧地合作：主教管理使徒工作，院長則特別照顧修會的生活。然後會祖溫情地建議兄弟之間友愛團結，避免抱怨和批評，並鼓勵他們彼此相互尊重和理解。他希望他的福傳者，年長者和年輕的都一樣，在基督內如兄弟般一起生活。

這些都是積極的規勸，儘管他們的「地平線被烏雲籠罩著」，干擾福傳者之間的寧靜，正面的規勸是必要的。對於神貧的操練，孔維鐸有些批評。「讓我對你們說幾句話，關於你們誓發遵守的神貧願，我觀察到有些不正當的做法。」他被告知，一些年輕和年長的福傳者，單獨使用為使命奉獻的款項。

修會在使命區的財務經理，削減了福傳者每月的津貼，他們不得不辭掉一些傳道員，但這些傳道員，一直是吸引中國人到教會慕道最有效的工具。財務經理認為福傳者親自拜訪基督信仰團體和每個家庭，比雇用許多傳道員更有

價值。然而經驗顯示，傳道員是很有效率的。這導致福傳者稍微自由地使用他們收到的獻金。孔維鐸主教只引用會憲的條文說，福傳者必須認同物質財富不屬於他自己，而屬於修會，或屬於他所在的使命區。因此，他們不能不顧院長的意見而獨立管理財務。此外，神貧要求他們，為了他們的需求而領受的，要為此感到知足，即使這會導致一些困難。

這是會祖希望他的會士們操練神貧的想法。在他的遺囑，他寫了福音的神貧精神，包括對不可缺少的食物和衣服要感到知足，任何過多的東西都是違背福音神貧精神。他看到了他的福傳者，如何在貧困的環境中真實地生活，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訪問中國回到城鎮後，在主教座堂的第一個簡短問候，他就告訴帕爾馬的百姓關於這事實。根據他觀察的違規行為，與福傳工作本身有關，也不是福傳宣教者在「追求個人的成就。」

他做了最後的建議：修會唯一的目標是熱誠地傳播天國：

讓我們為不幸的外教人的皈依，甘心情願地犧牲，願我們為這神聖的事業，快樂地忍受苦難和匱乏，跟隨眾多聖徒的芳蹤，以及在這冒險的事業，不屈不撓的前輩。

他要求他的福傳者，要經常學習基督的行事為人，使自己成為基督忠實的圖像。他最後的話是給基督的代表賈師誼主教說的：

結束這封信之前，我必須感謝賈師誼主教，他是主教又是修會院長，多年來他的工作表現很好。我們的修會將永遠記得，他為中國的使命，以慈父的心懷所作的一切。願天主成就他內心所有的福傳願望。

這封信於一月二十五日，聖保祿皈依慶日，從帕爾馬寫的。

烏雲籠罩著地平線

該通函尚未公佈，從中國傳來一封信，讓會祖悲痛傷心。這就像一片烏雲，把他與遙遠的兒子們見面後，感到的滿足與快樂全部覆蓋淹沒。

這封信是由鄭州寄出，日期是一九二九年一月三日。在一月底抵達帕爾馬。內容由一兩位福傳者，也是宗座代牧區諮議會成員寫的。他們對於修會院長的任命感到不滿，院長的職務與教會長上不同。那時，他們不願意接受會祖明確的旨意和羅馬的指示，信中還包含一份他們起草的法規，內容取自其他機構的政策而寫成的一份文件。這些文件關心各領域的職務權限。

這份文件也表示，主教諮議希望把一些規範納入法規裡，特別是關於主教的權威，以及他應得的尊重，還有福傳者的行為和神貧的精神。此外，對於會祖的訪問也有一些批評，指控他在必要時沒有制止，對於總院培育年輕福傳修生的一些抱怨，以及修會過於奢侈的出版刊物。信中還提到了如果被任命的修會院長，干涉主教權限的領域，可能會向羅馬上訴。對會祖來說，這真是一個錐心的打擊：他的會士們計畫向羅馬上訴反對他。賈師誼主教也在信上簽名，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信的實際內容包含了甚麼。

孔維鐸主教對於那封信深感悲痛，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立即寫信給賈師誼主教：

我仔細閱讀它，儘管我盡力從積極的一面解釋它，我認為有義務告訴你，它已經深深地使我痛苦憂傷，因為這表示對我們修會的大方向，完全缺乏信任。這種不信任的高峰就是，如果在下一屆總大會，批准任何可能有損於教區權利的事，你們可能會向羅馬上訴。為了消除這些幾乎是冒犯人的疑慮，我向你保證，任何可能反對教會法和羅馬教廷聲明的事情都不會發生。該文件還表示，我的訪問是無益的，因為我都認同每個人，而且我也沒有作任何決定。我和其他很多人都向天主祈禱，願這次訪問本身是積極的，但只有

天主知道，是否能結出好的果實。

他向賈師誼主教保證，他向每一位都說了正確的話，斥責那些需要被責備的。他總結說：

現在我非常清楚，我只能完全信靠主。

賈師誼主教立即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向他解釋和道歉，孔維鐸接受了，同時表示希望將來沒有任何事，會擾亂代牧區和修會之間的和諧與平安，「在基督的愛內，成員之間必須一心一德。」

對於整個事件，感到懊惱的一位福傳者，孔維鐸寫說，他很遺憾這信必須存留在修會檔案裡：

這份文件告訴我們的後代，我們兄弟，以及會士與他們的上級之間，缺乏和諧與默契，而這些理解與和諧，正是會憲極力推薦我們實踐的。既往不咎，讓我們記住只有愛能戰勝一切。

孔維鐸主教再也沒有提這件事；但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也許會想起它，有人聽到他喃喃地說：「連我自己的會士們都不理解我。」

第一屆總大會

一月二十五日，他給中國的福傳者，簽署通函的同一天，孔維鐸宣布召開第一屆總大會。大會計畫於六月整

個月召開，但延遲到八月，因為總會院的院長董神父 (Fr. Alfredo Popoli) 病了。

總會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上午，在總會院召開，以聖神降臨彌撒慶祝開始，整個修會會士和大會神長們都出席，大會神長代表包括 (董神父) (Alfredo Popoli)、卜懋德 (Giovanni Bonardi)、文煥有 (Amatore Dagnino)，鳳來儀 (Pietro Uccelli) 和升龍高 (Leonardo Armelloni)。升龍高代表中國使命，賈師誼主教因為中國的危急情況，不能出席參加。

已被羅馬教廷批准為終身總會長，同時是修會會祖的孔維鐸主教，主持第一屆總大會。這些神父們被選為：卜懋德神父為副總會長和總財務經理，董神父是總諮議和羅馬教廷修會代理人，伯多祿神父和路易吉是總諮議。會憲中描述的行政結構，從此開始有規律地運作。

選舉結束後，他們閱讀討論由董神父，依據其他修會的經驗為基礎，起草的「使命的法規」。後來這法規與修改的會憲被送往羅馬等待批准。該法規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二月才被批准。某些基本內容與董神父所寫的條文相同，但以傳信部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所指示的話語取代，給予教會上級和修會上級的任務明確的限定。

法規還制定了那些物質要分配到使命區，那些被分配

給修會。會憲修改部分包括接納福傳會士誓發永願，這是以前沒有想過的事，以及加入有關神師的一些條文。還有其他一些有關神父們和修生之間的關係的法規。會議決定，他們的生活起居應該分開，給予不同的需求和照顧；然而，神父們、院長們和修生們，一起在餐桌用餐。這法規適用於修會任何會院的所有成員，但是在小修院內就不如此實施。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日，總會隆重結束。同年的五月十五日，傳信部把鄭州使命的西區分開來，建立了洛陽宗座監牧區。巴友仁 (Assuero Bassi) 被任命為院長，後來成為主教。

獻給瑪利亞的讚美詩

(1931年2月15日)

孔維鐸主教在四旬期間，對特別重要的議題有發表牧函的習慣。一九三一年，他想紀念厄弗所大公會議，這個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在那次會議期間，我們的聖母被宣告為「天主之母」。

這是他最後的牧函，因為他在同年年底去世。信中充滿了對聖母的欽佩和敬愛。

瑪利亞的優美

即使孔維鐸還只是一個小孩子，他認為瑪利亞是世上最優美的受造物，毫無疑問，他的母親激發了他內心的這種情感。

有一天，孔維鐸看到了掛在他家牆上的聖母圖像，對年幼的孩子，無名的畫家似乎沒有畫出與她實際的臉同樣美麗的圖像。他準備好刷子，善意地著手修改她的臉，但實際上使圖像更難看。孔維鐸沒有被責備，但從此以後聖母像就被擱置在閣樓裡。他去世後，一位姐姐再次看到它，轉送給沙勿略傳教修會。今天，它被保存在總院，孔維鐸的展品當中。

他有關瑪利亞的講道詞和訓詞，完全是對聖母的讚美詩歌：聽見他談到瑪利亞的信眾，有時會感動得流淚。皮亞琴察 (Piacenza) 的門扎尼主教 (Ersilio Menzani) 說，他於一九三〇年七月邀請孔維鐸主教到貝多尼亞 (Bedonia)，隆重紀念聖母慶日。他要求孔維鐸主持莊嚴的彌撒。講道時，他說得那麼動人，連他自己都被感動地流淚。在儀式中，皮亞琴察的主教和其他人士，也被孔維鐸的話感動得流淚。

一九〇四年聖母無染原罪瞻禮，孔維鐸主教在拉文納發表講話，他說：

完美無瑕的聖母瑪利亞，妳是多麼的美麗。除了天主，妳的美麗高於一切的美麗，在教會的歌聲中，我欣然為妳詠唱一首讚美詩。瑪利亞，妳優美至極、完美無瑕，沒有罪的污點。妳是耶路撒冷的榮耀，以色列的喜悅，妳是人類的榮譽和桂冠。

在孔維鐸紀念厄弗所大公會議週年信函中，他指出，這個大公會議宣布瑪利亞為天主之母，因為她所生的神聖兒子，是取了人性的天主之子：祂是真天主也是真人，在聖言內人性和天主性同為一體。厄弗所人民以喜悅的心情接受這宣言。說到瑪利亞，天主之母的崇高尊嚴時，孔維鐸引用聖多瑪斯的話：「她的尊嚴具有神聖的本質。」

瑪利亞充滿聖寵

孔維鐸主教非常熱忱地談論瑪利亞：

只有她充滿聖寵，因為她獲得最特殊和不可思議的寵愛，最崇高的祝福和一系列的特權和恩典，使她高於一切受造物之上。她是一座神秘的山，天主聖言歡欣地在其上居住。她是至高者以祂的臨在，聖化的聖體龕，是神秘的太陽，至高者榮耀的帳幕。

瑪利亞的一切都是偉大奇妙：她的無染原罪，她久盼的分娩，她聖潔的生活，她不斷增長的美德，她絕妙的死亡和凱旋進入天堂。她僅次於天主，優於不是天主的一切。她的恩寵和聖潔僅次於基督。

宗徒、殉道者、貞女聖人、國王和信徒都尊崇她。神學家和思想家以令人欽佩的教義描述她的功德和光榮，詩人以不朽的詩詞慶祝她的慶日，最傑出的藝術家們為她創造自己的傑作。

瑪利亞，我們的母親

如果我們必須崇敬瑪利亞，因為她是天主的母親，我們也必須愛她，如同她是我們的母親一樣，因為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前不久，如此地把她交託給我們。

讓我們默觀片刻，她在加爾瓦略山上，站在兒子的十

字架下，悲傷淹沒了她，然而，她沒有落淚，默觀垂死的兒子。

教父教導說，正如永恆的天主要求童貞女贊同，聖言降生成人，現在也請求她同意他的犧牲。兩個偉大的愛在瑪利亞的內心掙扎：她心愛的神聖兒子與她深愛的人類；但是，她意識到天主的旨意，在他的無限正義，要求十字架的犧牲，她一點都不猶豫，把她唯一的兒子，如同和好與平安的祭品，獻給永恆的天主。

她接受天主的旨意，就如耶穌在革責瑪尼的莊園，為了從不可挽回的毀滅拯救世界，接受天父的旨意一樣。就在那時，耶穌從十字架上俯視著她，又看著若望向她說：「女人，這是你的兒子！」然後又對他所愛的門徒說：「看，你的母親！」

讓我們思慮片刻這些神秘的字句。如果瑪利亞通過聖言降身成人，成為天主子的母親，和我們救贖主的合作者，在那一刻，從十字架上崇高的祭壇，她也被隆重地宣布成為我們的母親。對於耶穌，門徒若望代表所有的男女，從那時刻，瑪利亞的心以更大的愛，為我們開始跳動，因為她知道，在基督被殘酷折磨，受苦的當中，她已經成為恩寵和慈悲的母親。

是的，愛情是痛苦的果實，在那一刻，天主顯示了最

偉大的愛，給予她一個巨大的胸懷，好讓她堪當成為一個無數成員的大家庭的母親。因此，她以天主愛人類的愛，並從其中完全滋養她的愛，去愛我們每個人。

瑪利亞，慈悲的母親

瑪利亞不但與救世主，在世上生活掙扎奮鬥時相關聯，而且也與祂在天上的工作相聯。耶穌在天上守護著教會，拯救靈魂，在這雙重任務，祂希望瑪利亞成為祂的合作者。

厄娃不幸的後裔舉心向瑪利亞祈禱和懇求時，她賜予他們她的慈悲和恩寵。從她崇高的仁慈寶座，她向人類傾注她的恩典。病患轉向她，並獲得他們渴望的痊癒；罪人跑到她面前，為他們混亂的激情獲得了重要的勝利；受苦者獲得神奇的安慰，一切有需要的人都被安慰。瑪利亞賦予所有的人她天上的寵幸。

默觀天主並在一切事務看到天主，她的慈母心懷聚集了我們可憐的呻吟和懇求。教父告訴我們，天主的恩典沒有一個不是經由她的手傳遞給人類，因為她已被任命為天上恩惠的施與者，就如她被任命為人類救贖主的合作者。

孔維鐸主教稱呼瑪利亞為主教轄區的「導引之星」，他把教區所有的地方交託給她保護。在他寫給沙勿略傳教修會的遺書，他寫道：「向聖母無染原罪，福傳之后，培養一個體貼的敬禮。」他致力推崇誦念玫瑰經，並推薦玫瑰經是最令瑪利亞心喜的祈禱，就如通過默觀所有的奧蹟，培育基督徒生活的一所學校。

瑪利亞，美德的楷模

如果我們想真正地敬禮瑪利亞，我們必須更努力仿效她的美德，她留給我們一個光輝的榜樣，譬如說：謙卑、純潔，耐心和愛德。

她的謙卑令至高者欣喜，因為這個原因，讓她在所有人當中成為有福的人，在人類受造物當中，高舉她的尊嚴至極高的境界。

她的純潔堅固了她的精神，使她堪當默觀具有人性的天主，在她內反映了祂的神聖完善。她的耐心鍛煉她的靈魂，以無比強烈的勇氣，她不僅成了殉道者，還成為殉道者之后。她屬於天上而不是世俗的愛，這一直是她生活的動力，她溫柔的心靈永遠嚮往著，比人間之愛更神聖的愛。

願瑪利亞的母愛和她的恩典，尤其是她的美德經常統

御我們。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自豪地說我們是她的孩子。在生活中遇到困難的時刻，就像我們的祖先一樣，我們會體驗到，她會如同世上最有愛心的母親，和最強有力的受造物，為那些因信德祈求她的人服務。

主教的最後表現

(1929- 1931)

義大利和梵蒂岡之間的協定

在那些年裡，義大利和梵蒂岡之間的協議，是教會和義大利最重要的事件。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義大利公認小梵蒂岡領土成為獨立國家。這消息令孔維鐸歡欣喜悅，並為此在二月十三日聖灰瞻禮日，於主教座堂舉行莊嚴的讚美感恩祭典。儘管天氣惡劣下大雪，主教座堂擠滿了信徒和民事當局人士。孔維鐸主教發表簡短的講話，表達他對這件事的喜悅：「這事件是更快樂更平安的生活的希望，我們家園新的光榮和偉大的序幕。」

然後，孔維鐸主教寫信祝賀教宗，在月底，他前往羅馬親自晉見教宗。庇護十一世在二月二十八日歡迎他，兩人談了一個小時。孔維鐸於九月份，又到羅馬朝聖，代表教區向教宗致敬，恭喜他晉鐸四十週年，教宗再次單獨接見孔維鐸。

很不幸，五月十五日，政府首腦墨索里尼，關於義大利和梵蒂岡之間最近的協議，在國會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說，

他的態度及演講內容令天主教徒苦惱，就如孔維鐸在日記中所寫的，這是試圖抑制雙方的政治。法西斯主義獨裁的目標，後來就以公開迫害天主教行動組織，以及其他天主教教育機構彰顯出來。

新的神學院和會議

孔維鐸主教經常特別關心他的神職人員。因此，他決定在鎮上建立一個新的小修道院。他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公布，新大樓的第一塊基石於四月一日，在出席的大批人群當中，被隆重降福。孔維鐸主教發表了簡短講話，並再次呼籲慷慨合作。雖然他離世前沒有看到工程完工，在他活著時，可以看到雄偉的建築物外部結構，距離沙勿略傳教修會總院並不遠。孔維鐸熱愛他的祭司和他的福傳者，這兩個建築物，至今仍然是他雙重的愛，永遠的歷史遺跡。

孔維鐸計畫召開一個會議，以便更新教會制定的律法，並強調神父們的偉大尊嚴。會議也將幫助他們恢復熱情的心，並概述他們對天主和基督信徒們的基本任務。因此，他於一九三零年十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召集領導教區第二次會議，並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準備。

會議期間，他的三篇正式演講，給神父們留下了精神遺產，這三件珍貴的文獻充滿了教義和靈修的靈感。其中談論感恩祭典的犧牲，日課與和好聖事的職務。

禮儀週

除了會議，孔維鐸主教還安排一周（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至二十四日）的時間，專注投入於禮儀，由修道院卡龍帝 (Caronti) 院長與該領域的專家主持。

孔維鐸一直懷著興趣關注禮儀運動的發展，尤其是他特別欣賞與卡龍帝院長的友誼以及幫助。從一九一九年以來，卡龍帝一直是帕爾馬苦修會修道院院長，熱衷於推動禮儀改革。

關於禮儀，孔維鐸在一九二四年曾給教區神職人員寫過信，勸誡他的神父們「培育信徒參與彌撒，這個最重要的禮儀行動，和至高的崇拜行為，在彌撒中我們給予天主應有的榮譽和滿意。」他還寫道，在大部分基督信友在場的慶日彌撒，但是：

他們不再全心全意參與祭壇上正在隆重慶祝的莊嚴儀式；他們不再與代表他們向天主祈禱的司祭合一；他們覺得與正在進行的彌撒無關，只是被動地參加；那些比較虔誠的信徒，對自己私人的虔誠行為感到滿意，很多時候，他們的虔誠與彌撒禮儀的祈禱毫無關係。

信徒應該與司祭同心合一，奉獻完美的祭品，虔誠地與代表所有人的司祭，一起誦唸禱詞。此外，那些參加彌

撒的人應該接近神聖的祭壇，領受聖體分享基督的生命，與祂親密地結合。領受聖體「與基督和基督信友的靈魂，以及信徒之間，建立親密的共融，藉著這合一共融，特別在那個時刻，所有的人會覺得大家都是兄弟姊妹。」

孔維鐸繼續說道：

因此，我們絕不能再容忍這種不積極參與彌撒的基督信徒，因為彌撒是教會內最重要、最隆重的行動，被動地參與是無法得到彌撒充分的果實。我們必須在兒童道理班和成人慕道班，更重視禮儀，向他們詳細解釋儀式、信經、祈禱詞和彌撒的意義。

他還推薦聖歌，尤其是額我略歌曲：

聖歌的主要目的是幫助人們祈禱，全心全意舉心向上；額我略聖歌表達心靈的寧靜、平安、信任以及在祈禱中向天主交付靈魂。

他要求所有的人在彌撒和晚禱中，學習詠唱，後來他建議使用歡樂的義大利語彌撒書，好讓人們可以更容易地跟隨禮儀的儀式。因此，孔維鐸主教與那些推動禮儀改革者同聲呼籲，讓信徒們在神聖崇拜的禮儀中積極參與，不再只是邊緣和無聲的旁觀者。

按照這革新計畫，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孔維鐸舉辦

了禮儀週，這是一九二四年牧函的豐碩，促進更熱切地參與慶祝聖體聖事。

這一週不僅專注獻給神職人員，也專注於信友們。因此，它被細分為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為神職人員，一部分為天主教協會，另一部分為信友們。一般的論題集中於堂區，因為那是基督信徒團體學習靈修生活，高舉自己進入密契氣氛的地方。

在開幕致詞時，孔維鐸主教熱烈地推薦要學習和實踐禮儀，這總結了他曾在信中更詳細地向神職人員所說的。在閉幕致詞時，他希望禮儀週，喚醒他的信徒們對禮儀更虔誠。

在工作崗位上去世

(1929- 1931)

最後一次牧靈訪問

儘管孔維鐸主教的身體不好，他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寫的牧函，宣布他將進行第五次牧靈訪問，計劃在所有的堂區，再次為基督信仰的教義呼籲。即使最後一次的牧靈訪問另有主要目標，但是維護信仰教義一直是他的主要優先職務。

在信中，孔維鐸提到了以前訪問的目標，彷彿要為他作帕爾馬主教二十四年的計畫方案做一個總結：

第一次訪問，我到處推動聖化家庭，以納匝肋聖家作為每個家庭德行的典範。

第二次訪問，我鼓勵組織天主教青年，結果很好。這方面感謝我們的教區，至少有一段時間，在艾米利亞省區的姐妹教區當中，我們的教區在這領域是佼佼者。

第三次訪問中，我創立堂區教理學校的基礎，熱愛耶穌聖心，把堂區獻給聖心，為那些忠於聖心的信徒懇求應許的降福，為他們請求謙卑、聖潔、克己、對世

俗的事物保持超然，尤其要愛主和鄰居，恢復社會的核心價值。

第四次訪問，我發起改革運動，反抗可怕的褻瀆惡習，在每個堂區為冒犯天主的威嚴，舉行莊嚴的補贖儀式。由於各堂區神父的見證，我有理由相信，我們為天主之名爭取榮譽，同時教誨他人的活動也有良好的效果。

最後的一次訪問有兩個特殊的目標：為當時正在建造的主教小修道院，呼籲信友們慷慨捐款，並進行徹底檢查神聖和世俗用的建築物，堂區住屋和堂區的各種任務，好能在各種情況下作出適當的決定。

訪問平地堂區於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始，次年訪問鎮上的堂區，一九三一年訪問山區的堂區。三年來，從一九二九年直到一九三一年，主教生前最後的日子裡，他以一貫的平靜和微笑，進行牧靈訪問。只是他似乎更累了，他的講道更難以理解。在最後一年，他限制自己只訪問主要的堂區，並在堂區的周邊地區主持堅振聖事。

他把訪問山地的堂區留到最後，一九三一年才去訪問那裡的信徒們。他緩慢費力地從一個堂區到另一個堂區訪問，不屈服於疲勞。偶爾聽到他低聲說：「我希望天主接我回去！我在這世上已經累夠了！」

拜訪病人們是他的習慣，但在一個村莊裡，他無法親自探望病人。有人建議在廣場召集他們，在那裡，他可以穿過人群降福他們。在病人當中，有一位小男孩和一位小女孩，他們兩個人都坐在輪椅上。小女孩的臀部扭曲，醫生們都認為他們不可能徹底治癒她；男孩的膝蓋包著石膏，也沒有希望痊癒。

他們的父母向主教講述孩子的問題。感動之餘，他安靜祈禱，然後祝福生病的孩子。他安慰父母不用擔心，孩子們很快就會再次到處亂跑。後來他們真的都完全康復。

偶爾，孔維鐸會想要離開吃力繁重的主教工作，以及它所帶來的許多重要的事務。他晉牧二十五週年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事實上，他說：「主教一直管理一個教區二十五年之後，他應該讓位了，讓另一位更新鮮和先進的人替代：人們尤其是神職人員，覺得需要新鮮的人了。」可是，謹慎的想法會掠過他的腦海，他的思想又回到拉文納，他說：「教宗已經把這教區指派給我，我必須在教區過世。我希望在工作崗位上死去。」

這次他訪問堂區似乎已經成為最後的告別。一位神父注意到他毫無生氣地跛行，問他是否腿很痛，孔維鐸回答說：「我快要抵達終點，不久我將去天堂。」九月時，他問候堂區的信徒們說：「我們在這世上不會再見面，但會

在天堂重逢。」

與你的兄弟和好！

孔維鐸意識到，離開這世界前他還有一件事要完成。他記得福音的話：「你們若在祭壇前，要獻你們的禮物時，在那裏想起你們的弟兄有什麼怨你的事。」孔維鐸本人並不怨任何人，因為他愛他們所有，甚至他忘恩負義的兒子們。他沒有什麼要原諒的，但有一位弟兄確實對他有一些怨恨，他必須與這個神父和好。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他死前二十幾天，去史庫拉諾 (Scurano) 牧靈訪問。出席的人當中，有一位德爾蒙特 (Licinio Del Monte) 神父，他怨恨神父們，也生主教的氣。德爾蒙特神父描述兩人之間的相遇：

孔維鐸主教一直對我很好。他盡力說服我要忘掉對神父同伴們和主教所有的怨恨。一九三一年十月的某一天，他來到史庫拉諾，把我叫到他的房間，給我看他腫脹的腿，對我說：「不要對你主教懷恨，我不久就會離開這世界。」我感動得哭了，跪下去。孔維鐸扶我站起來，擁抱我。

與這個弟兄和好之後，他還有最後一個人情債，他要向心愛的神父們表達謝意。

大約十月中旬，當修士們放假回來，孔維鐸去拜訪大修院，與那些他稱為「我眼中的瞳仁」的修生們見最後一次面。我們不知道他是否向修士們發表講話，只知道他走過整個修院，向院長建議一些改善，他的態度就如同最後一次訪問他非常喜愛的地方。

十月二十四日，基督君王慶日前一天下午，他拜訪修院。在那裡，他也走過整個屋子，彷彿是最後一次的告別。那天晚上，他沒有回到主教府，在修院為他保留的小臥室過夜。第二天，十月最後一個主日也是基督君王節，他主持彌撒，並祝聖了八個副執事。他非常辛苦地完成儀式。

然後，他到院長卜懋德神父的房間。他因為爬樓梯疲憊不堪，癱坐在沙發上，很明顯他已精疲力竭。呼吸恢復正常後，他告訴卜神父在彌撒中，他一直昏昏沉沉的，曾擔心自己可能會昏倒。

他花些時間與卜神父在一起，親切和動人的談起他的修會。接著他說，他不會留下午餐，要求送他回主教府。神父為他叫來一輛馬車帶他回家，一到家裡，馬上倒在床上。那是十月二十五日。有人立即請醫生來，診斷他是腦出血，或者也許是血栓。

我要見天主我的救主

十一月二日，孔維鐸的狀況惡化，消息不脛而走，遍及整個城市 and 全省。神父和信友，民間機構主管和老百姓，湧往主教府詢問他的健康。整個帕爾馬為主教擔心，在所有宗教機構和教堂為他祈禱。

十一月四日，孔維鐸的狀況進一步惡化。他要求告解和終傅聖事。

十一點鐘，總執事德爾索爾達特 (Del Soldato) 蒙席為他傅油，二十分鐘後再給他臨終聖事。

當孔維鐸主教等待死亡來臨時，他要求為他穿上斗篷和聖帶，手上戴著他的戒指：他要穿著象徵他服務的服飾去迎接他的國王：他是一個忠實的僕人！

然後，孔維鐸請求他的副主教思嘉 (Schiavi) 蒙席，為他誦念信經，他非常專注地聆聽。結束時，他在小枕頭上稍微起身，然後開始講話。他的聲音雖然有點無力但很清楚。屋裡一片沉默，每個人都聽到了他的話：

我確實相信剛才副主教為我宣讀的信經，我寧願從我自己口中宣認，但我的身體太弱，我沒辦法做。這信仰一直是我思維的標準，我因耶穌基督之名和權威一直努力宣講這信念。我希望我可以說，它一直是我工

作的準則，但我非常清楚我深處的惡劣和弱點。在這個時刻，當我準備出現在天主的寶座前，我請求我可敬的神父們和我的信眾，原諒我所有的軟弱和缺點，同時我向大家保證，信經，這個教會的信仰，一直都是我的思維規範。

在這一點，他以祈禱的語氣，為自己和他的神職人員以及信徒們，向天主說：「主啊！拯救我的神職人員和我的信徒們，免於錯誤和不信！主啊！保存我的信徒們的信仰！」

圍觀的人在哭泣，有些擔心他會折騰自己，但沒有人敢打斷他的遺言。醫生靜悄悄地要求眾人離開房間，只有他親密的隨行人員留下。孔維鐸要求教宗的祝福，對他來說這是天上恩典和祝福的保證。他焦急地等待著它的到來。最後，在十一月四日下午，收到教宗的電報說：「羅馬教宗以慈父特有的情懷，向孔維鐸主教致意，祈願他健康。」孔維鐸非常愛教宗，這些話給他很深的安慰，他要求重複為他多讀幾遍。

他陷入深沉的睡眠，每隔一段時間，他會恢復知覺移動他的嘴唇，也許說個短禱。有人清楚地聽到他喜悅地說：「我要見天主我的救主」。到了晚上，教堂的鐘聲開始響起，因為這是他的習慣，孔維鐸誦唸「由深淵向你呼號」

祈禱詞，他問檢查他的脈搏的醫生說：「我好嗎？」「親愛的主教，不要怕！你會好起來的，你會好起來的。」孔維鐸喃喃地說：「願主的旨意承行」。

他被告知各堂區都在聖體前徹夜為他祈禱，這讓他非常高興和感激。有人還聽到他喃喃地說：「不管是死或是活著，我們屬於天主。」整個晚上，天主教行動組織的年輕人，忠實地在主教府門前專心關注他的病情。

第二天，十一月五日，傾盆大雨，天空充滿烏雲。早晨，主教的房門被打開，好讓人們可以經過主教的床前。他們沉默地經過，眼中充滿淚水，彷彿他是他們自己家族的一員。

快到中午的時候，孔維鐸因內出血受苦，他們意識到他的生命已接近尾聲。再次，房間內只留下與主教最親近的人。他的侄女阿德利亞 (Adelia) 在他的床邊。他過世前不久，也許感覺到她的臨在，要向她告別，他用微弱的聲音說：「我要與萬王之王走了。」這是他最後的遺言。

他保持平靜一會兒，只動嘴唇，也許在祈禱。這時，他的臉色突然變藍，幾乎不知不覺地就走了。圍觀的人再也無法忍住自己的眼淚。

這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一點五十三分發生的。孔維鐸享年六十六歲又七個月。

聖人去世了

(1931)

帕爾馬哀悼主教

三天期間沒有中斷，成群的人排隊瞻仰主教的儀容，他穿著莊嚴的主教服飾，躺在主教府的大廳讓人憑弔。報導說，超過十萬人前往向他表達敬意。

每個人都希望最後一次看他們心愛的主教，許多人帶著某些東西，用來觸摸主教的身體，譬如說，聖牌、念珠、衣服等。老百姓認為，某種祝福可以從他們心愛的主教的身體，透過那東西，再傳遞到他們。為了滿足人們的這個願望，需要作特別的計畫安排。有一些更大膽的人甚至設法觸摸主教的手或腳，甚至切下一塊他的服飾。有人要一把頭髮，儘管有警衛守著，三天的憑弔，孔維鐸的頭髮少了很多。

一個女修會的初學，膝蓋患有很嚴重的疾病，她用手帕包著他的頭髮，置於身體上，在很短的時間她痊癒了。這初學後來成為修會的總會長，她的名字叫吉娜 (Gina Provinciali)。

十一月八日，星期日下午，孔維鐸的靈柩遊行穿過城

市的街道。河堤左岸地區的人民也要求隊伍走過他們的街道。在該地區，人們表達的情感甚為激烈。主教의靈柩經過時，到處可聽到壓抑的嗚咽聲，許多橫幅讚譽過世的主教：「主教慈父請再次降福你的人！」「孔維鐸，安慰我們的心。」「你是我們家鄉的榮耀。」

之前，從來沒人在鎮上見過這麼多的人群。遊行持續了四個小時，成千上萬的人擠滿街道，或者從窗戶揮手，有的扔鮮花。教會，民事和軍事當局，地方行政官，大學和小學生，都參與遊行隊伍，悲傷沉默的地走，就如他們失去了家裡心愛的成員。在出殯前幾天，雨不停地下；但是，讓人出乎意料，那天下午停止下雨，人民議論說，這是孔維鐸的第一個奇蹟。

遊行隊伍下午三點鐘離開主教府，抵達主教座堂已經晚上七點。棺材被放置在一個靈柩台，人群安靜地慢慢離開。第二天，九點鐘，帕爾馬人回到主教座堂，參加莊嚴肅穆的葬禮。艾米利亞省區與其他教區的主教都出席，還有很多神父們。主教座堂無法容納所有想要參加葬禮的人。賈師誼主教也在主教的行列當中，他是孔維鐸的「首生者」，幾個月前因健康理由回國了，並參與照料教區的一些事務。

是哀傷的葬禮或是喜悅的凱旋？

克雷莫納 (Cremona) 的主教卡扎尼 (Giovanni Cazzani)，在葬禮中描述這位「傑出的主教」，他用這句話開始「這是一個哀傷的葬禮或是喜悅的凱旋？這是一個被死亡砍倒的人的葬禮，或是一個欣喜升天，享受榮耀的聖人的凱旋？」他最後說：「我們這位心愛的主教，教導我們生活、工作，受苦和死亡。」這是孔維鐸的生命完美的總結。

卡扎尼主教談到一些細節和事件，顯示孔維鐸傑出的聖潔和個人的品格：「一位威嚴、受崇敬、平易近人和可愛的人物」；「一位導師、牧人、無與倫比的慈父、和平的使者，具有使徒的內心。」帕爾馬的信徒們點頭表示同意。

孔維鐸主教曾要求被安葬在主教座堂。在他的遺囑裡寫著：「等一段時間法律許可後，我希望我的遺體被轉移到主教座堂，與我的傑出前輩們的骨灰安葬在一起，讓我在接近這些聖人的遺物之地安息。」甚至在他死後，這位好父親仍然希望與他的孩子們保持接近。

其實沒有必要等待一段時間，城鎮機關的當局主管立即授予許可，孔維鐸的遺體被安葬在大主教座堂聖亞加大 (St. Agatha) 堂裡。從那時起，他的墳墓成為虔誠朝聖者的

地方，多年來它總是鋪滿鮮花。神學院的老師們上課前，會到他們的主教墓前表示敬意。他們也看到其他男女百姓，跪著祈禱和沉默的懷念主教。

葬禮後的一天，一位老師苦惱極了，甚至無法繼續上教會歷史課。他說：「我覺得我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又繼續說：

我們很幸運住在一個非常崇高的靈魂旁邊。鎮上的人已表達對主教的敬仰，對他的聖潔、善良、勤勞、責任感，以及根據福音的神職生活等等深感欽佩。他把所有的努力和犧牲，專注於成為一位按照主的心意生活的神父。他不為自己保留甚麼，一切都是為他的人民。他是教會的希望和偉大理想的先驅。

例如，他提到福傳的理想，不久前，幾乎已經被忽略了的天主教行動組織，孔維鐸主教為這組織專注投入很多精神。他組織教理教學，提供教師和學校，以現代教育學給予明智的指導。在所有這些和其他事務，孔維鐸一直是先進者。

幾年後，主教座堂的總執事巴里利 (Giovanni Barili)，和孔維鐸的前任副主教，作了這個見證：

我們崇敬這位心愛的主教，二十四年來，他一直是時時令我們警醒的牧人，我們永遠會記得他。在任何時

候，他的良善、健全的教義、正直的生活和高貴的行為，都是我們毫無指摘的楷模。

我們都知道，他的行為、祈禱和表現，完全模仿基督的典範，在主面前，他有天使般的虔誠，與主親密和牢固的結合，因著他熱誠的愛，謙卑的心，甘願貧困，肉身的苦修，每個人都欽佩他，稱讚他是一個聖人，他走到哪裡，他的聖潔照耀生輝。

信徒們祈求孔維鐸轉禱

隨著時間的流逝，在帕爾馬人們心目中，孔維鐸的形象和他的聖潔更為顯著，他們開始向他祈禱，請他轉禱祈求恩典。許多人寫信給沙勿略傳教修會，表達他們的喜悅，因為他們的祈禱得到回答，他們經常為福傳使命奉獻，象徵他們的感恩。每個月，修會的月刊上會發表一些通過孔維鐸的轉禱，所得到的恩典。以下是一些例子：

一家托兒所的孩子面臨死亡，修女把孔維鐸主教的遺物放在孩子身上，他甦醒過來，笑著開口說話，並完全康復。

另一個孩子卡爾德洛尼 (Giampaolo Calderoni)，因敗血症面臨死亡，與孔維鐸的遺物接觸後，恢復健康。

拉娜 (Antonieta Lana) 女士患了嚴重的肺炎和敗血

症。她向孔維鐸做了九日敬禮後完全恢復。

迪諾 (Dino Salotti) 因急性潰瘍，被送往醫院進行手術。他把孔維鐸的遺物放在他的身上，兩天後他就出院。

阿達 (Ada Cavalli) 得了傷寒，病情危險，她領受病人傅油聖事，到了晚上，她夢見孔維鐸主教和一群福傳者，一起在豐達內拉多聖母像前跪著祈禱，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她痊癒了，並將此歸因於孔維鐸的轉禱。

安妮塔 (Annetta Bretoni) 得了關節炎及坐骨神經痛，向孔維鐸做了九日敬禮之後，被治癒了。吉娜 (Gina Zametto) 向我們的好父親孔維鐸祈禱後，她的敗血症和壞疽的腳被治癒了。威克雅 (Serafino Dalla Vecchia) 因急病，被送往醫院，他的家人開始向孔維鐸做九日敬禮，病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復原到可以接受手術的程度。

在一所小學工作的仁愛會博佐修女 (Giuseppina Bozzo)，她的痊癒可以說是真正的奇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她的臉部感染丹毒，並蔓延頭皮，引起高燒。她被送往醫院後，突發急性腎臟炎與敗血症，沒人期望她會度過危機存活。學校的修女們開始向孔維鐸主教做九日敬禮。敬禮進行的第二天，修女的病情稍有好轉，第三天更好轉。第八天，她回到工作崗位。

一九五〇年三月，埃爾維拉 (Elvira Brocci) 因右手患

蜂窩組織炎，被送往醫院時發高燒，上半身到處是淋巴管炎。她接受手術後迅速恢復，讓醫生感到驚訝。菲耶索萊 (Fiesole) 修道院的神師，薩爾維蒙 (Tommaso Salvi) 說，他為埃爾維拉向孔維鐸祈禱。

許多靈性上的恩惠和人們的皈依，歸因於孔維鐸的轉禱，向他作宗教敬禮的人開始越來越多。

福傳者的靈修

在幾頁之內要總結孔維鐸主教的靈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為了清楚起見，我們就用他自己的座右銘，這也是他一生所實踐的：

- 看見天主，尋找祂，在一切事上愛祂。
- 基督在一切之上。
- 基督的愛催迫我們。

看見天主

孔維鐸於一九一八年九月，在修會內部的期刊《我們的生活》，寫了一篇簡短的文章給他的福傳者，勉勵他們從自然界、發生的事件和人群中，看見天主。我們從默觀天主的創造開始思索天主賦予我們的禮物，首先祂通過神聖的恩典，提升我們進入超自然的境界。

孔維鐸主教是一位依靠信德生活的人。在每一事件，每一個情況下，即使在最痛苦的時刻，他看到天主的手在工作，他意識到天父的眷顧，無限地信任祂。他常說：

天父不斷地守護著我們，輕柔地支撐我們，就如母親扶持還無法走路的孩子一樣，以確保他不會跌倒。聖

詠作者說：「你伸出了你的雙手，滿足了眾生的需求。」我們所擁有的，圍繞我們的一切，我們呼吸的空氣，支撐我們的土地，使我們歡欣的日光，滋養我們的食物，解除我們乾渴的水，一切都是天主給的禮物。

被他自己的話感動了，聖潔的主教大聲說：

哦！天父，你以仁慈，美好的事物，我們的存在和生命，賜給我們無限美善的禮物，願你受讚美！願天空的繁星、山岳、森林、肥沃的山谷、巨大的海洋、河流、小溪、露水、深淵的野獸和天空敏捷的生物，沙漠的猛獸，平原溫順膽小的羊群，所有這一切，藉著天主降生成人的愛子之口，大聲喊說：我們的父親！

看見天主就是認識祂，因認識祂，我們的心會被吸引去愛祂，在祈禱中我們的靈魂會轉向祂。

禱告是我們在這世上最崇高、最好的行動，賦予我們真正超自然的偉大祈禱時，天主來到我們當中，喚醒我們。我們的造物主天主，我們的父親，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兄弟在看著我們，聆聽我們，對於我們表達的敬意和感情，祂善意地微笑。如果我們能滲透天主的秘密，我們會驚訝地看到，義人的祈禱，以及祈禱後相稱的行動，對人的生活和對天國的命運，是多麼地

重要。

孔維鐸就是真正在祈禱中生活的人。

默觀基督

藉著信德認識天主，以及通過祈禱遇見天主之後，在心中自然地會燃起愛火，這愛讓人直覺地把自己給予天主，祂是每個人渴望的永恆和完美的目標；這愛讓人轉向耶穌基督，祂是我們的祖先和先知所渴望的，是天主聖言降生為人，在基督內天主啟示自己。天主的愛在基督的身上成為有形可見。

建基於這種信德，孔維鐸如此強烈地愛耶穌，祂成了他的所有思緒和情感的焦點。這種毫無止境地愛基督是他的靈修的主要特徵。在他的生命中所有的行動，無論是祈禱或是他的使徒活動，基督一直伴隨著他。基督成為他的靈魂唯一的渴望。他的主教牧徽「基督在一切之上」總結了他的靈修核心。

這些話摘自聖保祿寫信給哥羅森人的書信，他談到按照創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的新人。「在這一點上，已沒有希臘人或猶太人，受割損的或未受割損的，野蠻人、叔提雅人、奴隸、自由人的分別，而只有是一切並在一內內的基督。」（哥 3:11）

在所有一切看到基督，即使是最痛苦的人，甚至在不文明和異教徒之間，這是孔維鐸主教為他的生活制訂的目標。

默觀基督時，首先是默觀十字架的奧秘。當孔維鐸還是一個小孩，第一次看到十字架，它似乎栩栩如生，令他著迷地看著它。一想到基督如此完全地愛我們，他就感動不已。

基督的愛征服我們

當孔維鐸為了福傳創辦了自己的修會，他向他的福傳者建議，以聖保祿的話「基督的愛促使我們」當作生活的目標：「基督的愛催迫著我們，因我們曾如此斷定：既然一個人替眾人死了；那麼眾人就都死了；祂替眾人死，是為使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替他們死而復活了的那位生活。」（格後 5:14-15）

聖方濟·沙勿略為了愛耶穌和靈魂的得救，面對所有的危險和痛苦，他的典範令孔維鐸著迷，也啟發他完全獻身於福傳工作的動機。愛必須以愛回報，即使為祂奉獻我們的生命，這是殉難意願的根源。這是十字架的教導，塑造了孔維鐸的內心，讓他後來能夠面對一切困難。

基督信仰的密契主義，十字架不只是信徒們默觀的象

徵圖像，最重要的是，復活的基督，帶著祂受苦受難的痕跡，站在天父面前。「祂常活著，為我們轉求。」（希 7:25）其次，最奧秘的是，祂使自己以麵包和酒的形式，臨在於聖體聖事，通過祭司和整個教會，不斷地更新祂的祭獻。

在神學院做了二十七年院長的喬瓦尼蒙席 (Giovanni Barili) 說：「孔維鐸慶祝彌撒時，好像天主充滿了他的靈魂。人們都被他的平靜、熱心和虔誠吸引。」孔維鐸動人地談到基督在聖體龕裡臨在的奧秘：

我們是多麼地幸福呀！在靠近我們的家有聖殿，永生天主的聖體龕！我們真是幸運，蒙召與創造和救贖我們的那一位緊密結合，祂以自己的德能支持我們，以無限的愛，愛了我們。

這是孔維鐸的密契經驗：經常與基督和祂的愛情保持親密，他覺得在整個生命，與祂很近，在祂內生活，繼續從領受聖體時，就已經開始的愛的交談。他對天主的愛轉化成對鄰人強烈但溫柔，深情和英勇的愛情，甚至為了別人的好處，忽視和犧牲了自己。

孔維鐸認出和深愛在卑微弱小者、貧窮受苦者和罪人當中的基督；但他的信仰讓他明白「窮人當中的最貧困的，是那些沒有信仰，這個極為貴重的禮物。」因此，他希望給他們帶來救恩的禮物。

他對拯救靈魂的熱誠是他熱愛天主最生動的表達。這種熱誠不只是對於那些近在咫尺，他教區內的人，更是擁抱整個世界。為基督贏得靈魂的渴望把他燃燒了，即使是那些在遙遠的地方，他不認識的人的靈魂，因為基督也為他們死而復活：那些異教徒的靈魂、那些不相信基督的人，他為他們祈禱，並為世界的救贖，奉獻自己成為一個「心甘情願的犧牲者」。

他鼓勵自己和他的福傳者，工作時要：

*以不斷增強的熱情，在不信基督的人當中傳播福音，
以我們自己微薄的貢獻，實現基督的願望：培育一個
能夠擁抱全人類的基督信仰大家庭。*

因此，他的福傳使命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對基督的愛，啟發他合作完成祂的旨意：

讓所有的人歸屬於一個牧人的羊群。

溫柔和謙卑的心

異乎尋常的溫和不但是孔維鐸主教最引人注意和可見的美德：他的心真是溫柔和謙卑。他鎮靜不慌張，笑容可掬：他是親切的化身。甚至當他訓斥人，也是非常地親切。

我們還必須記住他絕對的忠實，只要他認為那是天主的旨意，或是為了靈魂的好處，無論是日常祈禱，一般日

常工作，或是耐心聆聽一般老百姓，他都會忠心地做。縱觀他的一生，我們可以說，他沒有執行任何非凡的工作，和甚麼偉大的行動，壯觀的姿態或驚人的英雄行為，但他完善地用愛做了所有的事。

如果說他有英雄的作為，那是他始終都用忠誠和熱愛，履行天主的旨意，無論天主以任何方式啟示給他。他的作為都反映著與基督一樣的情感：「我常作祂所喜悅的事。」（若望 8:29）。

如果我們比較孔維鐸主教與已往的某些聖人，再也沒有比重複那些他生前服務過的人群，以及最忠誠的神父們，所給予的評論更好：「他是另一個聖方濟·沙雷 (St. Francis De Sales)。」關於孔維鐸，這些人也許單純地表達他最重要的真相：他活出了我們神聖的救主——耶穌，其親切、仁慈又逼真的肖像。

天主舉揚謙卑的人

(1932-1996)

科里主教的信

孔維鐸主教的遺囑給了指示，在他的葬禮不要有任何的悼詞：「我需要的不是讚美之詞，而是善心人士為我的靈魂安息祈禱。」因此，他事先安排在葬禮日為他奉獻很多彌撒，另外在一個月之內，安排了五百台彌撒為他祈禱。他根本不認為自己是聖人，反而覺得自己非常需要天主的垂憐！但是認識他的人並不這麼想，許多人開始請求，考慮冊封真福品的「聖德名聲」和「殉道名聲」過程。

帕爾馬的新主教科里主教 (Evasio Colli) 並不認識孔維鐸，當他見到對他的前輩一直很忠實的信徒，他開始了解孔維鐸的高貴精神，並決定收集和處理有關他生平的美德的資訊。

依照當時的教會法，孔維鐸去世十年之後，他可以這麼做。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在帕爾馬開始冊封真福品的教區程序，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結束。初步深入調查期間，共有六十九人被諮詢，其中很多是神父。

幾個月後，科里主教寫信給教宗，請求他開始冊封真

福品的宗座程序過程。

我在帕爾馬擔任主教十多年，每一天我越來越確信，我尊敬的前任主教孔維鐸的聖潔。我發現在我的教區內，所有的信徒也與我有同樣的信念，從帕爾馬修院，他最尊敬的一群神父同伴們開始，到非常困難時期，與他往來的政治和民事當局人士，還有一般公民，都記得孔維鐸永遠是天主真實和偉大的僕人。我想為帕爾馬整個教區表達這個願望，為這為模範牧人的生活和靈魂，請求開始冊封聖品的程序。他是帕爾馬人，後來成為當地的主教，以及許多福傳者的慈父。

我現在代表教區的人，懇求教宗下令開始孔維鐸主教冊封真福品和聖品的程序。（一九四三年一月三〇日）

戰爭打斷了這過程，但是當敵對的局勢結束後，教廷聖禮部開始調查教區程序和孔維鐸在拉文納時代的生活狀況，但對於他辭掉拉文納主教的職務，則沒有被完全調查。因此，聖禮部向帕爾馬主教建議，在拉文納應該設立一個額外的程序，調查孔維鐸在該教區任職期間的生活。這調查程序於一九四七年開始，一九五二年結束。

宗座程序稍後於一九六零年開始。

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的聖堂

一九四二年，聖潔的孔維鐸主教過世十一年之後，沙勿略傳教修會請求孔維鐸的繼任者科里主教，授權把孔維鐸的遺體移葬到修會內的聖堂。沙勿略傳教修會的請求是按照會祖早在一九零七年的要求，當初他請賈師誼神父把第一批福傳者李加約神父的遺骨，從中國送回義大利，以便安葬在修院的聖堂裡，當時孔維鐸表達他的願望寫道：「我希望有一天能在他旁邊安息。」當時，孔維鐸主教已經從拉文納辭職，從沒想到教宗會任命他管理帕爾馬教區。

之前，他成了帕爾馬主教之後，分別在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二〇年寫他的遺囑。他的遺囑附了一份備忘錄，希望自己的遺體安葬在墓園裡的主教墓穴後，可以移葬到主教座堂，與聖人的遺體和他的許多傑出前輩們的骨灰一起安息。

一九二四年，他又在遺囑裡增加簡短的句子，修正他以前的指示，結果他要求，如果在他死時，修會擁有一個墓園的話，他希望遺體被安葬在修會的墓地。科里主教認為沙勿略傳教修會的渴望是合理的，同意移葬孔維鐸的遺體。

一九四二年移葬他的遺體，帕爾馬的百姓再次成群結隊地向他們聖潔的主教表達敬意。他們從主教座堂，伴隨

著孔維鐸的棺木到沙勿略傳教修會的聖堂。這又是一次的凱旋。然而，這也是一個悲傷的告別，因為主教從整個帕爾馬教區最重要的教堂被帶走。這幾乎如同把他從人們的敬禮儀式中，被刪除一樣。

當孔維鐸於一九八二年二月被宣布為「可敬品」時，沙勿略傳教修會懷疑，是否該把他的遺體轉移到主教座堂的時刻到了。然而，這不是最好的做法，因為當時市中心已被禁止通行，不容易進入主教座堂。也許為他創建聖堂作為他的聖所，可以讓朝聖者更容易到他的墓地。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布孔維鐸的英勇美德

一九五六年是孔維鐸逝世二十五週年。沙勿略傳教修會計畫隆重的慶祝活動，並邀請威尼斯的家長龍嘉利樞機主教 (Angelo Roncalli)。紀念活動吸引了大批群眾。

龍嘉利樞機主教記得在一九二二年與孔維鐸見過面，事實上，他甚至推舉他是義大利主教當中，推動福傳運動表達最清楚的一位，導致教宗本篤十五世發表〈夫至大〉通諭。龍嘉利發表講話時，精確地描述孔維鐸是：「帕爾馬的主教，因他福傳精神特別的功績，慈父般的牧人，他是普世教會的主教。」

不久，在莊嚴的週年慶典閉幕禮，帕爾馬的科里主教

回想孔維鐸充滿十字架的生命，肯定他的聖潔說：

我們可以說，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做得很好，如果他在教宗烏爾班八世發出的指示前去世，人們肯定會立刻為他封聖，他們會直接把他抬到祭壇上，宣布他為聖人，而不是慶祝他的葬禮。

宗座程序於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帕爾馬舉行，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結束。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發布宗座程序有效性法令，然後把封聖的論點，包含證詞的總結，天主僕人的簡歷，他的「聖德名聲」和「殉道名聲」，全部呈交宗座冊封聖人部。進行的過程突然停止，因為當時教會法規定，必須等孔維鐸去世五十年之後，才可以討論他的英勇美德。

隨著最後期限的到來，科里主教的繼承人帕西尼 (Amilcare Pasini)，那時他因為雙目失明而退休，寫了熱情洋溢的信給教宗，要求宣布孔維鐸英勇美德的特性：

我接受敬愛的科里總主教委託的任務，能夠領導這冊封的最後過程，是我的榮幸，這任務加強我對孔維鐸主教已經夠深的仰慕。

我從來沒有意識到，孔維鐸是如此卓越的人。從他完成的工作成就，甚至從他實踐美德的特別方式，閃爍著一種光輝。我永遠不會忘記，在他生命中最困難的

時刻，他操練的耐心、慈悲、明智和愛德。我是從所有收集到的證詞和資訊，才知道他的這些美德。

我說這些事是為了強調，人們認為他為帕爾馬帶來福氣，不只是因為他的福傳修會，也是因為二十四年來，他是教區的慈父和牧人。

對於孔維鐸的一生，我特別佩服的是，他能夠把教區主教的職務，與福傳使命不停的活動，和諧平衡地融合在一起。除非我們衷心地成為福傳者，我們無法成為真實的基督徒，或是活出修道人、神父或主教的身分。在這方面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他的福傳精神有文件可證明，他在義大利與真福孟保祿，推動創立「神職傳教聯合會」，並且願意擔任聯會的第一任主席。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受了帕西尼主教 (Bishop Pasini) 的要求和列聖申請，並指示審查所有的許多程序。這封信是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三日寫的。因此，不可能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孔維鐸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日，完成所有的程序。

天主的僕人孔維鐸英勇美德的特性，於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隆重宣布。從那時刻，可以稱呼他為「可敬者」，並向他祈求。他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奇蹟，有了奇蹟就可以

開始真福品的過程。

考慮到這重大事件，沙勿略傳教修會把放著孔維鐸遺體的大理石棺，移到聖堂的聖所祭壇後面，這幾乎象徵聖體聖事的基督與祂的忠僕親密合一，這位忠僕曾經為了世界的救贖，心甘情願地奉獻自己。

在聖堂聖所左側離墳墓不遠，躺著孔維鐸的第一位福傳者李加約神父的遺體，他於一九〇一年在中國去世。會祖曾表示，他希望「我們的第一位福傳者受祝福的遺骸」安葬在修會內的聖堂，在那裡他要建立一個相稱的紀念碑，永遠記念他和他的聖潔典範，同時他的精神也可以激勵正在受培育，將來成為福傳者的年輕人。

啟發孔維鐸的聖召的十字架，矗立在同一個聖堂內，繼續鼓勵他的兒子們。在十字架旁有本書，書裡有那些已經與他們的會祖，在天堂享受榮耀的會士們的名字。書裡還包含了在中國英勇福傳者的名字：他們持續五十年，史詩般的事蹟，考驗和磨難的故事。還有賈師誼主教的名字，在中日戰爭期間，親眼目睹了他的主教座堂被炸毀，和福傳者們被驅逐出境。他老年患病時，被迫遠離他教區的信徒們，死於異地。書裡還有巴友仁主教 (Assuero Bassi) 和丁玉守 (Faustino Tissot) 的名字，他們在遠離自己教區的中國去世。此外，還有其他主教們的名字，他們用熱情和

智慧管理教會：

在孟加拉國庫爾納 (Khulna) 的林但丁 (Dante Battaglierin)

在印尼巴東的柏啟雲 (Raimondo Bergamin)

在獅子山王國馬克尼的奧古斯托 (Augusto Azzolini)

在巴西阿巴埃特圖巴 (Abaetetuba) 的詹尼 (Gianni Gazza) 和安傑洛 (Angelo Frosi)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烏維拉的達尼羅 (Danilo Catarzi)

書中也記載被中國共產黨驅逐出境的福傳者，離開中國後他們轉移到亞洲其他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

從世界各地來到總院的會士們，也可以看到先他們離世的前輩們的名字，他們用自己的鮮血，種植教會種子的英勇行為，將永遠默存在會士同伴們的心中；

貝若望 (Giovanni Botton)

喬瓦尼．帝都內神父 (Giovanni Didonè)

路易吉．卡拉拉神父 (Luigi Carrara)

維多利奧．法琴修士 (Vittorio Faccin)

馬理奧．魏羅內西 (Mario Veronesi)

瓦雷李安諾．柯貝神父 (Valeriano Cobbe)

阿爾貝托·皮厄羅邦神父 (Alberto Pierobon)

薩爾瓦多勒·得雅納神父 (Salvatore Deiana)

奧多利諾·毛勒 (Ottorino Maule)

阿爾多·馬爾邱勒 (Aldo Marchiol)

以上都是沙勿略傳教修會贏得殉道冠冕的會士名字。在名單中，我們還可以加上李加約神父的名字，他是遭受中國義和團迫害的烈士。

來到聖所的福傳者，默默地向會組述說天主藉著他們所行的奇妙工作，他們從他的典範汲取靈感，並向他祈求，知道在天堂他們有一位保護者。一般的百姓也來到孔維鐸的陵墓前祈禱，花些時間在聖堂的聖體前朝拜，以及去辦告解。感謝一位年長男士的慈善捐助，在聖堂前，豎立了真福孔維鐸一尊巨大的銅像，祝福他如此熱愛的城鎮。

冊封為真福和聖人

(1996 和 2011)

蒲隆地的奇蹟

為了列入真福品或聖品，教會要求一個奇蹟，從天上來的超自然徵兆，並由醫生和神學家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審批。

天主授予祂的僕人孔維鐸列入真福品的徵兆，發生在非洲一個國家的奇蹟。孔維鐸生前曾希望派遣他的一群福傳者到非洲大陸。他去世將近二十年後，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在一九五〇年，沙勿略傳教修會在獅子山王國開始第一個使命，然後到剛果和蒲隆地等其他國家。就是在蒲隆地這國家，天主決定要榮耀他的僕人。

一九六五年十月初，一位名叫薩賓娜的十二歲小女孩（她的非洲名字是 Kamariza）因腹部急痛，被送到蒲隆地的首都布松布拉一所醫院。醫生無法查出病痛的原因，也沒有藥物給她解痛。醫院的外科醫生什洛莫（Sattinger Schlomo）是一位猶太人。他與當地醫生團隊決定進行手術探究原因，他們發現胰腺有惡性腫瘤。這女孩身患絕症，她出了院，預期頂多可以活一個月。

薩賓娜被送到住在布魯里的哥哥 (Harimenshi) 家裡，他的家離沙勿略傳教修女會不遠，其中一位修女多瑪西娜 (Tomasina Casali) 每天晚上去拜訪生病的薩賓娜，替她注射嗎啡。幾天後，薩賓娜的病情惡化。她不能進食，身體非常瘦弱，無法下床。注射嗎啡也無法減輕她的痛苦。多瑪西娜修女想起孔維鐸主教，對薩賓娜說：「在天堂有一位聖潔的主教能為妳轉求治癒的恩典，讓我們一起祈求他。」她給薩賓娜看上主僕人的相片，且把它放在床邊，讓她可以繼續向他祈禱。

有一天，薩賓娜的姐姐 (Gaudenzia) 安排一台彌撒，求主早日把她帶走。除了一個年輕的表弟留下看顧薩賓娜，大家都去參加彌撒。在某一時刻，薩賓娜覺得有必要起身下床。她沒有想過自己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移動，當時，她把腳從床上抽出起身向門口走去。她虛弱的身體迫使她貼靠門邊，但她感覺不到疼痛了。當她的親戚回來時，薩賓娜站在那裡，臉色蒼白，雖然瘦弱，但她的臉上掛著微笑，雙臂張開迎接她的家人。她的親戚們感到驚訝，多瑪西娜修女要薩賓娜躺在床上，檢查她的腹部：她的紅腫消失了，並且沒有因為修女的觸摸引起任何疼痛。他們帶薩賓娜到醫院。外科醫生以為她已經死了一段時間，當他看到她還活著，就把她抱在懷裡，並展示給醫生和護士說：「我不是信徒，但我認為天主的手在她的身上工作！」

許多恩寵和奇蹟都歸功於聖潔的孔維鐸主教的轉求，但這一次震驚了醫生，他表示「根據我們的醫學知識基礎，她的痊癒完全是無法說明的。」

這個奇蹟開闢了孔維鐸主教冊封真福品的道路。

薩賓娜健康地長大，後來結了婚。為了感謝聖潔的孔維鐸主教治好了她，她於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到梵蒂岡參加孔維鐸冊封真福品的儀式。

冊封真福品儀式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決定，把孔維鐸與非洲的福傳者丹尼爾·金邦尼 (Daniele Comboni) 一起冊封真福品。

因此，在某方面上來看，這是天意，因為孔維鐸希望見到金邦尼，這位偉大的非洲福傳者被冊封為真福，現在他的願望實現了。他不僅有機會見證，且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兩人在同一天一起被冊封為真福。

預計兩人曾服務過的義大利教區會有一大批信徒參加儀式，此外，還有從他們的福傳者和修女們工作地區的信徒們，也將前往出席，因此，決定儀式將在聖伯多祿廣場舉行，雖然提供了二萬五千張座位，不過肯定還會有許多朝聖者需要站著觀禮。

三月十七日，那天傾盆大雨，儀式組織團隊決定不在

廣場舉行儀式，朝聖者全部到聖伯多祿大教堂，為了有更多的空間，教堂內的椅子全部移空，還有四五千朝聖者必須到「保祿六世大廳」，藉著巨型的屏幕，觀看參加儀式。

觀禮者明顯地看到生病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的腳站立不穩，雙手顫抖，臉上出現疲憊的跡象，發著高燒，他們深受感動。儘管他身體明顯不適，但他要親自為兩位偉人主持宣福禮。教宗的道理由國務卿索達諾樞機 (Angelo Sodano) 宣讀，並以祈禱結束講道：

天主，為這兩位聖潔的新真福，我們感謝你。我們祈求你，藉著瑪利亞，聖人之后，使生命之光照亮我們，並使我們可以在世界各地傳播這生命的光。

第二天，三月十八日，在城外聖保祿大殿舉行彌撒，這是保留給孔維鐸一個比較親密的慶典。禮儀安排得很好，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參加，用不同語言的聖歌和信友禱詞。這是第一次向新真福表達敬意的彌撒，由帕爾馬的貝尼托主教 (Benito Cocchi) 主持，他是孔維鐸之後的第三任主教。

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的總會長弗朗西斯·馬里尼 (Francesco Marini) 神父，解釋為什麼選定城外聖保祿大殿為慶祝場地，因為九十四年前，這是孔維鐸晉牧的地方。沙勿略傳教修會來自非洲與印尼、義大利、墨西哥十四位

年輕會士，當天誓發莊嚴的終身願，在孔維鐸創立的修會，獻身於福傳工作。

來自各大洲的沙勿略傳教修會士前往出席，與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分別來自中國、台灣、印尼、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信徒們。孔維鐸的靈修光照他們，似乎他正在對他們重複表達自己不變的思想：

去吧，願基督的愛激勵你。還有其他還不屬於基督的羊群：你們要找尋他們，召叫他們，領他們到基督跟前，因此只有一個羊群，一個牧人。為基督的願望工作和犧牲自己，好讓所有的人成為天主的一家人！

慶祝活動在帕爾馬持續不斷，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孔維鐸的骨灰甕私下被帶到帕爾馬的主教座堂。在那裡，它被安放在祭台前，讓信友們崇敬。從週四到週日，人們不斷地前往朝聖，慶祝新真福的彌撒持續舉行。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天下午，阿奇樞機 (Achille Silvestrini) 主持隆重彌撒，共祭的有帕爾馬，和其他教區的主教以及許多神父們。主教座堂擠滿了信徒們，許多人只能站在教堂前的廣場觀禮。

彌撒結束後，迤長無盡頭的遊行隊伍陪同著孔維鐸的骨灰，穿過街道走到沙勿略傳教修會的聖堂。他去世六十五年後，帕爾馬人還懷著敬意和深情記得孔維鐸！

冊封為真福後，帕爾馬的新主教，沙勿略傳教修會會士切薩雷 (Cesare Bonicelli)，把聖堂的聖所獻給真福孔維鐸。這聖所已成為一個朝聖的地方，讓許多願意在他的陵墓前，為自己的特殊需要，請求他轉禱的人，前往朝聖。

一個巴西男孩痊癒了

在一九九〇年，沙勿略傳教修會負責巴西，貝洛奧里藏特 (Belo Horizonte) 教區的聖雷蒙 (St. Raymond Nonnato) 堂區。為紀念孔維鐸，堂區內有一個小團體，專門敬禮孔維鐸主教。

一九九六年孔維鐸被冊封為真福後，沙勿略傳教修會把一個小聖堂奉獻給真福孔維鐸。到這個聖堂參加彌撒的信徒，其中有一位非洲裔名叫尼爾達 (Nilda Rodrigues des Apostolos) 的女士，她在堂區非常活躍，深受到大家的喜愛。

二〇〇〇年，她嫁給了希爾馬爾 (Gilmar Reis de Souza)，並搬到聖盧西亞 (Santa Luzia) 區，與專注於敬禮孔維鐸的團體同屬一個市區。二〇〇二年四月，她生了一個早產女嬰，三十三天後就去世。因為女嬰的母親懷孕二十四週後，患有血栓形成傾向疾病，導致所有的羊水流失，影響腹中的胎兒。

她第二次懷孕時，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照顧她的婦科醫生達席爾瓦 (Lucian da Silva Teixeira)，在她的體內注射液體，有一段時間一切都很順利；但是，到了第二十六週，尼爾達經歷產痛，那天是二〇〇三年八月三日星期天。醫生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尚未出生的嬰兒必定會死亡，因為需要懷孕二十八週後，嬰兒的肺部才會成熟。早產兒如果被安置在一個保育器還能維持生命，但他們往往會失明或腦部受損等嚴重的併發症。醫生認為剖腹生產也許可以給嬰兒一個生存的機會。取出的嬰兒非常小，只有一個手掌的尺寸。醫生認為自己的作法很愚蠢，因為這嬰兒注定會死。因此，給嬰兒施洗。

嬰兒的病情很危急，他已經被安置在分娩室的一個保育器，因為他呼吸不正常。之後，又患了敗血症，需要用抗生素治療。心搏又經常緩慢下來，體重從三十明顯下降到二十四盎司。醫生們盡了一切力量，但在八月十七日晚上，嬰兒出生十五天之久，他的心跳與呼吸突然停止長達半個小時（一位護士說四十分鐘），同時還有許多併發症。

達席爾瓦醫生宣布：

當我聽到的心臟停跳，我對自己說，這孩子的腦部一定受損傷。從來沒聽過一個早產兒，心跳停止那麼長的時間，腦部不受損的。我祈禱，嬰兒會盡快過世，

這樣他的母親就不再受苦。嬰兒過世為他是最好不過的。

然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八月十九日，嬰兒的體重開始增加，他的病情有所好轉。

他的母親尼爾達表示，八月十九日，她到醫院探望孩子，被告知人工呼吸管已經拔掉，她的孩子已經開始會自己呼吸。她問這事是什麼時候這事生的，他們告訴她在九點五十分。尼爾達哭了起來，因為那是她跪下祈禱的時間。

雷娜塔醫生 (Renata Maria Ada Ditta) 描述心臟停跳的情況：

嬰兒僵硬彷彿在抽搐的狀態。這是腦損傷的跡象，因為心臟驟停，缺乏氧氣。這免不了會導致一些併發症，但這種跡象並沒有出現。天主的手在這裡工作了。另外一個重要的事實：在通常情況下，這個時候嬰兒的母親應該沒有奶水了，但這位母親餵乳嬰兒，一直到他出院。

達席爾瓦醫生繼續說：

小兒科醫生告訴我孩子已經腦死。我認為一個貧窮的黑人孩子，如果他活了下來，會面臨巨大的磨難。然而，這並不如此發生，嬰兒恢復正常，這真是很特別，

沒有人可以解釋，我是一個非常專業和理性的人，我也無法解釋，甚至於預言嬰兒會死亡的小兒科醫生也不能。

如今，年輕的雅各伯 (Thiago) 是一個健康漂亮的六歲孩子，他是天主神聖的介入活生生的徵兆。

他的母親尼爾達解釋說，她好幾次去了孔維鐸主教的聖所，她和她的丈夫不停地一起祈禱，請求真福孔維鐸為他們祈求。的確，整個隆德里納村 (Bairro Londrina) 的團體，聚集在小聖堂裡，不斷地為這孩子向孔維鐸祈禱。當雅各伯出院時，他的父母帶他到聖堂向天主，孔維鐸主教和整個團體表達謝意。

本堂神父盧塞納 (Fr. Joao de Lucena) 宣稱：

當這個敬禮孔維鐸主教的團體，看見孩子痊癒時，他們都被感動了。今天，任何看到了這位健康活潑的孩子的人，和他快樂的母親，毫無疑問地相信，這真是一個神聖的干預。我認為，天主想給這父母，團體和我幸福，肯定它有助於團體的信仰成長。

這是藉著孔維鐸主教的轉禱，發生的奇蹟。

貝洛奧里藏特 (巴西) 的總主教，為回應信徒們的請求，從二〇〇五年十月四日到十一月十六日，在教區內開

始調查，他詢問許多見證人，諮詢專家和收集醫療文件。宗座聖人部認可調查過程的有效性，把文件送到醫療委員會，等待判定。

該委員會的七名醫生一致宣稱「孩子全面，持久的康復(極早產兒，經歷長時間的心肺呼吸停止，與全身敗血症)在科學上是無法解釋的。」

神學家特別大會認定孩子的痊癒，是通過真福孔維鐸的轉禱，天主顯示的一個奇蹟，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舉行的宗教法庭會議(Consistory)，教宗本篤十六世簽署冊封真福孔維鐸為聖人的法令，隆重的冊封儀式日期訂為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第八十五屆世界傳教節主日。

附錄

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 在世界各地的福傳者

(1895-2011)

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福傳者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外方傳教修會之一。一八五〇至一九五〇被稱為「福傳的世紀」，因為這是教會向萬民傳播福音規模最大，最努力的世紀。在這個傳記的結尾，我們提供沙勿略傳教修會在世界各地的一些資訊。

在中國的使命

當會祖去世時，沙勿略傳教修會有一百二十七位福傳者，想到修會已經創立三十六年，這人數實在不多。其中包括賈師誼主教共有五十五位福傳者，五十一位發過願的修士和二十一位修生。初學院前途無量，第二年有二十七位初學生發願，第一次有這麼多初學生發願。

在中國共有三十三位福傳者，新設立的教會劃區被稱為洛陽宗座監牧區。一九三五年提升為宗座代牧區，由巴友仁 (Assuero Bassi) 主教官轄。

很可惜，從一九二八年開始短暫的和平很快就結束。中國和日本之間，於一九三七年開始漫長的血腥戰爭，福傳者被送往集中營。只有少數被允許留下來管理醫院和其他慈善工作。

當日軍到達了我們的使命區，沙勿略傳教修會第一位受害者是貝若望神父 (Fr. Giovanni Botton)。他從避難所出來，告訴士兵那裏只有手無寸鐵的公民，結果他被一位日本兵槍殺。

賈師誼主教親眼目睹他的主教座堂被轟炸，後來因使徒工作疲勞過度，於一九四四年過世。他四十年努力於使徒服務，經歷許多艱苦的工作和磨難，他死於鄭州，再也無法看到他的福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一批的福傳者被派往中國，總數達到七十多位，福傳活動恢復正常。苦難的中國人似乎以開放的心懷，接納基督信仰生活的恩典。福傳者以不懈的熱誠和巨大的希望努力服務，但是另一個可怕的考驗正等待著試探中國的教會。多年來被蔣介石控制的毛澤東的紅軍，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間，開始佔優勢。沙勿略傳教修會的使命區落於共產黨的統治。

為了逃避已經侵擾中國北方的共產黨南下，一批新的福傳者被派往南部省份江西。然而，共產黨佔據了大部分

的中國，並於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共和國誕生。

共產黨對宗教開始發動無情的攻擊，天主教會是首選的目標。許多基督徒被囚禁或殺害；外國福傳者最初被軟禁，強加許多限制，後來被監禁，他們被帶到人民法院之前，以虛假的罪名被指控、侮辱和毆打，最後他們被驅逐出境。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間，所有沙勿略傳教修會福傳者，三五成群地被護送到香港邊界，從那裡他們返回義大利。

在四大洲的二十多個國家

一九四九年底，離開中國的沙勿略傳教修會會士們，開始在日本的大阪和宮崎（現在屬於大分教區）工作。一九五零年，他們在非洲獅子山王國開創任務。次年，一批福傳者被派往印尼的巴東。東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的傑索爾（Jessore）的使命也被認可。

幾年後在一九五三年，為了響應教宗庇護十二的呼籲，沙勿略傳教修會派福傳者到巴西某些教區。

在日本的新使命不是很容易，雖然日本人都親切有禮，但因為沒有人皈依基督宗教，福傳者感到氣餒。在印尼巴東的使命，因為是在穆斯林地區，很明顯皈依基督宗教是

不可能的。他們就與來自爪哇和中國的移民工作。此外，在印尼空間距離遙遠，旅行非常困難。

孟加拉國有一個炎熱的氣候，人口主要是穆斯林。因此，不接受基督宗教。此外，還有普遍貧困的環境與散布的許多疾病。在非洲獅子山王國也有同樣的現實，許多人因「白人的墳墓」得了黃熱病而死亡。這是上世紀期間廣為流傳的謠言。

沙勿略傳教修會於一九五零年抵達那裏，開展傳播福音大量的前期工作，創辦學校。在孟加拉國和印尼的活動，主要是專注於社會服務工作。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國獨立戰爭爆發，沙勿略傳教修會會士馬理奧·魏羅內西在暴力事件中被殺害。幾年後，另一會士瓦雷李安諾·柯貝神父，為了保護被剝削祖產的人，有人報復而殺害他。

在此期間，聖召增加了，決定在巴西北部的帕拉(Para)開創新的使命。這個使命在一九六一年開始，接管：阿巴埃特圖巴(Abaetetuba)的監牧區。

一九五八年，在非洲西部扎伊爾（現剛果民主共和國）烏維拉(Uvira)，開創一項新任務。幾年後在附近的蒲隆地也創立新使命。有人說，聖神的氣息在這些國家工作。當地的人民簡單而且容易相處，皈依的比率很高，氣候也很舒服。有人說，沙勿略傳教修會終於找到「一個簡單的任

務」；但天主卻另有打算：扎伊爾於一九六四至六五年之間，發生內戰 (Mulele)，國家陷入一片混亂，導致許多受害者，尤其是外國人和福傳者。一開始，沙勿略傳教修會會士們被囚禁在烏維拉的主教府，不斷受到死亡的威脅。後來他們很快就被釋放，讓囚犯感到驚喜，但是四位福傳者被殺害，其中三名是沙勿略傳教修會會士，一位是他們的合夥人非洲神父：路易吉·卡拉拉神父、喬瓦尼·帝都內神父、維多利奧·法琴修士和大修道院的院長茹貝爾 (abbe Joubert)。

革命一結束，福傳者盡快回到使命區，勇敢地繼續他們的工作。

一些年後，本來寄予厚望的蒲隆地鄰近的使命，被種族衝突分裂了：統治的族群從事血腥鎮壓，政府決定驅逐見證暴力和不公義的福傳者。因為在該國的迫害，修會長上認為應該遣散福傳者到別處去，於是沙勿略傳教修會在查得 (Chad) 和喀麥隆 (Cameroon) 創立新的團體，發生這事幾年前，在哥倫比亞的布埃納文圖拉 (Buenaventura) 已經開始小而艱鉅的任務。

幾年後，沙勿略傳教修會返回蒲隆地，但他們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九九五年，奧多利諾·毛勒神父和阿爾多·馬爾邱勒神父，以及義大利平信徒福傳者卡迪娜西貢

(Catina Gubert) 被謀殺了。

在拉丁美洲，福傳工作仍然繼續，儘管棘手的政治和社會局勢，有時導致福傳者為了正義而陷入危險的局面。在這裡，沙勿略傳教修會失去了阿爾貝托·皮厄羅邦神父 (Alberto Pierobon)，因為他努力為貧窮和喪失繼承權的人服務而被殺害。薩爾瓦多·勒得雅納神父在一次車禍中喪生，這意外事件看似為了謀殺印第烏斯 (Indios) 的主教，刻意設計的。當時薩爾瓦多神父與主教同行。

在此期間，修會在義大利為召募新人開創許多新團體，同時在國外也如此做了：一九四六年在美國，一九四八年在英國，一九五二年在墨西哥，一九五四年在巴西和一九六二年在西班牙等，為新的聖召開創新團體。很明顯，墨西哥是一個聖召非常多的國家。

在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許多國家宣布獨立，尤其是梵二大公會議帶來的結果，福傳使命的局勢已經完全改變。當地主教已經取代外國主教，在各處當地神職人員越來越多。外國福傳者的地位是為當地神職人員服務，尤其是在以福傳為主和特殊牧職的領域。

今日，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沙勿略傳教修會有七百九十二位會士，其中一位是主教。有六百三十三位神父，二十九位修生和一百二十八位發過願的神學學生。在

義大利，聖召危機已經很嚴重。全修會只有四百七十八義大利會士，非義大利會士已經有三百多人。其中，墨西哥人最多有一百一十四位，接著是印尼，有六十七位，剛果三十四位，巴西二十八位，喀麥隆有十八位。這個數據包括發過願的修生。

這是令人安慰和鼓舞的源泉：教會的使命已經開始結出果實，孔維鐸的家庭已經國際化了。

瑪利亞傳教修會

沙勿略傳教修會也有一個女性修會，稱為瑪利亞傳教修會（沙勿略傳教修會的姐妹修會）。這是孔維鐸主教長期就有的願望，儘管他生前曾努力過但無法實現的夢想。後來他自己的一位福傳者賈科莫神父（Giacomo Spagnolo），一位聰穎虔誠的人，完成了會祖的意願。

賈科莫神父一方面是因為他個人的靈感，另一方面因為院長神父的建議，他在一九四二年開始思考創立姐妹修會。實際上一九四四年才開始，當帕爾馬的切萊斯蒂納（Celestina Bottego）接受邀請加入並領導修會。新的修會決定根據孔維鐸主教的精神生活，並採用沙勿略傳教修會的會憲。

瑪利亞傳教修會是誓發聖願的修道團體，為了適應

任何情況，他們穿便服。成員大約二百五十位，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她們特別選擇在沙勿略傳教修會服務的地區，與神父們合作。今日，她們和神父們在日本、剛果民主共和國、蒲隆地、喀麥隆、巴西、墨西哥和查得一起工作。最近，她們開始在泰國工作，與義大利東北部 Triveneto 地區的信德之恩傳教會（Fidei Donum）神父們，並與宗座外方傳教修會福傳者合作。

聖孔維鐸主教生平年代

- 1865 年 03 月 30 日：孔維鐸出生，是安多尼亞和黎那多的兒子。他在同一天受洗，取名的名字維鐸·若瑟·瑪利亞。
- 1866 年 義大利王國向奧地利帝國宣戰。
- 1870 年 義大利佔據羅馬並宣布為其首都。教宗庇護九世撤退到梵蒂岡。
- 1872 年 孔維鐸搬到帕爾馬，進入沙雷修會創辦的學校上學，寄宿於馬伊尼的家。
- 1876 年 孔維鐸入修院。
- 1878 年 教宗庇護九世去世，教宗良十三世繼任。
- 1887 年 孔維鐸完成學業，被任命為修院副院長和中學教師。
- 1888 年 09 月 22 日：孔維鐸在帕爾馬主教座堂，由安德烈·苗迪主教祝聖為神父。
- 翌日，他在豐達內拉多聖母大殿慶祝他的第一台彌撒。
- 1889 年 孔維鐸教中學修生義大利文。
- 1892 年 苗迪主教任命孔維鐸為主教座堂議員。

1893 年 03 月：孔維鐸議員為他未來的修會，購買博爾戈，金獅巷十二號的房子。

1894 年 03 月：孔維鐸寫信給傳信部部長樂多可思維基樞機，告知他創立修院，培育到國外福傳者的計畫。

05 月 21 日：安德烈·費略利被任命為米蘭總主教。

1895 年 01 月 08 日：孔維鐸被任命為主教代表，具有副主教的功能。

02 月 23 日：孔維鐸被任命為副主教助理。

11 月 01 日：主教法令正式認可外方傳教修會修院。

11 月 15 日：開學，第一批有十七位學生入學。

12 月 03 日：聖方濟·沙勿略慶日，修會正式創立。

1896 年 03 月 04 日：孔維鐸在羅馬獲得神學學位。

03 月 07 日：孔維鐸被任命為副主教。

1898 年 12 月 03 日：按教會法主教法令，聖方濟·沙勿略外方傳教修會成立。

李加約神父和副執事馬尼泥誓發聖願。

1899 年 03 月 04 日：第一批聖方濟·沙勿略外方傳教修會會士李加約神父和副執事馬尼泥，

出發到中國山西北部宗座代牧區。

1900 年 4 月 24 日：在帕爾馬 Campo di Marte 地區，舉行修會新房子奠基儀式。

7 月 09 日：中國義和團運動開始。山西太原的福傳者被殺害。兩位沙勿略福傳者逃往蒙古。

1901 年 02 月 28 日：李加約神父在中國死亡。馬尼泥被召回到義大利。

11 月 07 日：福傳學生們搬入 Campo di Marte 的新房子。

1902 年 05 月 13 日：孔維鐸被召請到羅馬，任命為拉文納總主教（正式任命於 6 月 9 日取得）。

06 月 11 日：孔維鐸在城外聖保祿大殿被祝聖為主教，同時誓發終身願。

1903 年 01 月 05 日：孔維鐸私下抵達拉文納。

01 月 06 日：孔維鐸隆重慶祝在拉文納的第一台彌撒。

06 月 ~7 月：教皇良十三世過世，選舉教宗庇護十世。

12 月 03 日：《信仰與文明》(Fede e Civiltà) 雜誌第一期出版。

1904 年 01 月 08 日：第一批四位福傳者前往中國河南司鐸管轄區，受到米蘭宗座外方傳教修會主教西蒙尼 (Simone Volonteri)

歡迎。

10 月 06 日：教皇庇護十世接受孔維鐸因健康理由，辭去拉文納總主教職位。神職人員和信徒於 10 月 12 日被告知。

10 月 22 日：孔維鐸離開拉文納，返回到他在帕爾馬的修會。

11 月 12 日：孔維鐸被任命為 Stauropoli 教區的非正權主教的頭銜和拉文納教區的宗座署理。

1906 年 01 月 13 日：另外三位福傳者離開前往中國。

03 月 04 日：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成為宗座管轄修會 (Institute of pontifical right)。

05 月 15 日：建立河南西部宗座監牧區。賈師誼神父被任命為宗座監牧。

1907 年 09 月 24 日：孔維鐸被任命為瑪咖尼主教的助理主教並享有繼承權。

12 月 12 日：瑪咖尼主教突然去世，孔維鐸繼任為主教。

1908 年 03 月 25 日：孔維鐸遷移到主教座堂。

05 月 01 日至 6 月底：帕爾馬農民罷工。

12 月 08 日：開始第一次牧靈訪問。

1911 年 05 月 02 日：河南西部被提升為宗座代牧區。賈

師誼神父成為沙勿略傳教修會第一位主教。

1912 年 01 月 01 日：創立中華民國共和國。

04 月 21 日：孔維鐸主教在帕爾馬主教座堂祝聖賈師誼為主教。

1913 年 06 月 04 日至 6 日：第一屆教區教義要理會議。

11 月 10 日至 15 日：教區教義要理週。

1914 年 0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

10 月 06 日至 8 日：教區會議。

1915 年 05 月 24 日：義大利加入戰爭。

1918 年 08 月 31 日：孔維鐸被任命為神職傳教聯合會第一任主席，他曾幫助創立這個聯會。

11 月 04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1920 年 09 月 16 日：在總院開始第一所初學院，有二十一位初學，卜懋德神父為初學導師。

1921 年 01 月 06 日：最後一次通過會憲。

07 月 02 日：遺囑（會憲的導言）。

1922 年 08 月 01 日至 3 日：社會主義在帕爾馬發起暴動。

1924 年 05 月 01 日至 4 日：在帕爾馬地區舉行聖體大會。

1925 年 05 月 17 日至 24 日：慶祝豐達內拉多聖母隆重加冕。

09 月 28 日至 10 月 2 日：孔維鐸在羅馬主持神職傳教聯合

會福傳週。

1927 年 06 月 11 日：孔維鐸慶祝晉牧 25 週年。

1928 年 09 月 19 日至 12 月 28 日：孔維鐸到中國拜訪他的福傳者。

1929 年 02 月 11 日：義大利和梵蒂岡簽訂協約。

05 月 13 日：建立洛陽為宗座監牧區，從鄭州分開。巴友仁神父被任命為宗座監牧。

08 月 07 日至 13 日：在總修院舉行第一屆總大會，通過福傳使命章程。

1930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第二屆教區會議。

1931 年 04 月 20 日至 24 日：在帕爾馬慶祝禮儀週。

10 月 25 日：孔維鐸主教生病。

11 月 05 日：孔維鐸主教去世。

封聖過程

1941 年 03 月 18 日：開始收集孔維鐸天主僕人的資訊，他的生命英勇美德。

1942 年 09 月 12 日：結束第一步程序。

11 月 08 日：遷移孔維鐸的遺體到會院聖堂。

1947 年 09 月 15 日：在拉文納補充調查過程。

1952 年 09 月 12 日：結束在拉文納的過程。

1957 年 02 月 17 日：在帕爾馬隆重紀念孔維鐸去世 25 週

年。威尼斯主教龍嘉利（未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發表講話。

1960 年 03 月 28 日：科里主教與委託法官帕西尼主教 (Amilcare Pasini) 一起主持宗座程序。

1961 年 06 月 07 日：宗座程序結束。

1982 年 02 月 11 日：宣布孔維鐸的英勇美德。

1996 年 03 月 17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孔維鐸，與金邦尼傳教修會創始人丹尼爾·金邦尼為真福品。

2011 年 10 月 23 日：在羅馬隆重冊封孔維鐸為聖人。

向聖孔維鐸祈禱文

天主，你是全人類的慈父，你因著你聖子的聖神，是一切聖善的泉源。

我們因你的僕人聖孔維鐸的生命讚美你。

他因默觀十字架上的耶穌，認出你對受造物的愛情，使他為了傳播福音，將自己完全奉獻。

我們感謝你，因為你派遣他成為沙勿略傳教修會的會祖，教會的牧人和福傳者，以及眾人的善表和聖潔的典範。

我們懇求你，因他的轉禱，加強我們的信德，使我們成為愛德的傳播者，望德的見證人，以及你王國的建立者。

一切讚美和榮耀永歸於你。阿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聖孔維鐸主教 一個牧人，兩個羊群 / 奧古斯都·路加 (Augusto Luca) 著；

劉麗君譯。—初版。—臺北市：王敬仁，2018.04

面；公分

譯自 Guido Maria Conforti, Bishop and Missionary

ISBN 978-957-43-5492-4 (平裝)

1 孔維鐸 (Conforti, Guido Maria, 1865-1931) 2. 天主教傳記 3. 靈修
249.6 107005720

聖孔維鐸主教 一個牧人，兩個羊群 St. Guido Maria Conforti, Bishop and Missionary

著 者：Fr. Augusto Luca 奧古斯都·路加神父

翻 譯：Sr. Angela Liu 劉麗君修女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發行者：王敬仁 神父

出版者：聖方濟·沙勿略傳教修會

地 址：11677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 150 巷 25 號

電 話：02-29315153

傳 真：02-29315156

E-mail：edifosch@gmail.com

印刷者：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02)86926066

定 價：280 元

初 版：2018 年 4 月

二版一刷：2019 年 1 月

ISBN：978-957-43-5492-4